

# 華文大坂每日

半月刊

第九卷  
第五期  
第九十三號

英國必滅論  
上海之文化界



大阪每日新聞  
東京日日新聞

# 刷新消化機能



◎飯前飯後

數粒仁丹！  
化食解毒、胃腸增健

◎服務讀書、數粒仁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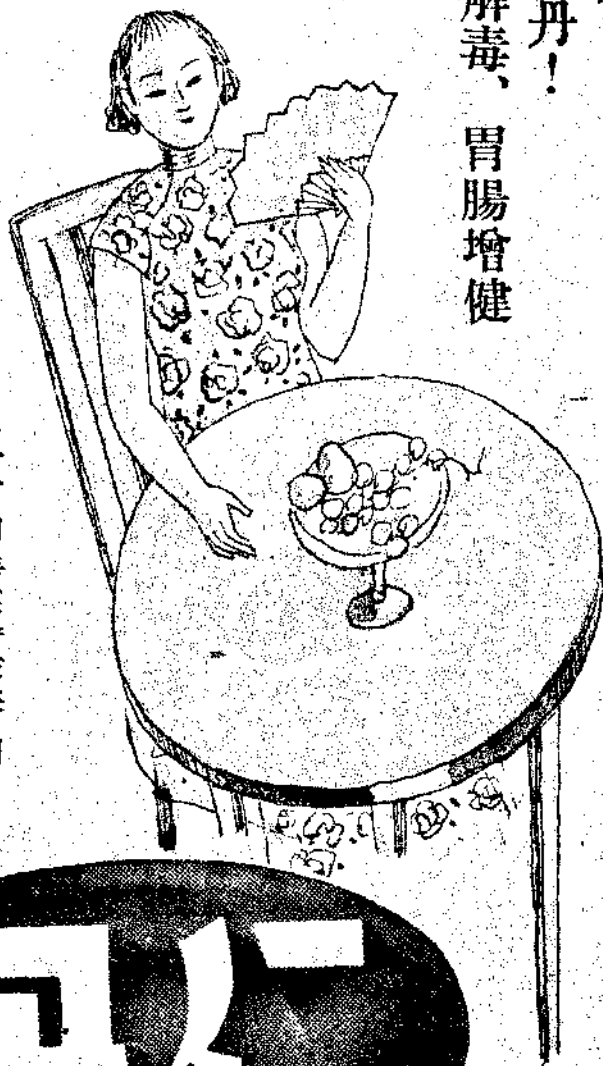
清腦醒疲、精神煥然

◎旅行防疫、數粒仁丹

護身救急、有備無患

▲每人一包

不啻良醫陪伴！！



仁丹的積極榮養力！  
備此藥四季康泰  
仁丹聲威瀾漫全球

頭疼眩暈 胃腸衰弱  
氣滯胸痞 吐瀉時症

神効無比！

# 仁丹

# 華 大 阪 每 日

第九卷第五期 一  
第九十三號 一  
(九月一日號) 一  
錄 目

英帝國必滅論 楠山義太郎 2  
怎樣建設大東亞文化 吳家煦 6

(照片)巴達維亞街頭日本語的研究熱

大東亞戰爭中英美的宣傳

上海之文化界

事變前的中國新聞事業

釣魚叢談(2)

戰時國際法

本刊創刊四週年紀念大徵文

駐日大使徐良氏會見記

從「上海漫畫學會」談到華中漫畫界

何 非 10

野 丁 13

朱 明 17

裴 明 21

鄭 山 24

柳 黛 29

劉 子 30

## 畫 刊

野村來酒兩大使昭南島入港..... 25

大東亞的黎明..... 26

「感」兩題 黎 節 35

## 散 文

懷念芳田 36

病及其他 姜千里 37

## 創 作

銅指環 綠 萍 38

慈善者 樺 客 40

選 運 程 42

## 木 刻

查 驗 張武作 39

## 日 本 美 術 介 紹

察 工(中) 馮貫一 46

編 輯 室..... 50

(封面) 菲島的補田風景

## 童 話

曼曼及其鬼魂 潘中一 31

## 新 詩

落 花 陸白人 33

## 評 輿 感

「綠影」簡評 葛 筆 34

兩篇讀後感 風 人 34

12  
050  
502.6



起 來 了 亞 細 亞 的 青 年 們。(巴 達 維 亞) 一 情 報 局 檢 閱 濟



# 英帝國必滅論

楠山義太郎

## 前大戰後的屈辱和犧牲

若說「英帝國已經滅亡」，則許多人將非難我言過其實，或者稱過於牽強附會。假使先哲之「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不可朽也」的話，沒有錯誤，則我們不能不說朽木的老大帝國的壽命將要終了。我們可說老大帝國的機能已在停止。在誰的眼中也明白，現實上英帝國已一半趨於崩潰。即使將來聯合國家群萬一有恢復元氣的可能，英帝國的衰亡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英帝國今日的悲劇，這種例子是在別的國家中未曾見到的稀有現象。因為代表軸心國的法德意三國，固不必說，即與軸心國對抗的聯合國領袖的美蘇兩國，其形勢雖也極為不利，但她們若能戰勝，則可以自負為優於當時的大國家，而有號令天下的可能。可是，只有英帝國一國為例外，如果戰敗，自不必說，就是戰勝，非僅國威的增進不可能，即現狀維持也很為困難。

凡是勝負，普通有三個場合可以想像，即勝的場合，敗的場合，和不分勝負的場合。不分勝負的場合大概是五分對五分，但勝時和敗時，却有種種場合，有六分對四分的場合，也有十對零的場合。結果依其戰勝和戰敗的程度如何，而有千差萬別。可是今日英帝國的場合，無論勝負，只有走向

衰亡的一路而已。這是英帝國在這次世界戰爭中所具有的特性。「英國的立場，無論勝負，必蒙受損害」這話，似乎是玩弄矛盾的奇說。但如果對於英帝國今日的國際地位和帝國組織的內部情形，稍加以分析，我們便可以明瞭。

英帝國之滅亡不能避免的傾向，並不是始於昨天今天；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其徵兆已經很顯著。

世人往往謳歌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這並不是無理。這種論者是為德國的戰敗所眩迷，而下了「德國的戰敗即英國的勝利」的一種武斷的。誠然，若看凡爾賽條約，英國是居於戰勝國的。當時的英國首相路易喬治，會縱橫無盡的活躍于世人以一種印象，即英國已獲得千古不朽的勝利。可是當時的世界不只有英德兩國而已。形式上為戰勝國的英國，固然戰勝了以德、奧、匈三國為中心的同盟國，但英國在戰後的世界勢力，是怎麼樣呢？永年維持世界霸權的英國，並不只以戰勝德國為美事，最重大的政治要點，是在維持其戰後的國際地位。如果忽略這一點，而爭論第一次歐戰，則未免有缺少畫龍點睛之讚。

由於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條約，和一九三〇年倫敦條約的兩個海軍軍縮條約，英國已放棄了其永年傳統的二國海軍標準

政策。她對美國，已不得不公認平等的海軍勢力。在這裡便隱藏著英國之世界制霸的大破綻。所以華盛頓軍縮會議一方面可說是英美串通謀利的會議，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再從另一方面看，英國在其對美關係上，是切齒扼腕的屈辱外交。當時的英國首相全權巴爾福(Arthur Balfour)，曾與會議議長美國國務卿休斯(Hughes)，作過激烈的辯論，具有傳統的海軍國的英國，竟承認了包含難以容忍的內容的華盛頓條約。英國對日本承認了五對三的海軍比率。在具有平等的獨立國的矜持的日本國內，也出現了許多的實難。但從英國的立場上來看，在這裡却發現了英國東洋政策的衰兆。

因為英國是世界的殖民帝國，不能抽調其海軍兵力的五分之三於東洋，而把其對日均等海軍勢力常駐於西太平洋上。若果如此，萬一有事，英國怎樣能夠與日本交戰呢？這種對日海軍比率，如果日英同盟尚繼續存在的話，那是不足驚異的。但與華盛頓條約成立的同时，英帝國為了顧慮美國，遂廢棄了其東洋外交政策根幹的青年來的日英同盟。英國之斷絕日英同盟的關係，在熟悉東洋情勢的英國人士中，都感到放出日本這隻老虎於檻外之危險，而時常漏出其感歎。

這樣，歐洲大戰後英國在外交的立場上，對於日美兩國便不

得不忍受不應有的屈辱和犧牲。此外，英本國對內還暴露了非常的新點。

### 『經濟的鎖國主義』的還元

一九二六年在倫敦召開的英帝國會議(英本國與主要殖民地的會合)的結果，英本國政府對自治領殖民地，不得不實行極端的讓步。其骨子是在於這一點：自治領政府對內與本國政府是平等，對外則為獨立國家。因之自治領政府在其內政上可以免掉本國政府的一切干涉，對外則因為是獨立國家，所以與本國政府毫無關係的可以另派外交使節。因此加拿大和澳洲便另外與日本之間實行公使的交換了。所以英本國與自治領的政治關係，只不過是擁戴同一君主而已。就向來國家學的術語來說，她們的政治關係是同君聯合的形態。此後這種國家組織便稱為英聯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了。這種制度已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 Westminster 憲章中，規定為成文。現在英聯邦已有五個自治領，即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聯邦，和愛爾蘭。印度的獨立問題，向來也是穩穩當當自治領的地位而起的。以在一命令之下統治為理想的殖民帝國的英國，成立那正式承認這獨立國家的自治領之 Westminster 憲章，是非常的讓步的。不消說，英國曾經利用這自治領的獨立國家地位，圖謀在國際增加英帝國的投票權。但在內部關係上，有長鞭不及馬腹之憾的英本國威令，當然已失掉了昔日的面目了。

這樣，戰勝德國的英國，在戰後同時遂為內憂外患所侵襲。假使批評德國，雖勝於戰前，但敗於戰爭「為中肯的話，則我們可以批評英國，雖勝於戰爭，但敗於政治」。

英國這種政治的敗北，有種種原因。簡單的說，英國雖在戰爭上獲得勝利，但其勝利的戰爭却成爲國家極度疲憊的原因，於是她便失掉了其昔日的威勢，結果終使日美兩國成名於世界了。這裡沒有篇幅和時間來詳細檢討英國陷於國家的疲憊

的原因。但其與今後的形勢有關聯的，我們不能不一言及之。爲英國衰弱的原因之一，就是煤炭文明的終了。

歐洲大戰前的一九一三年度，英國煤炭生產額爲二億八千七百萬噸，世界輸出煤炭的三分之一是英國煤炭。從十九世紀至廿世紀初葉，英國的經濟原動力，多在煤炭。可是戰後石油時代的到來，給予了世界文明的要素以大變動。英國之蒙受其影響，也是難以否認的事。較此更應重視的，就是英國的全體經濟機構的弱點。英國經濟機構的所謂三大支柱的金融，產業，通商三部分，在戰前極爲圓滑，而收獲了相互援助的效果，所以曾經視爲世界制霸的根本要素。但由於戰爭打擊的結果，曾佔世界金融王座的英國，便爲龐大的戰費所苦惱，而陷於不能支付對美戰債的狀態。因了產業不振，失業問題遂趨重大化；而在世界市場上又不能防止日美兩國，尤其日本商品的進出。巧於懸宣傳的英國，高喊「粗製濫造的日本商品的洪水到來」也是在這個時候。英國爲這樣的情形所左右，遂撤去自由貿易的旗幟，而回到經濟的鎖國主義，於是終於設定了渥太瓦會議的高率關稅壁壘。保護貿易論者不必說，即像當時的商相藍西漫(Walter Ruttman)和外相西門(John Simon)之激底的自由貿易論者，也認爲這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辦法，而予以贊成。這種主義是視爲全國所擁護的良策。可是英國的這種主義，却是構成英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的自殺政策。

爲什麼呢？因爲渥太瓦協定的一個大目的，是要從全世界的英國領土驅逐日本的商品。如果在英國市場上，日本商品被歡迎，則日英關係也許不致達到像今日的戰爭那樣的最惡狀態。爲了對抗英國領對日本商品的門戶封鎖，日本便不得片面的對英國開放了東亞門戶了。在這地方便是日英關係惡化的重大原因之一。日英戰爭對英國是一個致命傷。如果只有歐戰，英國也許可以保全其餘命。因爲英國雖在對德戰爭上連戰連敗，不但尚未喪失寸土於敵國(埃及雖被佔領，但非英

國領)並且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處，勿寧是擴大了領土。可是日本一經執戈而起，英國在東亞遂喪失了香港，新加坡，緬甸等等殖民地，和重要的軍事基地。

不但此也，在印度以甘地爲中心，正從事於展開對抗英爭史上空前的大運動。澳洲已實行撤退從西亞至埃及間的大部分遠征軍，於是英澳的積極軍事協定，便轉而傾其全力於消極的自國防衛了。可是澳洲現在所依賴的，乃是北美合衆國。在馬尼拉戰敗的美軍司令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現任澳洲防衛司令官。英澳間的貌合神離的關係，時常發現於澳洲首相刺丁(John Curtin)屢次的告白中。自治領殖民地中認爲對本國最忠實的澳洲，是這樣的情形的。英國這樣便陷於半身不遂的境地，簡直可說英帝國組織的機能已經停止了。

### 殖民地的離畔必至

我們普通叫做大英帝國或英帝國之一聯串的國家群的正式名稱，如前面已述過，是英聯邦。其領土跨世界五大洲，面積有一千三百萬平方英里，約佔世界面積之五分之一。英國曾誇稱她支配世界的七個海，其領土不知日落。其中約七百萬平方英里的地域，都是以英人爲主的白人居住着的。其餘的六百萬平方英里的地域，是有色人種居住着的。其總人口約爲五億，估計約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遠過古羅馬帝國有史以來的大帝國。其中白色人種七千二百五十萬，有色人種(非歐洲人)四億二千餘萬，可是白色人種幾乎不增加，而有有色人種却有逐年增加的傾向。在這裡也有着老帝國的苦惱。爲方便起見，這龐大的英帝國構成分子可以分爲左列四部：

◆第一部 爲英本國，由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構成)，北部愛爾蘭，海峽羣島，和明島構成。

◆第二部 爲自治領，包括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聯邦，和愛爾蘭都是獨立的國家。

◆第三部 爲殖民地，有純粹的殖民地，屬領，保護領，保護國家，委任統治地等。租借地和居留地也屬於這一部。

◆第四部 爲保有一種獨特的地位的國家，如印度和緬甸。

因之，普通在世上簡呼英王的 Windsor 王朝喬治六世本名，便變成很冗長的稱號，即「由神的特典，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北愛爾蘭及海外自治國家的國王，信仰的保護者及印度皇帝」。像把上述的領土關係與這個國王的正式稱號對照起來，便可一目了然。英王在形式上是君臨於複雜的全領土上，而英本國政府對於自治領，是毫無命令權的。除了愛爾蘭之外，其他自治領都設置直接代表國王的總督 (Governors-General)，總督依照自治領政府的建議，總攬最高政務。在印度則設置副王 (Viceroy，普通叫做總督)。在這樣組織下的英帝國，由於這次日英戰爭的結果，其勢力都被逐出全中國的租借地和居留地之外，東亞全部的殖民地也喪失。這已經成爲過去的事實。只要日本帝國建在於東洋，則無論英帝國發生怎樣有利的事情，也不能再恢復其昔日的姿態。於此便不得不提起這一個問題：(海峽殖民地) (荷屬東印度) (南洋羣島) 如果讀者回答說英帝國將變成像戰前之丹麥和捷克那樣小國的「小英國」，則仍有許多的反駁論吧。如果英帝國戰敗的話，印度和澳洲自不必說，即加拿大，南非，和愛爾蘭，勢必歸起離叛英本國。

如世人所共知，加拿大與其說是英國自治領，不如說是美國的第四十九州，較爲妥當。無論其文化和經濟組織，都是美國式，英國式的傳統幾乎沒有殘留。較比更重大的，就是延長三千英里以上的美加兩國國境，竟毫無防備設施。最近已經成立美加共同防衛條約，形式上的主權問題姑置不

論，實質上加拿大是美國的一州。所以這個美國色彩濃厚的加拿大，當英帝國衰退的時候，就其國防的見地來說，對其本國的離心傾向，將趨趨濃化。這是無可懷疑的餘地吧。像澳洲和加拿大對其本國，在民族的感情上應該忠實的國家，既然如此，像南非聯邦那樣，擁有多數燃燒反英感情的異民族的自治領，其歸趨如何，現今更沒有討論的必要。

據說在南非人口約一千萬中，土著民有六百五十萬，印度人有廿餘萬，英國人約有七十萬，主要的有波耳人 (Boers) 一百四、五十萬。繼承荷蘭人系統的波耳人，是反英感情極強烈的民族，曾發動過波耳戰爭，與英國決雌雄。前首相赫特索 (Hertsog)，曾主張「南非對英帝國的脫離權」，這是有名的話。在這次歐戰爆發後，他遂提倡「南非的局外中立論」。最近又主張「南非對德即時和平克復論」，而博得多數民衆的贊同。惟這反英運動爲現首相斯麥茲 (Smuts) 將軍用兵力和金力加以抑壓，所以若壓抑一度緩和下來，以波耳人爲中心的南非聯邦的去就，便沒有一點懷疑的餘地了。至於愛爾蘭，最爲極端，簡單的說，她是英帝國崩潰運動之內部的鬪士。從英人的立場上來看，她也許認爲英國的國賊。可是，愛爾蘭人却是繼承克勒特 (Celtic) 民族的系統的，對於英國人盎格羅薩克遜民族多年的抑壓，不論這次世界戰爭的有無，曾經繼續反英獨立運動。英本國在對德戰爭上拼個你死我活的存亡關頭，德法雷拉 (Eamon de Valera) 所領導的愛爾蘭，竟堅持局外中立政策，一步也不退讓。至於新西蘭，除了與澳洲共命運之外，再也無其他途徑。

情形既是如此，在最後戰敗時，假若英本國能够殘存的話，我們可以說「大英帝國亡，而小英國存」，也不會遭受一些舞文曲筆的非難吧。

### 德國的食糧反封鎖

古語說「千丈之堤，潰自蟻穴」；在東洋戰敗的英國，現

今在北非洲也正遭遇着重大危機。奧欣勒克 (John Auchinbold) 所統率的英國第八軍，被羅麥爾 (Erwin Rommel) 將軍的德意軍所驅逐而退出利比亞，現在埃及的厄爾阿拉門 (El Alamein) 地區，竭力實行防戰。據傳英國第九軍已從敘利亞，巴力斯坦方面抽調於埃及，所以防禦力已是相當的增大了。但把東地中海的英國制海權破壞一半的德意軍，已獲得從意大利本國至特黎波里，從希臘，克里特島方面至托波拉克 (Tobruk) 地方輸送軍隊的便利，所以這次埃及戰爭的展開，也是於德意軍有利的。

如果英國喪失其同盟國埃及(事實上是英國的保護國)，則地中海至西亞洲的形勢，將爲之一變。這是因爲給予出現印度洋上的日本與德意握手的機會，這東亞兩軸心國獲得聯絡時，便具有制霸世界的分岐點的重大意義。這不但招致西亞洲諸小國的對英反抗，並且英國經由伊朗的援蘇路線，也將要被遮斷，結果蘇聯將愈陷於苦境。英國不僅要喪失其領地及其勢力下的諸小國，並且經由地中海，紅海的東南洋上的最短路線——英帝國運營上的動脈，也將要喪失。英國既已喪失緬甸油田，若再喪失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結果英帝國內將沒有一個石油出產地，這時的英帝國將怎麼樣？既已喪失東洋，而陷於半死半生的英帝國，又要增加地中海路線的喪失。

英本國自身的形勢，較之北非，更陷於危如累卵的境地。德國之對英空襲，既不足以使英國降伏，傳聞的對英上陸作戰也不容易實行，因此並不能說英國是一個難攻不落的國家。德國潛水艇對大西洋通商路的破壞作戰，已節節奏功，以大陸封鎖爲得意的英國，現今正遭受着食糧的反封鎖。

現在雖尚未達到決定的階段，但英國已陷於前述的三種威脅之中。於是英國將能支持到何時，已成爲問題。尤其第三的反封鎖日益迫近危險日期。德國在沒有結束對蘇戰爭之內，雖沒有餘裕同時採取第一、第二的徹底的手段，但其期間內

總能傾其全力遂行潛水艇戰術。

開戰以來至本年六月止，德國擊沈英美兩國船隻，已達一千八百八十萬噸。據世界船船界的權威荷蘭人赫林加(H. J. Heringa)所估計，英美兩國所有噸數，共計貨物船有二千八百八十一艘，總噸數一千四百廿三萬二千八百噸，油船有九百十九艘，總噸數六百零六萬五千廿一噸。因之現今英美所剩餘的，把從敵國和中立國掠奪的部分，和開戰後的造船者合計起來，推算為一千數百萬噸。美國自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止，已樹立一千六百萬噸的造船計畫。但至一九四一年底，成績極為不佳，僅僅完成了一百五十萬噸的造船。最近羅斯福却大吹大擂的聲稱，今後二年間要建造二千三百萬噸船隻，但是美國的報紙却不大量信。屢遭德國空襲的英國造船能力，每年會超過一百萬噸，這是不不能想像的。在這種情勢下，英美兩國的造船能力，遠不及被擊沈噸數。英本國既然只有生產需要食糧的四分之一的能力，則她將怎樣支持下去呢？據赫林加的估計，單單油船的擊沈，每月也約達三十萬噸，所以英美方面將因石油供給戰的困難而關於敗北。

在這樣的危險狀態下，據傳英國首相第三次訪問羅斯福的主要目的，是在船相問題上。可是，結果有怎樣的對策呢？羅斯福雖主張以巡邏，讓航戰術封鎖德國潛水艇，但並不如其宣傳那樣的發生效力。於是海軍部長諾克斯遂提議建造潛航運送船「而加爾芬(Gavin)所主宰的「觀察報」，則提倡建造「航空商船隊」，以避免德國潛水艇的眼目。無論英美怎樣向世界宣傳在歐洲大陸西部要結成第二戰線，這畢竟全是夢想。誠然，她們雖與史大林約定要援助蘇聯，但不能不首先考慮英本國的生死問題。

### 只有依賴美國

公平的看法，英帝國的敗色，實在很為濃厚。可是，為價

重考慮勝負為時遲的立論起見，假定世界局面萬一發生有利於聯合國的奇蹟時，則英帝國的命運怎樣呢？

英本國打算在不能支持的場合遷都加拿大，這種計畫是世人所共知的事實。對此加拿大也覺得麻煩，美國也不痛快。因此邱吉爾想出一個方案，就是英美聯邦。這是邱吉爾窮餘的政策。但在這場合，英王喬治六世和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兩者之關係，將怎樣解決呢？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布來司(Brose)曾發表英美的未來觀，而建議在大西洋上百慕大羣島開設英美聯合議會，以期圓滑的運用英美聯邦(前述的英國聯邦加上美國)。據傳這似乎是布來司承邱吉爾的意旨發表的。英美聯邦案即使是由於邱吉爾的創意，但究未達到這地步。所謂英美共同的世界制霸，可以說是盤旋於上次歐戰後英國政治家腦中的共通的世界政策。英國曾利用他國，以策劃使她居於世界霸權的主位。英國曾竭力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以便時常掌握裁決投票權(Casting vote)。在東亞，英國也曾利用日英同盟的力量，來阻止俄國的南下政策，而自任為東亞的女王。這樣瞧不起他國而富於霸氣的英國，竟附美國的驕尾，而想出了維持英帝國的羈縻政策來。這足以表明英國受歐戰的打擊是怎樣的重大。

路易喬治是主張成立華盛頓條約和廢棄日英同盟的第一人，同時也是對美媚態外交的前驅。鮑爾文任財相當時，也赴華盛頓，協定支付對美戰債。他發表其內容時，英國輿論也驚訝其迎合美國之意旨。麥克唐納(Ramsay Mac Donald)也如此。在召開倫敦軍縮會議之前，他先訪問胡佛，以探詢美政府之內意。這樣，自由，保守，勞動三政黨之代表的首相，在下次大戰後，可謂都是敬頭敬尾的對美低頭主義者，也不為過言。這是因為戰後的英國不能以單獨的力量壓抑世界，她才推戴美國，冀望以盎格羅薩克遜民族的力量壓抑世界，壓制世界。法人安得立·柯格夫里(Andre Seignefred)教授曾

形容這種傾向，而評為盎格羅薩克遜星座(Constellation)。

此後不久，在美國歷代的大總統中抱持最大野心的羅斯福，遂上臺了。一九三九年的初頭，歐洲風雲便立於一觸即發的危機線上了。英國在下次大戰所受的創痛，尚未恢復，現在又再遭受大戰的威脅了。因此，英國便派遣鮑爾文，艾登，達夫庫柏(Afred Duff Cooper)等為親善使節，訪問美國，並懇請美國在德英戰爭爆發時的對英援助。此外，一九三九年夏天，英皇和皇后也一同赴美訪問。這是英國外交史上應大書特書的稀有的宮廷外交手段。這些都抓住了那誇大妄想的傾向顯著的羅斯福之心，那是不難以想像的。事實上英國藉國家危急的名義，只依賴美國的援助，但自己却毫無一物，可以供給美國。英國曾得到美國租借的武器，受到商船的護航。美國曾在英國本土派遣數萬美國陸軍。英國曾懇求美國派遣二艘戰艦和若干補助艦於地中海。但是英國對於這些恩惠，都不能給予任何報酬。像這樣的狀態，英國得以主張對美平等嗎？這是說，英國是以對美負債累累，才能支持其壽命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歐洲大戰後英國一貫政策的英美共同世界制霸的希望，遂歸於軍思病了。何況對手是當代負盛名的惡棍，而極難於禦敵的羅斯福呢！他已看穿英國內情弱點，因此第二次世界戰爭假定轉向有利於聯合國的場合，英國雖不至於淪為美國的屬領，但不得不從世界的王座顛落下來，而立於美國的下風。所以現今世界的局面無論怎樣的轉變，對英國決不會有發生良好的前兆的。

如前面所述，我已預料：世界的大動亂如果發生，陷於最不利局面的，就是英國，但英國却不易看到其真相。英國只眩於歐洲大陸的均勢，看錯世界大局，而選擇了走向衰亡一路的戰爭。這樣，擁有三百年光榮歷史的大英帝國，便以第二次世界戰爭為境界，而處於行將由歷史上被抹殺的前夜。(筆者：東京日日新聞社副主筆，譯者：保祿)

# 怎樣建設大東亞文化？

吳 家 煦

大東亞戰爭自日軍佔領南洋羣島之後，英美的東亞勢力，已經完全肅清。依據新陳代謝和革故鼎新的原則說起來，得到解放的大東亞，回復了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的地位，

去了「舊染的污」，應該發生新機能，今後必須向建設一條大道，奮勇邁進！文化建設就是最重要的一種。所以宣傳部在五月十三日召開東亞文化建設座談會，作者是被邀出席的一分子，就個人所想到的，也貢獻了一些意見。但限於時間，不便詳細地發揮；可是這「建設大東亞文化」的問題，非常重要，又是非常廣泛。凡是東亞人，都應該看做切身的大問題，不厭其詳的研究，討論，設計！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所以不揣愚昧，再寫這篇來補充。不過「茲事體大」，非著為專書不能詳盡，這篇文字，僅比較座談會中陳說的，略略完備些罷了。在作者的本意，借這篇毫無價值的覆瓿東西，作拋磚引玉之用，希望座談會出席的諸君，都有一篇畫面的大計畫，發表給關心這問題者參考；尤其是希望未出席座談會的文化界和各界的人士，也多多發表意見，求得一個圓滿的結論。

這篇因為是補充的目的，全文的章節，與

座談會的分為四個要領，稍有出入，這是要

## 一、文化的定義與其關係

### 關係

文化的定義，有種不同，有的說：「文化是人類進化的紀錄」；有的說：「文化是人類營共同生活——社會生活——的進化過程所遺留的痕跡」；有的說：「文化是人類營社會生活所採取的最合理之法則，也是人類求得滿足現實的合理生活之工具」。這些界說都不錯。總之：文化不是自然的，要用人力來求其成功的；所以德語是 (Kultur)，英語是 (Culture)，都從拉丁語 (Cultura) 出來，含有「養育」的意味。若再下一個簡明的定義，可以說：「文化是人類有意義的活動所造成，連同他的過程與成果之總稱」。可見文化是人類所特異的一種創造力，能夠適應環境和時代，促使人類進化，滿足她的生活。人類的所以異於動物，爲了有文化；國家民族的得以存在，綿延弗替，也是爲了有文化。我中國雖然在近代以來，積弱不振，降而爲次殖民地，但國家民族究竟還是保持着獨立，無非是受着固有的文化之賜哩。

那末文化的定義是可以明白了；文化的與

人類的關係，也可以從定義裏知道他的重要了。不過文化究竟是一個空々洞々的抽象名詞，何以有這樣的能力呢？因爲牠具有偉大的潛勢力。這種潛勢力不是傳達到一方面，而是影響於多方面的。從橫的方面說：無論精神的，物質的，如教育，宗教，道德，哲學以及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等，全包含在文化之內；從縱的方面說：文化與時代是同方向同軌道的平行前進物，文化是靈魂，時代是體魄，兩位一體；靈魂的優劣，很足以牽動到體魄的強弱。所以文化的一縱一橫，與時代及人類有着密切的關係。從這兩個原則說起來，要創造新時代，先需要一種新的文化來推動；要培養新國民，也是先需要一種新的文化來灌溉呢。

## 三、大東亞文化的建設

自從大東亞戰爭發動以來，友邦日本的海空軍節々勝利，步々推進；到佔領星加坡爲止，英，美的東亞勢力，掃蕩了十分之七；到最近的友軍佔領科勒吉多爾島之後，可以說：英，美的殘餘勢力，完全驅逐到東亞以外，連捲土重來的希望，也沒有了。從此大東亞的解放，厥告成功。目前要緊接上去所做的工作，在上文已說過，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換一句話，也就是大東亞新秩序的開始進行。講到建設，千頭萬緒，「爲道多端」，從何着手呢？現在要揀一種提綱挈領，「一舉而數善備」的建設，先做起來，莫如「大東亞文化」的建設。上文已經說過的：文化勢力足以創造新時代，培養新國民的；我們東亞人的東亞，受了歐風美雨的侵襲，已經二百年（例如印度在一八八五年被英國滅亡，但英國勢力的侵入印度已經是很多的年代）了。一旦被英美的友軍，摧陷廓清，「還我河山」，「重見天日」，來了一個大轉變的新時代，應該首先把新時代充實起來，便武修文，當然以「文化建設」爲第一着手事！一則文化建設包括着各部門；二則要使解放後的大東亞共榮圈內所有的民衆，個個成爲大東亞的新國民，非利用文化的力量不可！怎樣叫做大東亞的新國民呢？就是不以各個本國爲範圍，要分出一部分力量，對於整個東亞，齊心一志，分工合作，共同負擔建設責任；這纔是合於大東亞的新國民資格。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普遍的文化是不適用的；專屬於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也是



不適用，必得創造一種大東亞文化來培養這種新國民。基於上述的種々原因，大東亞文化的建設，是目前至急至要的一件大事！

怎樣纔可以建設大東亞文化呢？這是創造的，不是因襲的，白地造屋，不是一件容易事；必得先豎立起支柱來，方能得到立足點，可以着手工作。所以要在大東亞共榮圈內，檢討一下！那個國家可以合乎支柱的資格？選擇的條件，須要這個國家的文化，與東亞各國的文化素有淵源的；再須要這個國家一向與東亞各國關係密切，而具有中心勢力的；還有一個最緊要條件，若是半獨立國家，或者竟是某國的附庸，那是絕對沒有支柱的資格的。我們把共榮圈內的各個單位（有的是半獨立國家；有的是屬地，不是一個國家，所以用單位的名詞來代表各國及各屬領）來估計一下，有中國，日本，滿洲，蒙古，西藏，安南，泰國（就是以前的暹羅國），緬甸，菲律賓，錫蘭，馬來，婆羅洲等。單位雖多，可以作為大東亞文化支柱的，大概祇有中國與日本。滿洲雖是一個新興國家，近年來進步很快，不過文化方面，與東亞各單位沒有淵源，所以在東亞集團，中日滿可以結合為中心；而在大東亞文化，却祇有中國與日本為兩大支柱。

### 三、中國文化與日本

#### 文化在大東亞文

#### 化所佔地位

東亞文化在古代的時候，中國確實居於先

進的地位，是東亞的中心。因為東亞的古代文化，不但起源於中國，並且牠的發展，也在中國，從這中心點，像水面投一磚片般的起了波動，向四周輻射狀的展開，傳播到每一個東亞民族。查考中國文化的原始，尙在西曆紀元前二千年，那時歐洲希臘羅馬的文化，還沒有胚胎萌芽，中國却已有有了國家機體的形，就文化上說起來：最初從鑽木取火以熟食，從木浮水面以造船，從構木爲巢以造屋，從鳥獸之文以造字，從蠶繭織絲以織衣等，可以推想到中國文化水準，逐漸增高，自然而然地成爲東亞的中心了；至於著名於世界的三大發明：如指南車，印刷術，火藥等，更是交通與傳播文化的利器。所以當時中國「聲教所及」，可以說得「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東亞各國，無遠弗屆；但看漢字的流傳，如日本，朝鮮，安南，泰國，緬甸，琉球（就是日本現在的沖繩縣）等，沒有一處不是應用漢字的，這便是中國文化確係東亞文化中心的證據；可惜我國的民族性，富於保守，不求進取。到了近百年來，起初是一味誇大狂，藐視外來的一切文化；在那時西洋文化早已從通商和傳教兩條路，流入中國，却不屑措意，恃不睬不理態度（這是指一般人說；若論一部分人士如徐光啓等，對於西洋文化，有深切的認識）。等到經過鴉片戰爭，圓明園之役，甲午之戰，庚子之亂以後，每經過一次，看重新洋文化的心理，便增加一次（頑固守舊的除外。至於甲午之戰，雖然是對日本戰敗，

但以爲日本的所以能戰勝中國，是採取了西洋文化的緣故；所以依舊增加了崇拜西洋文化的心理）而中國文化逐漸地退化落伍。這時的中國文化界思想，分化成三派：（1）是封建思想。一般自命拿古通經的頑固派，抱殘守缺，祇曉得「溫故」，不曉得「知新」，造成昧於時勢的落伍思想；（2）是功利思想。就是崇拜西洋文化所促成的，專尚物質而輕精神，祇有功利而無道德，注重利害而缺真理；（3）是共產思想。這是五四運動以後的產物；因爲五四以後，我國文化界的門戶大開，凡是外國來的不論什麼學說，什麼主義，一體歡迎，以致共產的洪水，沖進了中國，氾濫傾決，文化界的一部分人士，便被捲入漩渦。中國受了這三種要不得的思想影響，於是古代有價值的中國文化，從此沒落了。至於友邦日本，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而加以改進與同化，使得適合本國國情的。牠在最先吸收中國文化；當中國秦皇時代，遣徐福赴東海求長生藥，帶去中國的童男女各五百名，到日本之後，便久居不歸，這時中國文化已傳到日本不少。到日本應神天皇時，又有阿直岐和王仁傳入儒家學說，中國的論語，千字文都在這時渡海至日本，從此漢字的用法，漸之地傳播開來了。中國唐代貞觀時，日本有大化革新的一件大事，把日本政府制度，多採用唐制；所以史家稱大化革新爲「唐化維新」。到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製成大寶令，大體模仿唐制，尤

其是就中一部分的「學令」，簡直是日本教育法令的基礎，關於日本文化非常重要。後來日本派遣的唐使和許多留學生，絡繹不絕，所以中國文化的巨流，滔々不絕的奔注於日本。到今日之下，日本的典章文物，還有許多名詞，冠以「唐」字的，例如「唐紙」之類，也是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的證據哩。就是日本文字，是弘法大師從漢字的偏旁創造而成，因此有平假名之稱，表示牠的來源是假借漢字的一部分呢。直到明治維新時代，中國文化漸次衰落；然明治維新的成功，很得力於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之學說，是朱舜水在日本講學，傳播過去的。這都是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證據。日本在中國唐代的時，派遣高僧，到中國來考察佛學，很有所得，印度文化就此也被日本吸收了。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民族所遇到國家的危難，不亞於中國。但是維新以後，立刻感覺到內在的缺點：是科學的落伍，物質文明的缺乏；能迅速地吸收西洋文化，做補救救偏的工作，史家稱爲「歐化維新」。結果是日本國家民族獲得了獨立解放，樹立了東亞的獨立解放之基礎。

從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已往的過程和結果，詳細地檢討之下，中國文化是獨立產生，而且光明燦爛，普及於東亞的，可是結果是沒落了；日本文化是多方面吸收而成，現在却後來居上，居於東亞的指導地位。這是什麼原因呢？無非是上文中說過的，日本

吸收外來文化之後，能够加以改進與同化，這是日本的特別長處；因為日本人的特質，不肯隨便丟棄固有的文化，但是也不同於中國頑固守舊派的泥古不化；一定經過研究考慮之後，留下優點，汰除劣點，使隨時可以進步。對於外來文化的吸收，也要經過審慎的選擇，要可以消化而有益的，纔肯接受。譬如對於中國文學以及印度佛教，接受之後，能够創造假名及訓讀的方法，另外變成日本文；學佛不墮小乘家派，能够把武士道來參合大乘的無畏精神，自成爲東方密宗，所以有佛教之益，而無靈藏所受佛教之害。明治維新以後的吸收西洋文化，也是如此辦法，決不依樣畫葫蘆，弄得食後不消化。總括說起來：日本最先吸收的中國文化，以及後來吸收的印度文化，西洋文化等，經過一番融會消化工夫，自成爲一種特殊的日本文化。等於吃桑葉，到吐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桑葉，變成很有用的絲了；這個與中國的復古則完全回到古代狀態，歐化則囫圇吞棗地把西洋的搬演過來，赤化則生吞活剝的摹倣第三國際，完全不同。所以到了近代，中國文化衰落，日本文化起而代之，成爲東亞的中心，站在領導者的地位；非但每一個東亞國家，應該研究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文化，連中國也應該研究日本文化，是供我們取法的地方很多哩。不過在建設大東亞文化所佔的地位說起來：中國是古代文化的中心，在東亞文化的地位，當然很重要；日本是近代文化的中心，在東亞文化

的地位，是一個領導者，當然更重要。不過日本的軍隊，已經在前錢浴血作戰，完成了大東亞的解放；我國負荷着分擔建東亞新秩序的責任，應該在後方加倍努力！協同工作！既然具有建設大東亞文化的資格，不宜放棄所佔的地位！凡是文化界人士，必須聯袂而起，與日本的文化界人士攜手進行，共圖大東亞文化的實現啊！

#### 四、中日文化溝通與

### 建設大東亞文化之關係

中日兩國文化，既然是大東亞文化的二大支柱，就以二大支柱爲基礎，進行大東亞文化的建設。那是順乎勢合乎理的事，毫無疑義的。可是同時有一件應該着手的事，與建設大東亞文化很有關係的，就是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之一，所謂「文化溝通」。我以爲凡是人類，必有文化（理由見文化的定義章）；若是集合而成部落以迄國家，更須有相當的文化，爲部落及國家的團結之紐帶。所以文化的程度，固有高低的不同；而在每一個國家民族，各自有其獨特之文化，絕對不會沒有的，東亞各國也不能例外。現在要使大東亞共榮圈內各個國家民族，組成一個鋼鐵般的堅固集團——東亞集團——綿延弗替，與「天地同壽」，第一步便是需要團結起來的紐帶。這根紐帶的作用，不祇是團結，還要兼具輸血管的任務，就是流通共榮圈內各個

單位的文化。所以大東亞文化的建設，是極重要而又極艱鉅的工作；建設的步驟，先從中日文化溝通做起點，把兩種文化，從交流而變成合流；這本是有可能性，而且含有必然性的，何以說是可能的呢？因爲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是從一個根分歧出來，成爲兩支的，簡直是二而一，一而二，屬於一個系統，在文化的本質裏，包含着許多共通的因素，祇須中日兩國人士，覺悟到合則力量強，分則力量弱，同趨一個鵝的，同走一條道路，自然而然的成爲合流了。何以說是必然的呢？要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必先建設大東亞文化；要建設大東亞文化，必先溝通中日兩國的文化，然後進一步把東亞各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再互相溝通起來，融會貫通，合一爐而冶之，然後可以創造出一種大東亞文化。倘使中國與日本的兩國文化，不能先自溝通，怎樣可以做進一步工作，溝通東亞各單位的文化呢？這是必然性的一個因基；還有一個中日文化溝通的必要原因，自從中國文化在近世衰退之後，日本文化起而「執東亞之牛耳」，這一種日本文化，可以說是中國、印度、西洋三種文化的結晶，牠能够吸收了西方物質文明的精華，可是依舊保持着東方道義精神，並且不受西方功利思想的流弊；惟其如此，纔能從西方東侵的勢力壓迫下，脫離羈絆，一躍而爲強國，站在東亞領導者的地位，作保衛東亞的長城。中日兄弟之邦，古代是中國做哥哥；現在是日本做哥哥，中國是弟弟，做弟弟的應該學習哥哥的

#### 五、中國文化界對於

### 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任務

建設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作；尤其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格外艱鉅。因爲頭緒紛繁，好像一團亂絲，從何着手清理？但這事並不是最爲難的。真正爲難的有兩點：一點是大東亞內的民族和宗教，非常複雜；一點是英美勢力，浸潤於東亞各地，已經幾百年，這一種英美所灌輸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現在要把牠洗滌乾淨，也不是容易的事。講到前一點說的民族和宗教，中國、日本、滿洲、蒙古、安南、西藏、緬甸、泰國等，大都是以蒙古族（中國的漢族和日本的和族，包括在蒙古族之內）和藏族爲主要民族，以前的英屬馬來，荷屬印度，菲律賓等，是散居在印度南端的錫蘭和非洲東端的法屬馬達加斯加間的印度阿西耶民族，英屬印度的主要民族是雅利安族。至於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中國是以儒家思想（孔孟非宗教家，故不得稱爲儒教）爲根本，

好榜樣。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要任務，不祇是把中日已經分離的文化，從交流而到合流；在中國方面，更應該採取日本文化之長處，以補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缺憾，然後可以合乎東亞文化支柱的資格，與日本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文化。可見中日文化溝通的關係，實在重大呢！

好榜樣。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要任務，不祇是把中日已經分離的文化，從交流而到合流；在中國方面，更應該採取日本文化之長處，以補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缺憾，然後可以合乎東亞文化支柱的資格，與日本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文化。可見中日文化溝通的關係，實在重大呢！

好榜樣。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要任務，不祇是把中日已經分離的文化，從交流而到合流；在中國方面，更應該採取日本文化之長處，以補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缺憾，然後可以合乎東亞文化支柱的資格，與日本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文化。可見中日文化溝通的關係，實在重大呢！

好榜樣。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要任務，不祇是把中日已經分離的文化，從交流而到合流；在中國方面，更應該採取日本文化之長處，以補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缺憾，然後可以合乎東亞文化支柱的資格，與日本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文化。可見中日文化溝通的關係，實在重大呢！

好榜樣。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要任務，不祇是把中日已經分離的文化，從交流而到合流；在中國方面，更應該採取日本文化之長處，以補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缺憾，然後可以合乎東亞文化支柱的資格，與日本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文化。可見中日文化溝通的關係，實在重大呢！

好榜樣。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要任務，不祇是把中日已經分離的文化，從交流而到合流；在中國方面，更應該採取日本文化之長處，以補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缺憾，然後可以合乎東亞文化支柱的資格，與日本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文化。可見中日文化溝通的關係，實在重大呢！

好榜樣。中日文化溝通的主要任務，不祇是把中日已經分離的文化，從交流而到合流；在中國方面，更應該採取日本文化之長處，以補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缺憾，然後可以合乎東亞文化支柱的資格，與日本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文化。可見中日文化溝通的關係，實在重大呢！

須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的；日本，滿洲，安南是以儒家思想與道教佔最大的勢力（日本，依據日人延島英一氏所著「大東亞共榮圈的緊急問題」中語，不過把原文的儒教改為儒家思想），泰國，緬甸，蒙古，西藏，錫蘭是純粹的佛教國，日本的佛教勢力很大，荷屬印度地方是屬於回教的勢力範圍，英屬印度大部份是拜火教徒，同時回教徒也多至七千萬人以上，菲律賓是純粹基督教國家。共榮圈裏的民族和宗教，有這樣的複雜，所以建設問題，可以說艱鉅萬分。日本岡倉天心氏認為「亞洲問題，決不是簡單的問題」，就是為此。作者以為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必得把應做的種種任務，通盤計畫，分出輕重緩急，定出一個建設先後順序，纔可以着手。對於民族宗教複雜一點，惟有建設大東亞文化，能够齊一意識，使複雜的變為單純；就是對於洗滌英美所灌輸的思想，把牠矯正過來；也要建設大東亞文化，纔能使復歸於純正的東方思想。那末建設的任務，應該何等的人擔負這責任呢？當然以文化界人士為最適宜了。作者是中國人，姑且丟開日本文化界，讓友邦人士去計畫，單就中國文化界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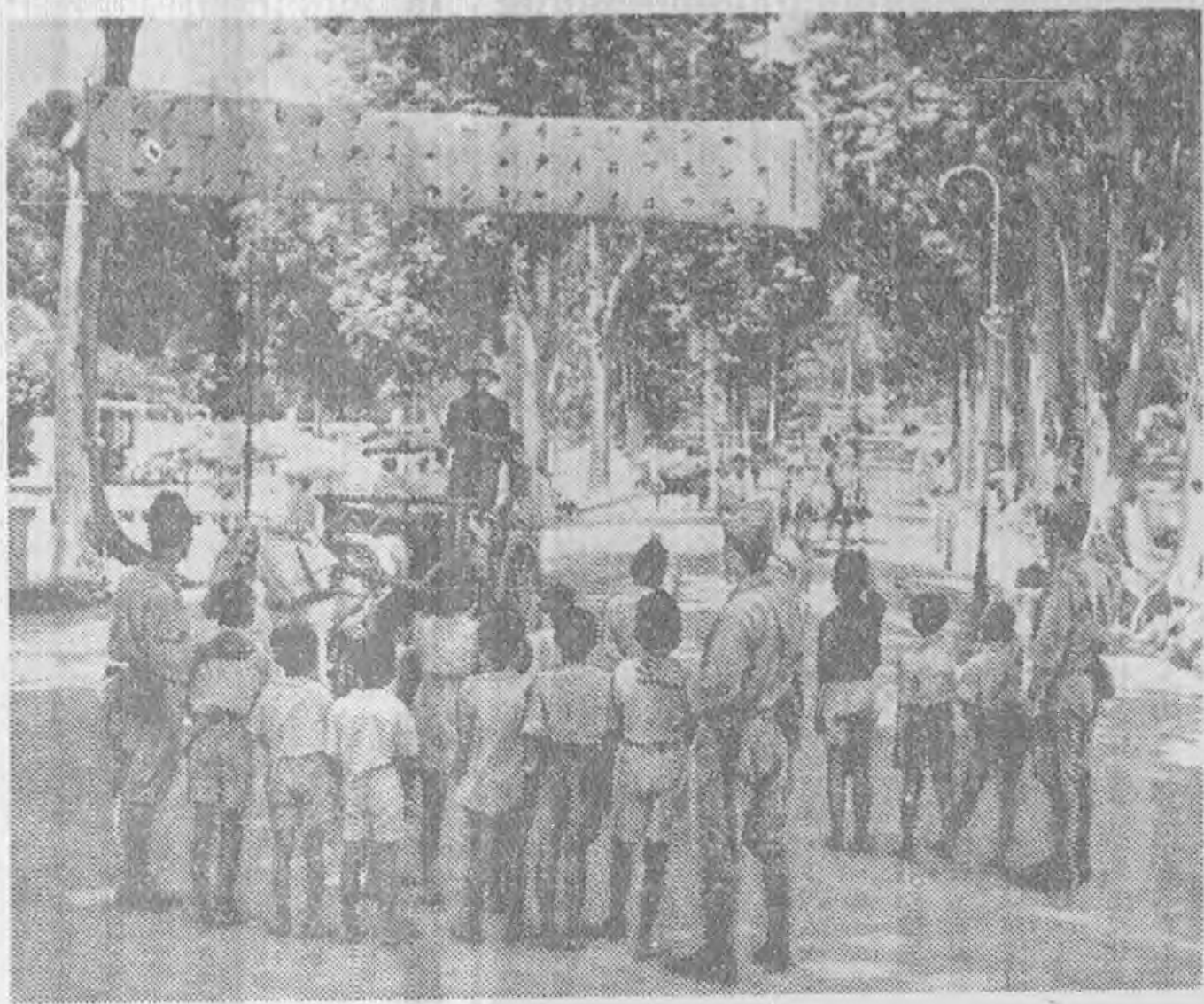
相宜的，把牠修正改善。這即所謂推陳出新，但是這個還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檢討國外的文化，甲國有某點可以仿效，乙國有某點可供參考，吸收許多長處，使中國文化日進於完善。關於這第二步的工作，友邦日本的文化，很足以供我國文化的革新；尤其是應該效法日本的，是吸收外來文化的方法：牠決不藐視外來的文化，持不屑一顧的態度，像中國的頑固派；也不是一味崇拜外來文化，舉本國所有的不問是非好壞，悉數丟棄，像中國的媚外派。作者已在上文舉例說過的了。等到中國文化革新之後，就可以實行「正己正人」，做第三步的工作，與日本協力進行大東亞共榮圈內建設文化的任務了。同時可以兼顧到矯正思想的工作，這個矯正思想問題，也要推己及人，先從本國人手！因為英美思想的毒素，中國人士受其麻醉的很多，除掉食古不化的一部分人之外；食洋不化的人，幾乎佔有智識階級的半數；此中更可分成功利與共產兩派。我國文化界若熟視無睹，聽其自然，不但是中國文化的毒馬，並且無從與日本協力建設大東亞文化。現在必須加速率進行的，凡是文化界的人士，要群策群力，把我國所有的封建思想，功利思想，共產思想的三害，掃蕩得一乾二淨。尤其是對於功利，共產兩種，更要特別注意！要知道英美勢力，雖然已經排出了東亞範圍，可是百年來的文化侵略，已把功利思想遍布於一般人的腦細胞中，恐怕不會隨

消英美勢力，一齊消滅的；至於共產思想則中共還在各地拚命掙扎，無孔不入，非嚴密防範不可！如果中國的文化界，先能肅清了這些毒化思想，纔能肅清東亞的文化界，創造大東亞文化，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建設。這是中國文化界的責任，每一個文化分子應該各就所站的崗位，恪盡其任務的呀！

## 六、大東亞文化的根

### 本精神

大東亞文化建設之後，如果缺乏了根本精神，恐其不容易發榮滋長，並且不能持久下去，或者竟是「曇花一現」；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末什麼是根本精神呢？應該融滙中國，日本，西洋三種文化的優點，創造一種新精神；歸根結果，還要從教育收其全功。列舉如下：(1)東方道義精神。這是包括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王道等而綜合成功的一種精神；東方文化的根原，全由此種精神孕育醞釀而成。以中國文化而論，近代以來，公德私德都有退化，但公德項下的和平與王道，却是中國民族固有的根性，歷數千年而不變。因為中國文化始終信仰孔子，奉為「萬世師表」，而孔子一生所修持與誨人的，歸根是一個「仁」字，論語裏說起仁的地方很多，孔門的第一個大弟子顏回，就因為他能够實踐做一個「仁者」，孔子特別器重，稱贊他道：「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中國民族涵濡了仁的學說，養成心氣和平，與世無爭的傳統思想；因為惟仁能「恕」，恕道是厚於實己，薄於實人的，所以能退讓，能忍耐，甚至於「唾面自乾」，認為美德，和平遂成爲處世哲學；推而及於對外的國際，就是王道。這是東方道義精神與西方功利主義，絕對相反的一點。西方注重功利，故於人我之間的權益，看得極端重要，爲了保護權益，動輒爭鬪，各不相下，以優勝劣敗爲合乎自然之理，於是處處用霸道。國際遂發生「不平」和「不均」兩個缺點，爭奪相殺，便因此而起了。這樣看來，大東亞共榮圈的基礎，應該建築在和平王道之上的，那末大東亞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應該以東方道義精神爲中心了。不過中國文化的東方道義精神，與日本文化的東方道義精神，有些不同，必得融合爲一，方能有利無弊。爲什麼呢？講到仁字的涵義，不祇是消極的「恕」，還有積極的「勇」；所謂「仁者必有勇」，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又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但是中國的多數是消極的仁（中國也有取積極的仁，但不是多數），日本的多數是積極的仁，因此中國有春秋時代宋襄公之敗，以及清末迄今的一部外交失敗史；日本有的是「大和魂」「武士道」，爲仁字的骨幹，所以能「怒」亦能「勇」；從明治維新成功到此次向英美宣戰（日本對美，派野村，派



巴達維亞街頭日本語的研究熱  
在森林的街口排隊受教於日本兵士的孩子們。日本兵士實在是南洋  
良好先生。(情報局檢閱濟)

來，不屈惜委求全，是忍；等到忍無可忍，決心向英美宣戰，是勇，可以說得力於仁字。所以大東亞文化的根本精神，要採取中日合流的東方道義精神，纔能得其效益呢；(2)科學。西方物質文明的源泉，不外乎是科學之賜。現在是科學世界，就個人而論，誰是科學家？就是誰為現代的優等人物；就國家而論，誰是科學發達的國家？就是誰為今日的優勝國。德國的稱霸歐洲，每戰必勝，可為明證。所以西方功利思想，固然應該排斥，而西方物質文明的科學，却宜迎頭趕上，補充東方精神文明的欠缺。若是單獨取東方道義精神為大東亞文化的根本精神，實在是不够的；老實講一句，如果單是道義精神可以當做根本，那末中國早就強盛起來，不會淪為次殖民地了。現在要補救救偏，必得加入物質文明的根本所在——科學

——與東方道義精神配合起來，使得兼具精神物質兩方面，才有東方西方的優點，那纔完善哩。講到科學的應用，本不限於物質上的表現，也得表現於精神方面；例如處理事物，管理工廠，都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使得周詳嚴密。汪主席說：「精神創造物質」，就是應用科學的結果呀；(3)教育。要希望大東亞文化的根本精神永久存在，必須從根本事業入手。什麼是根本事業呢？當然是樹

木樹人的教育了。因為一切文化，莫不與教育相聯繫，教育是文化的田地，文化是教育的產物；要建設大東亞文化，必得振興大東亞教育；尤其是大東亞文化的根本精神，非從教育中培養不可。何況近代以來，東亞各國的教育，除去日本等少數國家之外，都包上英美教育的糖衣，甜津津的騙得許多人上口；今後要徹底改革，實施合乎東方文明的教育，然後可以使下一代的東亞主人翁，永遠保持着大東亞文化的根本精神，不會再受外界的影響而變質了。總之：大東亞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東方道義精神和西方科學的結晶，加上教育的效率，纔能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以至於無窮期哩。

## 結 語

大東亞是世界的寶庫，資源豐富，全地球推為第一；所以建設大東亞文化的價值，不祇是爲了保衛東亞集團，還可以開發資源，供給大東亞共榮圈內各個國家民族的應用，使得家給人足，造成大東亞的王道樂土，將來大同世界之實現，以大東亞爲起點，猗歟盛哉！願中日兩國文化界人士快快的攜手共進吧！

# 大東亞戰爭中英美的宣傳

何 非

(一)

近代的戰爭是全面的戰爭。在前線的武力角鬥之外，尚有所謂思想戰，或神經戰。更換一個名詞說，就是宣傳戰。宣傳是影響他人思想或行爲的藝術。在近代的社會生活中，往往需要國民有某種共同的觀點或行動，這便要藉重宣傳的力量。在戰爭時期裡，它的威力更大。它可以激發國內的民氣，堅固陣線；它可以擾亂敵人的心思，使其士氣不振；它可以用有力的呼籲，取得中立國家的同情。在近代歷史中，各次戰爭，宣傳都佔很重要的地位。但交戰國家充分的利用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協約國和德國都用宣傳來是已非人，希望取得美國的援助。協約國的宣傳，在北岩爵士主持之下，組織嚴密，方法精明，極盡其造謠欺騙之能事。結果，協約國的陣線始終堅固，德國的士氣大爲搖動，而且還把美國拉入漩渦。協約國家的最終的勝利，宣傳的力量很大。德皇維廉二世在停戰以後，猶不勝慨嘆的痛恨德國敗於宣傳之失利！這個教訓，德國人沒有忘記。在希特勒掌政以後，就成立了宣傳部。在戈培爾博士主持之下，德國的國際宣傳，舉世無匹，德國之復興，宣傳的功績不小。積此數年的經驗，第二次歐戰爆發時，德國的宣傳，便從容不迫，有條不紊，簡單而有力量。同時德國的大軍，席卷歐洲，所向無敵，事實爲他們的宣傳作了證明。反之，英法在這次戰爭爆發之後，在宣傳上沒有統一的組織，但是他們仍然想用上次大戰時所用的慣技，一味的造謠，說謊，爲世人所笑。宣傳與戰爭的關係如此，最近的實例如此。

(二)

去冬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日本義師，以堂堂的正氣，於數月之中，收得赫赫的戰果。號稱甲於全世的英美海軍，泰半毀於日本的艦艦，就是平日倫敦華盛頓自認防禦

鞏固的要塞，均相繼失陷於日軍之手。不數月間，英美等國的勢力，全被逐於太平洋外。歷史上將佔重要一頁的大東亞戰爭，英美是失敗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有目共覩。在這種情形下，日本不用作什麼宣傳，只是抱定「實事勝於雄辯」的主張，作正確報道。日軍戰鬥的能力，使她們驚奇，克城陷落的報告，每每爲他們斥爲虛構的宣傳。但事實終久作了證明。反之，英美國爲戰事不利，節節敗退，可是他們爲了維繫民心，屢次作虛偽的宣傳。明明是失敗了，他們說沒有失敗。不過這種欺騙民衆的企圖，終都爲事實所揭穿。

現在我們可以拿已往幾月的戰況，作一回顛，看看每次英美失敗，他們所作的說詞，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宣傳的本領。

在十二月八日，珍珠灣，夏威夷一役，美國的海軍損失大部分，這是事實。日本把這個消息，報告給世界，英美兩國都說那是「痴人說夢」，或是「欺人之談」，美國海

軍部長諾克斯，以他的顯赫的地位，向國民聲稱，夏威夷一役，美國海軍損失，軸心國家所傳，殊爲過分，而且美國太平洋上的艦隊，毫無損傷，且正捲土重來，與日本相抗云云。但在諾克斯的談話二月之後，邱吉爾報告新加坡陷落的消息的時候說：「英國特爲庇蔭的美國海軍，已經一敗塗地了。」究竟美國的海軍受到怎樣的損失，讀者自可由此作一判斷了。

在十二月八日，日本大本營發表，日軍已進攻香港。倫敦宣稱，香港的食糧及軍需以足供駐軍三月之用，且以防守嚴密，固若金湯，一定可以守得住。但事實上，日軍於一月十九日在香港登陸，廿六日便佔領完成。英國人自慰的宣傳，可憐的幻夢，完全破裂了。但他們的領袖，真有宣傳的本領，仍然用平常的自傲自驕的態度，向國民說：「香港不是要緊，不過是一個商埠而已。」所以丟了不足介意。

在日軍攻擊馬來的時候，已經快要打到新

嘉坡了，英印度總司令，魏威爾說：「日軍襲於南方得手，但距新嘉坡還有很遠。」海峽殖民地總督塔馬斯更有把握的說：「新嘉坡不能陷落，牠決不能失陷，我們必使之不失寸土，以成大業，因為我們知道，勝利是屬於我們的。」但這些豪語只說過三四天，新嘉坡便入日軍之手了。

英國的報業發達，平日各報紙都在世界各重要地點，派遣記者，在戰爭時期，他們所派的記者，為數更多。這些人，因為是「身臨其境」，所以觀察所得，都是「頭手」的消息，因之，他們的報告，極為讀者所歡迎。他們以其地位優越，可以作有力的宣傳。例如，在一月上旬，日軍進攻荷屬婆羅洲，在一月十三日，有一位美國記者，從巴達維亞向哥倫比亞電臺廣播，他說：「日軍決不通過那障礙重重的，異蟲，怪鳥，和長鳴的野獸所盤據的森林。日軍決不是這些怪物的對手，他們進襲，必漸次的困難，將來他們必有後悔的一天。」但在一月廿五日，荷屬婆羅洲便完全為日軍所佔領了。美國記者的鼓吹，只能給聯合國家一點臨時的安慰，但事實的真相，可以給聽他這種宣傳的人，一個重大的打擊！

在一月中旬，日軍已越泰養而入緬甸，在二十一日，木爾緬便已被佔領。當時，英屬陸軍大本營，由仰光發表聲明，說英屬軍隊在木爾緬附近對日軍作戰，極有把握云云。

但事實上，該城已經陷落，他們偽造消息，也掩飾不住了。所以在次日大本營及皇家空軍共同報告該城的失守。英屬軍隊是敗北了。可是邱吉爾先生，却向緬甸總督拍電慶賀戰事告捷，獎勵他們英勇力戰。這也可認為別開生面宣傳奇術。

觀以上幾例，可知英美的戰鬪力量之不充份。戰爭屢戰屢敗，但為保持民氣，他們用掩飾的，欺騙的，虛偽的宣傳。英美國民，雖可受騙於一時，但畢竟都不是傻瓜，對於政府的宣傳政策，都感覺不滿。結果於七月上旬美國商務會，向政府提出抗議。謂虛偽的宣傳，和掩飾事實的真相，對於輿論，會發生極不良的影響。英國的報紙，也呼次向政府要求，發表真確的消息。不良的宣傳，結果如此。

(三)

有力的宣傳，可以使人相信他們本來所不相信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協約國所用的宣傳，極有力。他們偽造事實，使人信以為真。例如，他們造出德國人殘殺比利時的嬰兒，和蹂躪女護士消息，使舉世驚駭，都說德國人大逆不道。由於這種不良的印象，德國漸漸的失去了中立國家的同情。所以，宣傳不怕是虛偽的，是無中生有，如能計劃得好，是極有效力的。不過，

從第一次大戰之後，宣傳一辭，幾乎成了口頭禪。雖然大家不知道它的定義如何，不過都多少收有一點成見，就是，凡是所謂宣傳的東西，都是假的。這種成見，影響他們對於時事的判斷。為了這個原故，他們無論從報上和無線電裡，見聞所得的消息，他們都要認為是宣傳。這種態度，雖然不能使他們完全不信那些新聞，至少，他們要存一種懷疑的態度。所以，毫無根據的，不能為事實所證明的宣傳，不能長久的為人所信。理論是如此。不過，國民都有愛國之心，他們都希望本國勝利，敵人敗北。他們都相信，他們的國家是為公理，為正義而戰，而敵人是無理取鬧，故意的擾亂和平。這種心理，使他們要相信自己國家的宣傳。雖然他們所見的新聞，似為虛構的事實，但若為其本國所發出來的消息，他們便要信以為真。懷疑之心，在愛國的心理面前便很自然的屈服。反之，讀者對於敵國發出消息的懷疑程度較深。不管其事實如何，凡是利於敵人的消息，他們都要斥為宣傳的。

要真相畢露。人民本抱著一團熱望，天天期待捷報，可是捷報若天。經證明是偽造的話，他們情緒的低落，是不可諱言的。這樣希望高，失望更重。影響所及，小則會使國民對時事不發生興趣，大則會使國民心理轉變，而對於本國的報告，毫不信任了。所以，宣傳技術無論怎樣的變化，宣傳一定要根據「事實」，才能有效力。英美在大東亞中的宣傳，便是犯了不根據「事實」的毛病。最後引起國民的反對，自然其咎由自取了。

事實雖然如此，但這種矛盾心理——一方面要懷疑宣傳，一方面要信本國的宣傳——終久要得着一條合理的出路。因熱誠而信任本國，因仇恨而不信敵人，畢竟要有一個限度。究竟讀者要何所適從，最終要以「事實」為準。戰爭的事實，可以符合他們的所願，本國政府的宣傳，可以欺騙他們一次兩次；但戰爭不能百戰百勝，偽報事實，遲早而已。

宣傳要根據事實。有一層的事實，可以收得十成的效果。最明白這個道理，而在宣傳中運用的，是德國。當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德軍掃蕩西歐，所向無敵，他們只須憑實報告，不必作絲毫之宣傳，已能收得宣傳之效果。但德國為使國民更信任德軍的戰鬥力起見，往往造出一種空氣，說德軍敗了。可是後來事實證明，他們原是勝利了，這樣可使國民轉變為歡，自然對德軍的威力起崇敬之心。士氣自亦隨之而激昂起來。拿這種方法與英美的宣傳相較，正是處在兩個相反的極端。德國人的方法，是偽傳自己之失敗，以待事實之反證；英美的宣傳，是一味的為自己吹牛。由此可以看出，英美人宣傳技術之劣，宣傳道德之卑鄙了。但若退一步想，英美這次在大東亞戰爭中，根本沒有一次勝利，所以沒有事實可據。但欲維繫民心，激發士氣，亦惟有大說其謊，自欺欺人而已。

# 上海之文化界

## 野丁

「一二·八」以後，上海的文化界在各方面都有顯著之變化，一般地觀較之以前不免消沈得多，但從某一觀點去看，也有不少令人比較感覺欣慰的，首先「質」是在改進着，自然這還不過是開頭，未來的發展還得視這塊園地上的耕耘者如何來開墾，灌溉，關於以前上海的文化界的情形，已有不少人作過報道，我這裏記的祇是這半年來的動態。爲了敘述方便，特就出版界，戲劇電影界，音樂界三者分開來說，這也許祇是個人一點浮泛的觀察，所寫也不一定正確，然而對於關心上海文化界的讀者，也許多少有點裨益吧！

### 出版界

祇要稍留意心一點上海出版界的，大概目下都不免有點今昔之感，近廿年來，恐怕上海的出版業再沒有如今這般消沈，我們固不必個個計較質地的優劣，即就量說，也顯得空前淒慘！事變前，如果我們有暇去西馬路一帶踴躍踴躍，

單是雜誌，就多至百餘種，真是五光十色，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那時上海又是全國新聞界中心，報紙不下數十種，副刊均琳瑯滿目。再說書店方面，像商務，中華，世界等大書店，每月均有大部叢刊珍本刊行，最盛期商務印書館每日可出版兩三種新書，真是朝氣勃，爲文化界放一燦爛異彩。隨後漢溝橋炮聲響起及淞滬戰役之後，上海的出版界確曾靜盪一時，有不少文化人是相繼撤退了，報紙雜誌也都入於一種休眠狀態，但等局勢略爲澄清後，一度沈寂的出版界又漸漸甦醒過來，藉着一般留滬文化人之努力與支持，在外觀上總算也恢復相當的局面。這幾年來，支撐上海這塊寂寞文壇的，雜誌方面，比較通俗易於爲大眾所接受的有西風，宇宙風等，在內容與立場上，是繼承林語堂所提倡的幽默作風，西風在初創辦時，因能介紹西洋文化，頗適合一般讀者胃口，銷路之廣，實開雜誌界之始祖，但往後爲迎合合大眾趣味，在質上就不免降低

水準，專門拾點歐美皮毛，在生意眼上講，這自然是個絕大的成功，但在價值上，就不免淪爲一種消閒的玩意，但西風也自有其特長，如每期之特寫，通訊及徵文，其中頗有許多很值一讀，但除此以外，其他就不免淪爲膚淺。這本雜誌因爲很受讀者歡迎，所以又接二連三出了副刊及西書精華等附屬刊物，行銷一時，宇宙風比較有悠長的歷史，在風格上專在介紹一些清逸雋永之散文，事變前時海內各名家爲其撰文者比之即是，上海失陷後宇宙風分開兩地出版，甲刊在香港仍保持過去作風，乙刊經過相當籌備仍於上海創刊，主編者名義爲林語堂，但實際負責者則是陶亢德，周黎庵兩人，內容比較偏重學術研究，執筆者有周木齋，唐弢，馬文珍，陶在東，南史等，就一切講，尚不失爲一個良好讀物，除上述兩雜誌外，其他尚有國際間，天下事，西洋文學等，但儘管名目不同，實際主持及撰文者均仍是這般人，與宇宙風等有密切關係，西洋文學是

一個純文藝刊物，正如刊名的含義所示一樣，確能做到介紹歐西文學之任務，但因這種性質刊物究竟不免曲高和寡，勉強支持一年，就不見下文了。

這期間，報紙在量上亦達十餘種，但因爲其中大部均有背景注重宣傳，故可讀的，寥寥無幾，即以老牌申報新聞報來說，也辦得奄奄無生氣，副刊一欄亦不過聊且充數，比之戰前真不啻天壤之別，回想舊時「自由談」之熱鬧情況，更反映目前之貧瘠。說到書局，比較規模大點的，大多在港滬另設分局，但留滬的，亦能不時刊點新書，自然在量上比之以前是差多了。

我們講扯了一些近年來上海出版界的概況，這多少也許離本題太遠，本文的重點是在「一二·八」以後，但爲着檢討目前出版界之動態，我們就少不得對過去作一番回顧，這可幫助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之出版界真是再沒有今日之淒慘，如今當我們去書攤瀏覽一下，我們所能發現的，祇有薄薄幾本刊物，報紙也零落可數，那情形正像幾個孤寂的幽靈，地立着，像爲着自己不幸的命運在嘆息。

這次事變後最大的變動是禮拜六派的復活，原來這批專談風花雪月也說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沒落文人，在早先是一直爲世人所唾棄的，回想魯迅在世時，真把這批人罵得個狗血噴頭，但隨着這次時局的大變動，也許正是合着「時勢造英雄」吧！這批走霉運的文人居然又能有機會重新蠢動起來，這也該是「蜀中無大將」，這麼一來，居然大得法而且竟然打出天下，單看今日上海之出版界，誰能否認說不是這般人的天地？

當「西風」「宇宙風」一類刊物流行時，我們曾斥牠太膚淺庸俗，自然如其拿戰前「文學」等雜誌的眼光來評價，那麼自不值明眼人一盼，可是拿來比之今日幾本有數雜誌，對於後者，我們又不得不慨歎一聲「等而下之」了，「西風」「宇宙風」一類刊物停刊後，無形中覺得上海的文化界格外沈寂得多。那批文人如今有的改業，有的就此歇手，聽說有些人，均改營經商，文化人之結局如斯。誠令人不勝嗟歎！

如其就目前上海的雜誌銷售量來說，首屈一指的自不能不數「萬象」與「小說月報」前者由陳蝶衣

...

...

主編，內容上自不能脫離鴛鴦蝴蝶派之濫調，執筆者亦多係舊日小報中人，如秋翁、顧明道、程小青等，然而因為編輯之努力與銳意改進，比之初創時確進步良多，那批從前寫那種文官白話參半，半調子式文壇的人，如今居然亦改變作風，專以體面文寫了，如秋翁在這上面就

有不少成就，正如這雜誌的名稱一樣，這刊物確在盡力做到「包羅萬象」的地步，舉凡時事，小說，散文，科學等，均無所不容，在格調上，有點模倣昔日之西風，這本雜誌銷路極廣，每月據說要銷三四萬冊，近來因為生意好，又另辦一

「萬象十日刊」，但因為內容過於雜雜，不免近乎小報式樣，惟因能迎合低級趣味銷路亦頗不惡。

小說月報歷史較悠久，創刊已近兩年，最初以全部登載小說為宗旨，當時留滬各作家之作品均接踵登載，但據說：上海人的胃口多少有點特別，一本比較像樣的雜誌，就不免遭受世人冷淡的白眼，為着生

意與「小說月報」在內容上就不得不略變初衷，近年舉凡時事雜文一類的東西也相繼刊登，這與名稱也許有點不相稱，但因此即能得到多數讀者之歡迎，這本雜誌每月也要銷售上萬，在上海坐第二把交椅。

專門介紹時事及國際形勢的有「國際兩週間」「經緯月刊」，着重圖畫的有「太平洋畫報」「歐亞畫報」銷路均不惡；後者因係德國人之宣傳刊物印刷得很講究，為目今上海有數之畫刊。

以登載精悍短篇散文見長的「古今」已出至第六期，撰文者有周作人，歐陽等，因為提倡一種清雋沖淡作風，讀之令人胸襟開朗，盛夏時有吃冰淇淋之感，在體裁與格調上與前「宇宙風」頗近似。

在上海，純粹之藝術刊物向不多見，即在戰前亦不過曇花一現，過眼即逝，幹這種事向例有點吃力不討好。你如其試想介紹專門東西，就不免有「曲高和寡」之嘆，在這混濁的空氣裏「上海藝術月刊」之出版多少給予人不少興奮，因為銷路不佳，且又值此百物昂貴之期，

能維持一本刊物至相當之壽命真不是件易事。「上海藝術月刊」從與世人見面後，雖說不免時時脫期，但能繼續半年，已令人敬佩不止，這刊物係由上海藝術學會主辦，編輯係胡金人，過去六期中可讀之文極多，像陳抱一之「洋畫運動過程

記」胡金人之「明日之藝術」都係有價值不可多得之傑作，這刊物因為注重於洋畫，故關於西洋繪畫的文學，所作的篇幅特多，但其他門類如音樂彫刻亦不時作相當介紹。鑒於上海文化之低落，有一部份人提倡專門介紹學術思想一類比較有意義之著作，如最近出版的「世界文化」「先導」等即係本此路線而創刊的。說到上海其他刊物，自然尚

有不少像永安公司出版之「永安月刊」，屬於女性讀物之「女聲」等，但因此類刊物祇為某一部分人所閱讀，故略而不論。

在上海，外來的雜誌不大多見，在書舖裏略能發現的有「大阪每日」，南京出版之「政治月刊」，北京出版的「國民雜誌」「中國文藝」「沙漠畫報」等實際說起來北方這幾年的文化界遠駕南方之上；就水準論亦較本地地高得多，但因此比較缺少宣傳，故不大為本地讀者所注意。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有許多報紙如「中美」「正言」「神州」等相繼停辦，即資格最老的申報新聞報亦曾休刊一週，後經秋山中佐之出面斡旋，始得再度與世人見面，這兩家報復刊後，均取銷社評一欄，申報因一向為教育界最愛

好之報紙，故大致仍能維持以往風格因為鑒于客觀環境的需要，不時仍請專家寫點關於時局解剖及國際形勢之文字，這半年來除零星發表的特稿外，尚出過兩個專輯即「印度問題」與「近東問題」。前後登載有兩三月之久，頗為讀者稱譽，副刊方面雖因篇幅減少；然大致尚能維持以往面目，現在經常發表的；

有「自由談」「春秋」「遊藝界」「家庭」「金融」等副刊。目前之「自由談」係由黃嘉德主編，格調與前「西風」完全相似「春秋」則編重於雜文小感一類，很有不少含義極佳之短小精悍之作。

新報因一慣行銷商界，翻開報紙一看倒有一大半的篇幅，為廣告所佔據，就連新聞，也像成為廣告的附屬品，副刊有茶話，仍由納爾主編，比較偏重社會服務。

作為全國唯一大報行銷最廣之中華日報；自今年開春後，經過一番大的改革，舊有的「華風」文藝」等副刊均取銷，而另出比較專門一點的東西，如「東亞聯盟」「國際科學」「美育」等，一時副刊名目之多，不下十種，但這種措施或許能做到「琳瑯滿目」的地步，但比較上說就不免為普通讀者不易接受，大概主持者覺得有變更之必要

又自六月起另出「中華副刊」，舉凡文藝，散文隨筆之類均無所不包，一般說來，係屬於綜合性質，

中華日報最近並另闢星期專論一欄，每星期日分請名家就專門學術研究心得撰文貢獻於讀者，最近數週的執筆者有張資平馮節等。

新中國報是一個新編排活潑之報紙，副刊有「趣味」與「學藝」，後者完全係純文藝，自中日事變以來，上海的報紙極少有純文藝之副刊出現，所以目前「學藝」是唯一之報紙文藝副刊，在這裡面我們不難發現頗有一批新作家在埋頭努力，他們學作純熟的技巧，正確的態度，頗令人敬佩不已。

與「日文」「大陸報社」同一系統的新申報，行銷也極廣，近來創始的副刊「千葉」據說由張若谷擔任編輯，其中有長篇連載「梵蒂岡秘話」是一篇極有價值的天主教史料，作者寫這篇文章像似頗費了一陣心血。

由德商出面經營的政黨報，因過份注重宣傳，比較銷路不佳，但副刊「廿世紀」尚不失一水準以上之產物。

在上海，其他的大報尚有「國民新聞」與「平報」的體育一欄，倒還精彩，副刊偏重趣味，也擁有一部份讀者。

「一二·八」以後，在上海報界所引起之影響，是小報之崛起，這



半年來先後出版的真是風起雲湧，但一般都不過寫點色情，不關痛癢的文字，因為他們懂得投機，也能臆測出讀者之心，居然幹得很得意，他們這一般人辦報不過是潤着文化人的招牌，而大做其營商的勾當，由於他們之昧良心之舉動，在社會上儘量散播着毒素，上海的出版界所以弄得目前這般烏煙瘴氣，至少這般人得負相當責任。

整個上海的出版界如今是陷於停滯之中，比較大規模的書店如商務中華等祇維持一點門市交易，印行新書的計畫可說全部停止，如今街頭可見的祇有一些低級趣味的言情小說，上海的精神食糧再沒有目前這般感着恐慌了。

### 電影戲劇界

事變前，中國電影不會在技巧上，意識上確有顯著之進步，然不幸的是，當一切比較弄得像樣子點時，中日事件發生了，最初上海的電影界沈澁了一時，但接着批着於投機的電影刺客就又蠢動起來了，在過去的四年中。就是說電影片的製造或者還超過事變以前，但質地上全是粗製濫造，要我們選出一部比較像樣的影片似乎也不可能，那批幹電影的人，上至經理老

板，下至演員工作人員都是敷衍從事，一部片子，花上一兩萬塊錢，一個禮拜內就可趕成，像這樣的例子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在題材上，都不外取些低級趣味的傳聞軼史，不加剪裁地依樣畫葫蘆搬出來，像這樣急促趕成的產品，自為一般智慧之觀眾所不齒。隨着「一二·九」事件之發生，烏煙瘴氣的上海電影圈乃能獲得一廓清機會，為節省膠片，上海原有之國聯，國華，藝華三家公司已全體辭併受中華電影公司之節制，內部機構亦大加調整，然而這種改良還不敢底，祇有更加強工作之效能，才能獲得預期之成就。

現有的公司係由官商合辦，凡以前上海電影工作人員大部均被網羅，新近由港歸來之高占非氏亦被邀參加，這樣龐大的組織不能不說是中國電影界劃時期之貢獻，照該公司發表的工作方針，以後儘量謀水準之提高，至於產量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自不得不酌予減少。

日美未宣戰前，美國片子在上海佔極大勢力，上海一般觀眾之胃口對於美國式的風趣片子似頗愛好，一般略為受過歐風熏陶的人，對國片均從不吝，而且甚至有人以為看國片是一種恥辱，隨着這次戰爭

的爆發，這種傾向已在逐漸變更，美國片自從來源斷絕後，存滙之影片為數有限，一般專演西片之戲院，不得不將舊片子重新放映以資維持，然而這也不過是一時之過渡辦法，未來上海廿多家西片戲院的出路，倒是一個社會上嚴重問題，在上海，以前沒人過問的德法片子，現在亦不時被公映，然而因為觀眾對德法語言程度較淺，所以比較上不能像美國片子易於接受。

中華電影公司每週攝製之新聞片，經常由各大戲院輪流公映，這種新聞片因為環境之需要，收效很好，就拍攝的技巧上講，也遠在水準以上。

新近中華電影公司之提供，有兩部滿映的片子先後在上海獻映，那即是「龍爭虎鬥」及「胭脂」，因為這兩部片子均係取材於民間通俗的事，而且又因為上海人好奇心的驅使，頗給予本地觀眾以深刻的印象。

由於電影產量之銳減，作為電影姊妹藝術之一門——話劇，就相反地以一種活潑的姿態蓬勃起來，那從前專在電影圈混的明星們也都循着舊有的招牌踏進話劇界來了，這半年來新興的劇團，大小不下十餘個，比較適合舞臺條件的場子均

被租賃一空，但這種現象並不能說明話劇有什麼好的轉機，很有不少那批仗着自己在電影圈獲得一點紅星的虛名，幹着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他們本身根本就沒有什麼舞臺修養，好點的祇能算做文明戲，等而下之的祇好學着江湖朋友鬧點滑稽，製造些淺薄低級的笑料，這樣發展的結果，是那為人不齒之電影界惡劣傾向，也被散佈到話劇圈子裡。

但我們也不能就此一筆抹殺，所令人興奮的現在上海，依舊有一批埋頭苦幹的朋友忠實地在話劇這塊貧瘠的園地上努力，他們比較都是一批具有藝術修養的年青人，他們的態度一般較嚴肅，認真，假如說上海未來的話劇界能有一點什麼好的事實表現，那末中心點就完全繫在這般人身上。

上海現在比較規模大一點的劇團，有榮華公司直轄之劇團，因為資本大所以組織也比較健全，舉凡上海優秀的演員均一併包羅，為他們寫劇的作家有佐臨，吳似之，李健吾等但聽說後兩人已決定從此退出話劇壇了，他們本年公演的劇目有「春」「秋」，賣座均甚旺盛。

中國旅行劇團，是中國唯一有着悠久歷史的劇團，可惜主持者之懈

怠不知進取，幹得無一絲精神，這是一般人所引為惋惜的，他們今年比較成功之戲目有「水仙花」「花★世界」等。

新興之上海藝術劇團，在演出上很能利用歐西技巧之優點，給觀眾以新鮮感覺，他們對於佈景，燈光，舞踏等均能按照藝術之原理而設計，他們也很能注意音樂的效果，這在中國的話劇壇上，是一個不可多得之發現。

新近成立之中國劇團，係由中旅分出，主持人是孫景璐是一個很能懂得演戲的優秀演員。

自然在上海，還有不少其他劇團，但說那些是劇團，還不如一些落拓的江湖藝人的集團來得好些，我們祇希望他們在幼稚的觀眾前面，少散播些毒素那就功德無量了。

### 音樂界

記得以前一個歐洲的旅行者，當他發表對於上海的印象時他說：「上海完全美國化了」，這話應用到上海的音樂界，也再適合沒有，也真奇怪，上海不但在外表儘量模仿美國人，即是胃口上，也沾着美國式的趣味，就說欣賞音樂吧！那些古典純正的樂曲，他們聽起來要打瞌睡，可是如其亂哄哄地奏起美

國式的爵士音樂來，他們像不知從那裡給注射一針興奮劑能歡欣地跳躍起來，於是舞場裡，飯店裡，無線電裡到處響着，那喧鬧的爵士歌曲，人們而且津津有味地鑒賞着，但那是音樂嗎？說那是野蠻人的叫聲也許還更來得適當些。

自從來路影片來源斷絕後，很有不少上海人的興趣開始轉到音樂上面去，這是一個很好的傾向。實在上海人倒不是真的不能領會音樂，他們其中確有不少具有超拔的天才，他們也打算好去學習，祇是這些年來，被那野蠻的美國式的爵士音樂弄得醉倒了。如今隨着這次戰爭的襲擊，使他們重新展開研討音樂之真正含義。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這些年來支持上海這塊寶貴的音樂園地的，首先得推工部局樂隊，這是上海唯一之交響樂團體，自創辦以來到現在已具有七十年之歷史，該樂隊指揮

當意大利名音樂家 T. E. 擁有團員五六百人，大部均屬德意俄國籍，一般說來，都具有高深之音樂知識，這幾年來，由於主持者之不斷努力，故有極良好之成績表現，過去如其前大樂音家如莫差特 (Mozart) 舒伯特 (Schubert) 等之

逝世或誕辰紀念時，他們循例作着大規模的演奏，可是由於客觀環境之變遷，這具有悠久歷史之樂隊已於五月底宣告解散了，這是一般音樂愛好者所認為遺憾的事，現在聽說這團體已由日方某公司出面接辦，改名為上海音樂協會，據說內部會員全無變更，該樂隊之內部組織情形至少須俟九月中旬音樂季節開始時始能獲知。

從本年四月起，由中國人出面組織的，有李惟寧先生之定期音樂會，每月舉行一次，李氏係當代世界名音樂家 Vincent D'Indy 之高足，歸國後於國立音專教授，自蕭友梅逝世後，即被推任為校長，他個人不但個卓越之鋼琴家，而且同時是優秀之作曲家，他的作品能吸取歐洲名家之精華而滲入本國的情調，如「憶亡母」，「深夜」等曲，確能融合出東方之質樸美，過去三次之演奏美滿結果，頗給予上海聽眾深刻印象。

其他上海之正式音樂團體，尚有俄國歌劇團，俄國歌舞團，以及音樂協會等，但均是清一色西人之組織，說起這點，中國人不免慚愧，以上海為中國之最大都市，而理想完善之國人音樂團體竟付闕如，上海人似乎祇懂得哼聽流行之

電影歌曲，要不就玩弄吉他或曼陀林等一類輕便樂器，比較像樣點的歌唱家或器樂家實在如鳳毛麟角，這是多麼遺憾的事。

在過去半年內，公開之音樂會，由中國人自己主辦的不下數十次，自然我們得坦白承認，一般的演奏技術均極幼稚，然而這是發難時代所無可避免的事，在每次音樂演奏會的場合裏，我們可以發現無數之音樂聽眾，他們均是於學習之音樂青年，從這點我們不難窺出，上海人前不是不愛好音樂，他們因為無機會學習與聆聽，所以就祇得去聽爵士音樂中去尋找趣味，祇要社會上予以明切之音樂教育，他們是很能識別音樂之真諦的。

末了，我們順便提一下中國之國樂，據歷史之記載，在古代唐時，中國國樂就會發展至極其光輝之階段，但由於子孫之不知進取，祖先留下的遺產，不知怎樣設法去利用，去求改良，於是幾千年來，永遠還祇是這一點。中國國樂就某數點言，有着極高之音樂價值，就以管絃來說，這樂器組織之嚴密精細比起歐西之提琴並不遜色，但國

樂也有其不可抹殺之缺陷，首先是鑿調之單純，自從歐西發明和聲學以來；單音音樂已早成為時代落伍之東西，但這缺點並不是無法改良的最近衛仲樂教授及俄人阿父夏穆

洛夫等，依照和聲之原理改良成之國樂就有着它不可磨滅的收穫。本着這路線出發研究，我們相信剛萌芽之上海音樂界未來必定會得繁榮起來的。

上海南京路大東亞文化報道館前



# 事變的前

# 中國新聞事業

朱明

## 一、小史

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達，固然是受西洋的影響，但「報」這樣東西，是從古就有的。例如東周的「官報」，唐宋間的「京報」之類，相當於今日的機關報，不過當時並沒有普及於民間，所以不好算是中國新聞事業的萌芽。如果和英法德荷等國比起來，他們在十七世紀才有「報」出現，那我們中國確是要早得多了。至於中國「報」的受近代洗禮，乃是在道光末年，以至咸豐、同治年間。在道光二十九年（公曆一八四九年）香港開始有「唐字新聞」問世，接着在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又有「六合叢談」發行，這雖然是月刊，但並不是現在的雜誌，而是每月出版的新聞。到了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有「香港新聞」出版，這是日報，規模較大，是外人所辦新式中文報紙的嚆矢。最初，外國人經營的中文報都稱「新聞」，而「報」這個字的普及，是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申報」出版之後。「申報」出版的時候，「香港新聞」已成立十年，最初的「申報」也是外人經營的，歸史量才辦理是在民國以後。自從「申報」出版到現在，已經有七十年了，在這

七十年中，中國的新聞事業已有長足的進步。在「申報」之後，有「新民叢報」、「中外日報」、「新聞報」等陸續出版，這些報紙，都是國人自己創辦的，雖然有的在現在已不復存在，但在當時都有過相當的聲色。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的新聞事業漸見發達，尤其是在清末革命運動澎湃的時候，各地的報紙有風起雲湧之勢，其中如「民立報」、「民權報」、「天鐸報」、「民報」等等，都是在革命史上不會被忘記提起的。在中日事變以前，黨國要人中幾乎多數與新聞界直接間接有關，例如汪主席以及胡漢民，于右任，戴季陶，葉楚傖諸氏，都做過記者。所以，中國的新聞事業不妨說是隨着國民黨的興起而興起的。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的時候，全中國的報紙僅三十一家；過了二十二年，在民國二年的時候（一九一三年），有三百三十家，已增加十倍。再過八年，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又增加了兩倍半，其計有報館八百二十一家。到了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單向內政部登記過的報紙，已達二千七百種，發行份數約二百萬，如照人口分配，每二百二十五人有報一份。據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

四年）的調查，江蘇省約有報八十一萬份的銷路，而在甘肅省僅銷九百份，由此可知當時內地的文化程度比較落後。

## 二、兩種數字

茲將事變前全國新聞機關及華文報紙，以數字列表如下：

### (一) 全國新聞機關

（根據事變前中央宣傳委員會報告）

省市別	類別	登記數	取消數	保存數
南京市	新聞社	10	2	8
上海市	同	7	1	6
漢口市	同	1	0	1
北平市	同	2	0	2
天津市	同	3	1	2
青島市	同	1	0	1
廣州市	同	1	0	1
江蘇省	同	1	0	1
浙江省	同	1	0	1
安徽省	同	1	0	1
江西省	同	1	0	1
湖北省	同	1	0	1
湖南省	同	1	0	1

### (二) 全國報紙

（發行份數在一千以上者）

報名	發行份數	發行地
申報	十五萬	上海
新聞報	十五萬	上海
大公報	六萬	天津
時事新報	五萬五千	上海

省市別	登記數	取消數	保存數
四川省	1	0	1
雲南省	1	0	1
貴州省	1	0	1
廣東省	1	0	1
廣西省	1	0	1
福建省	1	0	1
河北省	1	0	1
山東省	1	0	1
河南省	1	0	1
山西省	1	0	1
陝西省	1	0	1
甘肅省	1	0	1
寧夏省	1	0	1
青海省	1	0	1
綏遠省	1	0	1
察哈爾省	1	0	1
總計	100	10	90

益世報	三萬五千	天津	天津商報	同右
大晚報	同右	上海	華北晚報	同右
中華日報	同右	上海	華北新報	同右
白話日報	二萬五千	同右	北平晨報	同右
實業報	二萬四千	同右	華北新聞	同右
公評報	二萬	同右	現象報	同右
民權報	同右	同右	漢口中西報	同右
實事白話報	同右	同右	平報	同右
國華報	一萬八千	同右	華北日報	同右
華強報	一萬六千	同右	世界晚報	同右
中央日報	一萬五千	同右	東方日報	同右
民國日報	同右	同右	上海商報	同右
上海報	同右	同右	民國日報	同右
大中華報	一萬二千	同右	工商白話報	同右
小日報	同右	同右	愚公報	同右
武漢日報	一萬一千	同右	全民報	同右
廣州七十	一萬	同右	時言報	同右
二行商報	同右	同右	新報	同右
時代日報	同右	同右	共和報	同右
越華報	同右	同右	河南民報	同右
江蘇日報	同右	同右	廣州新民報	同右
白話晨報	同右	同右	大中報	同右
白話午報	同右	同右	市民日報	同右
白話晚報	同右	同右	新國滬報	同右
金鋼鑽報	同右	同右	晨報	同右
三、發行份數五千至九千者			羅賓漢	同右
益世報	九千	北平	新北平報	同右
新報	同右	天津	南京晚報	同右
國民日報	同右	長沙	民國日報	同右
漢口新聞報	同右	漢口	民報	同右
商業日報	八千七百	北平	四、發行份數一千至五千者	
世界日報	八千五百	同右	(南京)國民日報, 新中華報, 新民報, 新南京報, 三民導報, 中國日報, 大風日報, 南京晨報, 救國日報。	
北平全民報	同右	同右	(天津)新天津報, 中南報, 指南報, 津報, 鋼報, 民治報, 時報, 天津平報, 天津直言報。	
新南京報	同右	同右	(廣東)天民報, 廣東晨報, 廣州平民日報, 廣州日報, 國民新聞, 民聲日報, 華聲報, 新國華報, 司法日報, 大報, 公道報。	
天風報	同右	同右	(重慶)商務日報, 新蜀報, 川康日報, 濟公日報, 巴蜀報, 巴蜀晚報, 新民報, 大聲報, 重慶晚報。	

(上海)大報, 上海日報, 社會日報。  
 (北平)北平新報, 北平晚報, 北平白話報, 快報, 實權日報, 消閒日報, 京報, 卅字新聞報, 東方新報, 北京日報, 民國日報, 北平導報。  
 (天津)新天津報, 中南報, 指南報, 津報, 鋼報, 民治報, 時報, 天津平報, 天津直言報。  
 (廣東)天民報, 廣東晨報, 廣州平民日報, 廣州日報, 國民新聞, 民聲日報, 華聲報, 新國華報, 司法日報, 大報, 公道報。  
 (重慶)商務日報, 新蜀報, 川康日報, 濟公日報, 巴蜀報, 巴蜀晚報, 新民報, 大聲報, 重慶晚報。  
 (漢口)公論日報, 楚天日報, 正義報, 大同日報, 武漢時事, 白話報, 漢口鄂報, 工商日報, 正義報, 震旦民報, 大同日報, 新中華日報, 新快報。  
 (太原)山西民國日報, 山西日報, 井州新報, 晉陽日報。  
 (濟南)山東民國日報, 歷下新聞, 濟南晚報, 晨光報, 平民日報, 山東商業報, 誠報。  
 (汕頭)星華日報, 汕報, 民聲日報, 新嶺東報。

### 三、三種大報

這裡所謂三種大報, 是指天津的大公報和上海的申報, 新聞報。在中日事變以前, 這三種報紙雖然是商辦性質, 但其在民間的勢力實遠勝於中央日報, 晨報, 民報, 民國日報等機關報。

在北方的報紙中, 如天津的庸報, 益世報, 北平的北平晨報, 京報, 世界日報(與李石曾李大劍等有關, 理論頗透澈, 一九三四年七月因討論奉天北平間通車問題, 受停刊處分)等, 都有相當勢力, 但大公報格外出類拔萃, 其性質已超越地方報紙的境界, 成爲中國的一種代表報紙, 博得了全國的信用, 就是在日本等地方, 也有不少讀者。大公報原在天津日租界, 九一八後遷至法租界, 當時因爲對於中日問題的評論比較妥慎, 所以有人甚至疑它受日方干涉。但後來大公報的言論日見激烈, 這也是時勢所趨。

外, 如對於日本情形作熱心的介紹, 對於中日問題有透澈的觀察, 都是其他報紙所不及之處。社長胡雲(政之)是一個日本通, 於一九一一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 精日語, 對於日本事情的熟悉, 也許勝過普通日本人。胡氏在東京帝國大學後, 曾任上海大共和報記者,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平會議時, 是中國唯一的通信員, 頗活躍一時; 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創設國聞通信社, 自任社長兼總編輯。國聞通信社設總社於上海, 在北平, 漢口, 天津, 廣州等地都有分社, 這是中國最早的大規模通信社。胡氏任大公報總經理是在一九二六年, 幫助胡氏而擔任大公報主筆要職的是張熾章(季覺)。張氏是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出身, 辛亥革命時歸國, 在子右任手下任上海民立報記者, 事變前是大公報的重鎮。大公報除有名的社評外, 關於學藝, 思想, 體育, 教育等的副刊, 也很有精彩, 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報。至於上海的新聞報, 申報則偏重經濟實業方面的記載, 可說是一種經濟報或實業報。新聞報的總理汪伯奇, 副總理是汪仲章。汪伯奇是上海慎益錢莊的老闆, 他和申報的經理史量才一樣, 與上海實業界, 銀行界頗有關係。

汪氏和史氏都是實業家，所以新聞報和申報也自然而然地富於經濟的色彩，對於經濟新聞的刊載特別詳盡，這是與大公報顯然不同的地方。申報在陳彬任主筆時期，在理論方面被認為有左傾色彩，頗招藍衣社之忌，但事實上申報還沒有確切形成一黨一派的報紙。但在九二四年十一月史氏才被暗殺以後，不論申報或新聞報，已逐漸變其向所標榜的中立性質，為政治的潮流所左右，尤其在中日事變爆發的前後，可說已和機關報已站在純粹一致的立場。

#### 四、關於小報

小報以趣味為本位，所以是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但小報中往往有過於迎合低級趣味而不免誹謗誣盜之嫌的，不僅不是有益的消遣品，並且還含有可怕的毒素。至於像北平的「實報」，南京的「朝報」，倒可算是小報的典型，內容豐富，報價便宜，其在社會上的地位，幾乎可與大報相匹敵。小報因為限於篇幅，所以記載的新聞比較簡明精要，對於一般事情繁忙的人，可節省讀報時間，最為相宜；但在另一方面，因為它的内容複雜豐富，注意趣味，適合多數人的胃口，在有閒

者更認為是消遣時間的妙品。因為這兩個緣故，小報的銷路並不弱於大報，於是乎看中這本輕利厚的事業的，也大有人在。在事變前各省市所有的報紙，已見前面的統計，其中首都南京市有四十九種。上海三十五種，漢口三十五種，北平六十九種，驟然一看，覺得這些都市裡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報紙，其實以上各地的報紙，都以小報居多數。以南京一地而言，比較可算大報的是中央日報，中國日報，新民報，新報日報和救國日報，這些報紙都是機關報性質，在這些大報之外，為大眾所歡迎的，便是朝報，正風報，青白報，人民晚報，和生活報等小報。

再就北平而論，小報的數量和各種小報出版的份數都有超過大報的趨勢。大報的代表是北平晨報，益世報，發行份數約一萬；此外全民報，京報，世界日報，及華北日報等，其發行份數約自四千至八千，再看北平小報中的佼佼者「實報」的發行份數，却有二萬四五千之多。社長管實賢是一個政治記者，實報對於政治新聞的記載編排，頗具特色。再如「實事白話報」的發行份數，也有一萬八千；內容有

「白話集典」「莊言錄」「新劇脚本」「家庭小說」等，相當豐富。此外，北平的小報尚有群強報，日知報，平報，小小日報，實報日報，時言報，北平白話報，北平新報，東方新報，新北平，北平晚報，世界晚報等，實不勝枚舉。

至於上海方面的小報，數量也不少，其中如晶報，金鋼鑽報等，出版份數都在一萬以上。其他如福爾摩斯，羅賓漢等的出版份數，也在五千以上。就內容而論，要算晶報最精彩。

#### 五、關於通信社

通信社發達較遲，一九二一年胡政之在上海創設國聞通信社，這可說是國人所辦通信社的嚆矢，其後遠東，中外，東南等相繼設立，漸見發達。事變前南京有中央通訊社，新聲社，日日社，時時社，中原社，及正氣社等，但都沒有在海外設特派員，所取材料差不多限於國內新聞，至於外國新聞，大都靠外國新聞社供給。有時國內新聞也偶然採用外國通信社的稿子。所謂外國通信社，如新聞聯合社，哈瓦斯社，路透社，美國聯合社，塔斯社，合眾通信社，海洋通信社以及

日本的電報通信社等，無不以新聞供給中國報紙。在中國通信社中，中央通訊社是國營性質，有無線電臺的專用權，相當有力量；至於純粹商營通信社而比較有地位的，除國聞通信社外，當推上海申時電訊社。

#### 六、關於新聞統制

關於新聞的統制，除刑法及出版法上有普通的規定之外，政府另有新聞檢查辦法及檢查標準頒布施行。同時，直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中央宣傳委員會，除對一般宣傳工作擔任經常的指導外，對於反政府反國民黨的言論，也負隨時取締之責，不過實權執行的辦法，或直接或間接，並無一定。例如在一九三五年夏，上海新生週刊第二卷第十五期載「閒話皇帝」隨筆一篇，遂引起所謂「新生事件」，主編杜重遠受徒刑處分，中央宣傳委員會並在七月初旬，為這新生事件特為通電給各省市黨部轉飭各報社，各出版社，及各通信社，其原電如下：

「本年五月，上海新生週刊刊載對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按日本國體，以萬世一系著稱於世，其國民對於元首皇室之尊崇，有非

世人所能想像者，紀載評論，稍有不慎，動足傷日本國民之感情。一年以來，本會迭次告誡，所幸尚能恪守，不意該新生週刊有此意之記載，除業經另案處分外，並為防止將來再有同樣事件發生起見，茲特再行切實告誡，請即轉飭當地出版界及各報社通訊社，嗣後對於此類記載或評論，務須嚴行防止。再關於取締排日運動，中央迭經告誡，應遵照本年六月十日國府明令，轉告各級黨部同志，並隨時勸導人民，切實遵守，是為至要！」

中央宣傳委員會對於與黨有關各報，大都有津貼，訂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津貼新聞機關辦法，其第三條關於請領津貼資格，有如下規定：

- (一)平日言論正確，記載翔實，確會努力開揚本黨主義政綱政策者；
  - (二)出版一年以上，在社會有相當信譽者；
  - (三)有相當設備及營業收入或相當基金者；
  - (四)組織確實健全者；
  - (五)主辦人以新聞為職業者。
- 凡受中央津貼的報紙，都要受中央宣傳委員會的指導訂有中央宣傳委員會指導與黨有關各報辦法，茲節錄其要項如下：

二、與黨有關各報言論記載除遵守出版法外，須遵左列各款：

- (一)以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中央決議案法令等為立論取材之標準；
- (二)對於違反本黨主義之謬誤言論應予以糾正與駁斥；
- (三)不得有違反本黨主義政綱政策或不利于本黨之記載；
- (四)本黨秘密事件絕對不得發表。

- 三、各報對於本會一切時事之指示，須完全接受並力行之。
- 四、各報對於本黨及政府發表之文件，須儘先登載。

- 五、各報社於每年度開始，須造具營業計畫，收支預算，財產目錄及職工名冊各二份，於第一月份函報本會備查。
- 六、各報社每月須造具營業狀況報告表，資產負債表，營業損益表及編輯工作報告表各二份，於次月十五日前函報本會備案。

- 七、各報社須按日將報紙及通訊稿以最迅速方法寄送本會一份備核。
- 八、各報如不履行本辦法第五第六第七等項之規定者，延發其次月之津貼。

- 九、各報如違背本辦法第二第三等項之規定者，停止其津貼。
- 至於平時對於全國各大都市新聞

的檢查，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下所設中央檢查新聞處，根據前述檢查

新聞辦法大綱及新聞檢查標準而執行的。茲將該項辦法及標準附錄於後，以供參攷。

(一)檢查新聞辦法大綱

- 一、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設中央檢查新聞處，掌理全國各大都市新聞檢查事宜，其暫行組織大綱及經費概算另定之。
- 二、電報檢查與新聞檢查有密切關係，為求工作便利計，中央檢查新聞處對於各地電報檢查機關應取嚴密之聯絡。

- 三、全國報紙之審查仍由中央宣傳委員會辦理，為取得密切聯絡起見，中央檢查新聞處對各地新聞檢查所有所指示，應隨時抄送中宣會參攷，中宣會對新聞機關有指示及每日審查報紙發現有違背檢查標準或指示時，亦應隨時抄送或就原報圈送中央檢查處參攷。

- 四、所有關於各地報社違犯檢查辦法之處分及糾正，由中央檢查處處理之，其不屬於檢查範圍者，仍由中宣會處理之。
- 五、中央檢查新聞處得向有關機關調用職員，各員一經調用，即應專任該處所指定之工作，考績時亦以該處之工作成績為標準，其生活費仍由原機關支給之。

亦以該處之工作成績為標準，其生活費仍由原機關支給之。

(二)新聞檢查標準

- 一、關於軍事新聞應扣留或刪改者：
  1. 關於我國高級軍事機關，要塞，堡壘，軍港，軍艦，軍營，倉庫，飛行場，兵工廠，造船廠，測量局，及其他國防上建築物之組織及設備情形，與其應秘密之地點。
  2. 關於國軍預定實施之軍事計畫及一切部署。
  3. 關於國軍之兵力兵種番號，與其行動駐紮，及軍用品之輸送卸地或轉運情形。
  4. 關於高級指揮官之行蹤及其秘密之軍事談話。
  5. 關於各級軍事機關有關軍事秘密之會議與記錄。
  6. 關於敵我軍情與事實不符之記載。
  7. 關於新式武器及軍事工業之發明。
  8. 其他不利于我方之軍事新聞。

- 二、關於外交新聞之應扣留或刪改者：
  1. 凡對我國外交有不利影響之消息，尚未證實或已證實不確者。
  2. 凡外交事件正在秘密進行中，其消息或文件尚未經外交部正式或非正式公布者。
  3. 凡外交談話未經外交部正式或非正式公布者。
  4. 關於地方治安新聞之應扣留或刪改者：
    1. 動搖人心引起暴動，是以釀成地方人民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者。
    2. 故作危言，影響金融，是以引起地方人民日常生活之極度不安者。
    3. 對於中央負責領袖加以無事實根據之惡意新聞及侮辱，以損害政府信用者。

- 四、關於社會風化新聞之應扣留或刪改者：
  1. 關於淫盜之記載，特別描寫，以煽揚猥褻凶惡之影響者。
  2. 其他有妨害善良風俗者。

- 附註：
  - (一)各新聞檢查所檢查新聞，除遵照以上規定外，並須依照出版法及宣傳品審查標準第二次第三次之規定。
  - (二)各新聞檢查所檢查新聞，仍

須隨時遵照中央宣傳委員會頒布注意之要點。

(一)各報社刊布新聞，須以中央通訊社消息為標準。

七、尾 言

以上所述，是中日事變前中國新聞事業的大概情形，作者因為手頭沒有充分的參攷資料，不免掛一漏萬，但由此當可看出中國新聞事業過去的輪廓和當局對於新聞事業的統制狀況。事變前的中國報紙，除若干純粹商業性質的報紙之外，另有公家創辦的所謂機關報，有表面上是商辦，而實際上受當局津貼與指導的半官性質報紙，尚有個人斥資創辦而專以維護個人為使命的報紙，形式上雖受中央機關的統制，實際上仍不免各自為政，互相暗鬥的趨勢。這種趨勢，在事變後的和平區域裡已完全一掃而空，所以和平區的報紙在「量」的方面雖稍遜於事變以前，這是不必諱言的事實，但就和平區整個新聞事業的「質」的方面看，實有進步之處，這也是不容否認的。關於事變後和平區的新聞事業，以後有機會當另文敘述。



釣魚叢談

船釘及麥穗魚 船釘魚及麥穗魚均為長圓形之小魚，大者僅長四寸，普通皆二三寸也。都中所謂之

船釘，多指麥穗魚而言；真正船釘魚，京師諸水中，實少見也。船釘魚，學名爲 *Sauro-gobio*

*dabryi* Bleeker，麥穗魚爲 *Pseudorasbora parva* T. & S. 均屬鯉科。船釘背灰，腹白；麥穗魚背青，腹灰，且鱗細微黑（第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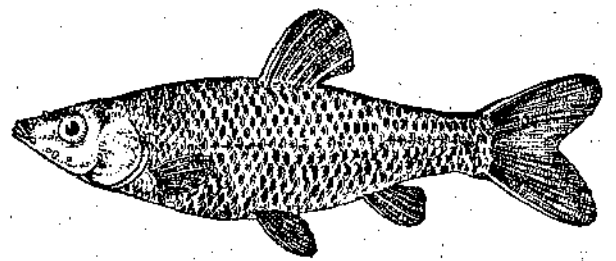
船釘魚或謂杜父魚，但古人之說，多較含混，實不可確知也。麥穗魚又名羅漢魚，古謂之爲石諸子。垂釣喂窩之後，常有「鬧小魚」之事，即各種小魚之中，雜有麥穗魚爭來食釣也。麥穗魚頭尖嘴小，非最小之釣，難於入口，故久釣不能上釣。麥穗魚恒三五游於淺水之中，無論何種魚餌，皆喜食之，見餌以吞，入口後即拖之而逃，且去而復返，若用極小之釣，可連次釣得之。

船釘魚常二尾同游，喜追逐於石縫之中及橋樑之旁，久不離去；曾於昆明湖護城河中見之；釣其一，其他並不離去，亦必上釣也。

火燎片 火燎片爲一種小魚，約長二寸，體扁平而薄，形和楊葉，全身銀白色，而有紅藍之閃光。長河中多見之，用小釣時，亦可釣得之。

爬虎魚 爬虎魚 (*Pseudogobius rinaldi* Barilswsky) 亦爲小魚，長及三四寸（第六圖）。頭大，體圓，眼小而位於上側，口大成馬蹄形，全身土黃色，間有黑點，腹下微白。爬虎喜臥水中不動，尤喜沙地。常見水草稀處，一一伏臥不動者，皆此魚也。若在陽光下，爬虎則群伏於石崖上，釣者以釣餌近之，即追而吞之，甚易釣也，瞬間可得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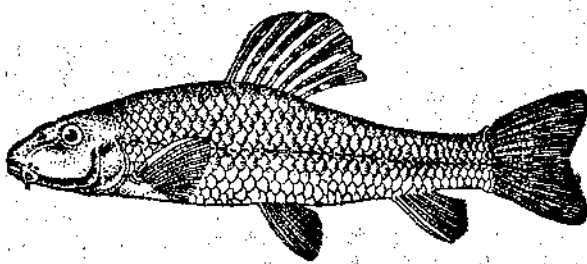
鯽 鯽之種類頗多，均鱗細體長，常見者爲泥鯽，（學名爲 *Misgurnus*），體扁腹黃，伏於泥草中，不易上釣。余曾於昆明湖中，釣得巨大之沙鯽（學名爲 *Bostia hodentis*）。沙鯽色淡，背有橫紋（第七圖），伏沙底之河池中，吞釣如鮎（見後）。



第五圖 麥穗魚

以夜爲佳，蚯蚓爲餌。其之時，鉤吞餌下喉，拖之即去，漂即完全沈沒。釣者謂「賊漂」或謂「死漂」非鮎即鱖也。

鱖魚 鱖魚與鮎，不同之點，爲鱖魚色灰黃，背鰭及胸鰭之前，各有一大刺（第九圖）。鱖魚被捕後，嘎嘎作聲，是以俗名「嘎魚」。鱖魚學名爲 *Pseudogobius zaidaco* Richardson，亦屬鮎科，古名甚多，如鯽，黃鱖，黃鱖，黃鱖，皆是也。鱖魚能飛躍，在水中捕食魚蝦，若以蚯蚓釣之，自遠處即急就吞之，漂即沈沒，如鮎魚然。北海中，鱖魚甚多，大者盈尺，若夏季泛舟垂釣，於水草旁下釣，恆得此魚焉。鱖魚吞釣，常入腹內，若釣微小，退釣甚難，故嘗鈎斷魚腹，故嘗用巨鈎。且鱖有巨刺，易刺人傷手，故得魚後，當以一手捏其脊上之



第六圖 爬虎魚

鮎科 (*Siluridae*) 鮎魚或寫作鮎。鮎，鯽，皆古名也。學名爲 *Parasilurus ascanus* L. 屬鮎科 (*Siluridae*)。鮎魚體無鱗，身多粘液，頭有鬚二對，口大眼小，背青腹白（第八圖），爲都中常見之魚，長河中尤多。

鮎喜沿河之邊，逆水上游，俗謂之溜邊。鮎食小蝦小魚，日則伏於深崖，夜則沿岸求食。釣取之時，

刺，他手摘鈎，方不致刺手。

黑魚科 (Ophichthidae)

黑魚，古名鱧，又名鱧，又名文魚，俗稱黑魚棒子。黑魚學名 *Ophiocephalus argus* Cantor。屬黑魚科 (*Ophiocephalidae*)。生於池塘河澤，為常見之魚。黑魚頭長，身尾皆短，身有十二對黑色點紋，眼小口大，上顎有牙，脊鰭及臀鰭均甚長大(第十圖)。

黑魚性猛，在水中捕食魚蛙。黑魚初生時，群隨大魚而游，生長甚速，一年之魚可及半尺，二年後即可盈尺，中南海及北海之黑魚大者常及二三尺，至四尺以上，重逾十斤者，則不多見也。

黑魚行水中，他魚見而遠避，畏其貪已也。是以黑魚恒靜止於一地，久而不動，筆直如棍。他魚或小蛙臨近，則猛起而吞食之，是誘敵之計也。俗謂「看窩」，或謂護其卵，實不然也。

黑魚春季產卵水草上，孵化成小魚。夏初黑魚多至河邊，靜止不動，以待魚蛙之來，此時為釣黑魚之最好時機。釣黑魚之鈎當大，餌用小魚或蛙。(其法為「嫩黑魚」見後)。至白露前後，新產生之黑魚已及三四寸長，常聚於池邊，捕食落水小蟲或他種小魚，此亦釣取之好時間也。

鱧科 (Osphronemidae)

鱧魚(學名 *Micropodus Oporcularis* Osbeck)，為一種褐色小魚，長約二三寸，體之邊際有紅藍

之色(第十一圖)，故俗名為花尾巴魚，或謂火燒旁皮。

鱧魚多生池沼中，污泥中亦可生存。平時常曲身不動，見蚯蚓之餌，即吞食之，如黑魚然。但如舉竿稍遲，則鈎入腹中，不易摘下矣。

鱧科 (Symbanchidae)

鱧魚，學名為 *Iuta alba zniev*，鱧或寫作鱧，古謂之鮠，又名微鱧公子。

鱧魚體長圓如蛇(第十二圖)，為南人喜食之物。色黃，背有黑斑，故又謂之黃鱧，所以別於白鱧(即鱧)也。

鱧生池沼中，多伏於泥草深處，用蚯蚓為餌，可釣得之。但釣者多以為不祥，必於岸上摔死，謂釣得鱧魚，他魚不可得也，必移地方可

再釣。

刺鯪科 (Mastacembelidae)

刺鯪，學名為 *Mastacembelus sinensis* Bleeker，俗謂之刺鯪，以其形似鯪也。刺鯪頭扁，成三角形，背有小刺一排，臀部亦有小刺(第十三圖)捕得之時，甚易刺手。

刺鯪常見於護城河及三海中，游於水草之下，喜食蚯蚓。吞餌之後，立即下嚥，鈎則不易摘出。都中人士，多謂有刺鯪，則鯪魚畏而不來；釣得後，鯪魚即至，固不必為釣鯪魚之易地再釣也。蓋刺鯪醜惡，且有刺之手，人多憎之，釣得後即置之死地。北海水淺草多之處，此魚頗多，釣者慎之。

※ ※

蛙 蛙亦可釣得之，夏季蛙棲河邊或河心草上，呱呱而鳴，若以蚯蚓為餌，就蛙之前，作跳動狀，見即吞之，舉竿可得。

京師附近常見之蛙種類頗多，屬名為 *Rana*，為兩棲類動物。

蝦 都人食用之小蝦，謂之河蝦，可為釣者之餌，多以網撈取。兒童常以網中，置一羊骨，群蝦聚焉，舉網可得。

能釣之蝦為大蝦，又謂為長臂蝦，學名為 *Palaeon longipes*，屬節足動物，甲殼類。三海及護城河中頗多。下鈎後，常見漁漂須移動，但不下沉，是蝦得之矣。舉鈎後，則蝦逸去。蝦得餌，若他蝦來爭，則漂沈沒。非鈎入蝦口，方可不再逃逸，舉竿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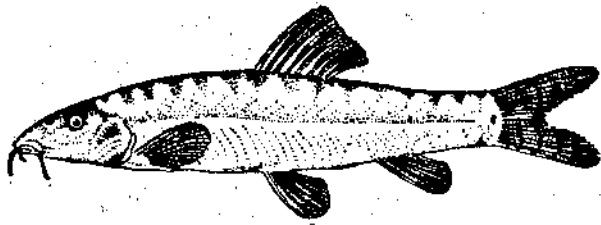
蟹 蟹為最易釣之物，如用蚯

蚓為餌，見其爬行，以鈎餌投之，即就而食之，且食即入口，不易脫鈎。惟京師附近之蟹，多較大，細之竿，釣得後，尖子易折。且蟹上鈎後，引之出水，蟹足常抓水草，即較粗之竿，亦當分外留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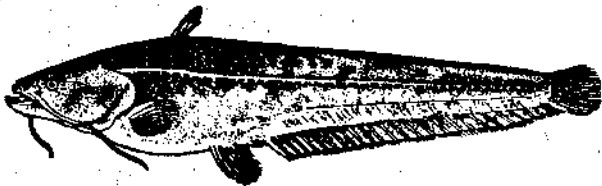
蟹於秋季，喜爬行岸際之淺水中，如望見之，即可下鈎，未有不被擒者。

京師附近水中之蟹，學名為 *Brachyura* sp. 屬節足動物，甲殼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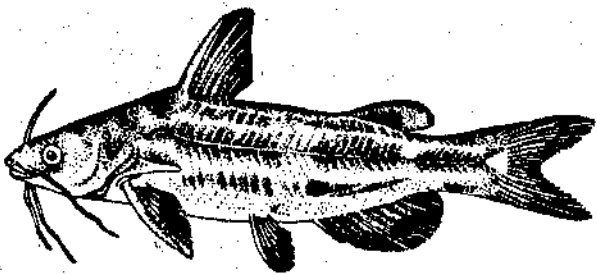
龜 龜，屬爬行動物門，學名為 *Trionyx sinensis*。京師附近諸水中，多產之。若以蚯蚓為餌，常釣得之。龜食餌時，見漂動二三下，即下沈，因龜體沈重，釣得後，多竿折繩斷，釣者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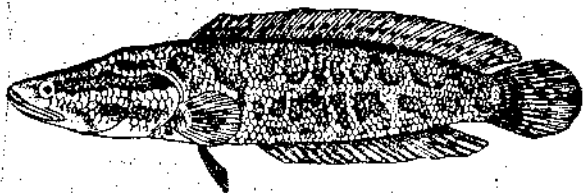
第七圖 沙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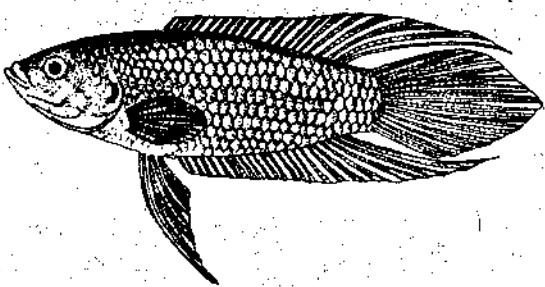
第八圖 鮎魚



第九圖 鰕



第十圖 黑魚



第十一圖 龜



(三) 談 工 具

釣 竿

釣竿，現京中通稱「漁竿」。釣竿一端為漁者所把持，他端繫綫，綫以連於釣餌。第一，竿必細長，以便漁者可由岸上，伸及水之遠處；第二，竿要質輕，以便久舉而不疲乏；第三，竿須有韌性，以便魚出水時，有彈性。適合此三條件者，即竹與葦。

竹以節長而直順者為上選，截之成段，除去竹內節處之橫筋，並內外修理光滑。每段之一端，由外面修理之，使其細小，以便納入於另一段之一端；同段之他端，則修理其內面，以便另一段之一端納入其中。上等之竹，謂之「文竹」，除節長而直外，其質尚輕，京市山貨舖中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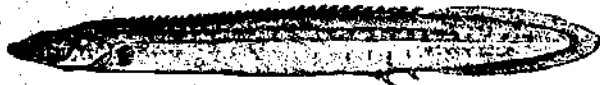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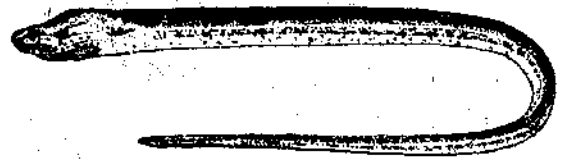
普通編織蒲箔之葦，質極易折，且多彎曲，不能用為釣竿。當有特別選擇之法。選葦之法，據云，當於初生之時，即加修理培植，且當擇在露塘高處。或土堆上所生長者。至立冬後，始割取之，擇其直而長者，製成釣竿。上好之葦，節段較密，近根處呈紫紅色，其堅韌不在竹下。

竹葦長大，不便攜帶，故恒截成數段，每段粗細不同，細之一端，可以納於較粗之一端中。接納之處，外纏絲綫，以漆之，或染以他色，以求美觀耐久。昔者，上等之竿，外纏黑魚皮，再纏以生絲，甚為堅固。

京中通行之竿，有「兩竹兩葦」

及「三根竹」之別。兩竹兩葦者，共有四段，細者兩段為葦，粗者兩段為竹。通稱最粗之一段為「底筒」(參閱第十四圖)，次粗者為「二截」，再次為「三截」，最細之段為「尖子」。使用之時，尖子之尖端，為繫釣絲之處，他端納於三截之中；三截之他端納於二截之一端中，二截之他端納於底筒之一端中。

第二十圖



第三十圖

尖子完全裝入二截之內，三截裝入底筒之內。通常每段長六尺，去其接納處，四段相連接，約有二丈餘。

惟兩竹兩葦之竿，葦易折損，初學者不宜。初學者當以三根竹為佳也。

三根竹者，即竿共三截，三截皆竹也。纖細之段，仍為細竹所作，不易折斷，製作甚易，所費無幾。然恒較兩竹兩葦者稍重，是其弊也。且以每段六尺計，去其接納所失，竿長則僅又六七尺，較短耳。

近數年來，「洋竿」盛行，製作精巧，攜帶便利，舊日之竿，已覺窮塵莫及。普通之洋竿，為四截，五截，六截；十餘截者亦有之，長短不一，長者可至三丈，短者僅有丈餘。

現京中自製之竿，已不依舊制，長短不一，截數不等，竹質惡劣，已失舊日玩賞之意矣。京中昔日尚有「撥竿」者，稍行彎曲，為釣魚用之上好工具，但近已不見用者矣。

釣竿最忌浸於水中，浸濕後如經日晒，立即爆裂。放置之時，不宜曝之日中，應放於陰乾之處，切忌潮濕之地。竿以直為原則，故置之時，最好一端繫於高處，各截垂直向下，以免彎曲。

京中久釣魚者，對於竿，趨於玩賞。竿上加以雕刻，精緻者有如竹扇並加種裝飾，以求美觀。竿久用則發暗紅色，光澤可愛。曾見老人視其竿如至寶，把玩欣賞，不肯令他人一試也。

釣 絲 綫

釣絲或稱釣線，即一端繫於釣竿，他端繫釣之綫也。我國古語上，謂之「綸」，京中則以線呼之。

釣線，多以生絲為之，故此處又謂之釣絲。善釣者，常自己攪絲成線，不購買之。其長短不一，以無結扣為上。然絲線入水可見，魚見餌亦能見線，故不喜食之。再魚食餌，若未能上釣時，用力甩之，則絲線易纏於竿上或自行結扣，不易解脫，因之絲線實非上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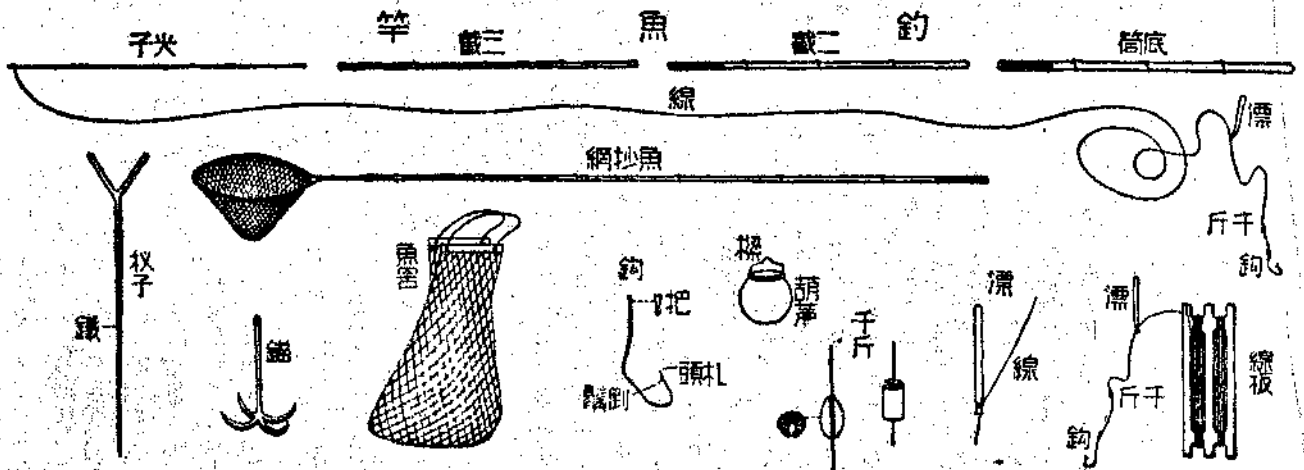
現京中釣魚者，多採樂器上所用之絲弦，可於絨線舖中購得之。茲有「老弦」、「二弦」、「子弦」三種。老弦太粗，子弦、二弦皆可用之。絲弦亦入水可見，且性硬脆，亦不甚適用。

近京市賣漁具者，出售洋線及化學線二種。洋線為絲所製，染有棕色，經油漆製成，頗為堅硬，然性脆易斷；且入水後分外鮮明，非上品也。然若用之，則漸變柔軟，色亦漸退，與我國之絲弦不相上下也。

化學線透明無色，入水不見，為釣線中之最佳者。惟乾時脆而易斷，水浸後較軟而滑，易於脫扣，故結扣緊釣時，當先入水浸之，方可繫釣不滑。

此外，上等之軸線(信封牌，鑽牌)亦可用為釣線，但以過膠後為佳。

第四十圖 釣 工 具 一 般



# 戰時國際法

鄭香山

## (四)「海上法要義」主義

(1)敵船 以敵國船運敵國及中立國貨物，則敵國船及敵國貨物一併沒收。但中立國貨物，除戰時禁制品外，不得沒收。

(2)中立船 以中立國船運敵國貨物，除戰時禁制品外，船及貨物均不得沒收。

此主義係一八五六年克利米戰爭 (Crimean War) 之際，由英法聯軍在巴黎所宣言，即世所稱之巴黎宣言是。其後許多國家亦加入此宣言，故此主義可視為現行的國際法。

## 第三款 私產敵性認定之標準

依上述一八五六年之巴黎宣言，僅限制不得沒收中立船上之敵貨(除戰時禁制品外)，而對於敵船以及敵船上之敵貨，仍得拿捕沒收。然而判定船貨之具有敵性，究應根據何種標準？關於此問題，則在一九〇九年之倫敦宣言有規定。茲分別敘述如左：

(一)貨物之敵性 關於敵船上之貨物之為中立性或敵性，依倫敦宣言，則由左列三種情形以決定之：

(1)在敵船上的貨物之為敵性或中立性，依貨主之為敵性，或中立性以判定。至於貨主之敵性或中立性，應如何判定，則倫敦宣言第五十八條未有明文規定。

但在歐戰前，關於決定貨主敵性的國際實例，有兩種主義：其一為法國主義或大陸主義，歐洲諸國採行之；其二為英美主義，日本亦採用之。依法國主義，則全以貨主個人之國籍為決定敵性之標準。如貨主為敵國

人，不問其住在地，其貨物即具有敵性，至於貨主住在敵國或中立國，皆非所問。依英美主義，則以貨主之住居為決定敵性之標準，而不問其原來的國籍如何。如貨主住在敵國內，雖屬中立國人，其貨物仍具有敵性。反之，如貨主住在中立國內，雖屬敵國人，其貨物反視為中立性。簡單的說，依英美主義，如果貨主住在敵國，無論其國籍如何，其貨物即具有敵性。但如果一個人居住中立國，而在敵國內設有營業所 (Commercial domicile)，則以其貨物在敵國之故，其貨物即認為帶有敵性。反之，住在敵國領土內之敵國人民，所有貨物之敵性，不因其在中立國設有營業所而改變。

(2)敵船上之貨物，如未能證明其有中立性，即當假定其為敵貨(第五十九條)。

(3)在敵船上之敵貨，直至運抵目的地為止，繼續保有其敵性，即使此貨物在轉運途中，有在戰爭開始後移轉所有權於中立國人，其敵性仍然存在(第六十條)。但現在所有主之敵人破產，而從前所有主之中立人，在拿捕以前，如對於該貨物行使其合法的收回權者，則該貨物可恢復其中立性(第六十條第二項)。

## (二)船之敵性

船之敵性或中立性，依其有權懸掛之國旗判定之(倫敦宣言第五十七條)。因為近世船舶的國籍，大抵以所懸掛的國旗為標準。在歐戰開始時，英法俄皆實施此條的規則。但在歐戰中因德國採行購買中立船懸掛中立國旗航行的計畫，以後英法兩國皆廢止此條的規則，而各施行其本國的慣例。

敵船在原則上是可拿捕的，而中立船則不受拿捕。於是交戰國每在戰爭開始前或繼續中，故意將船所有權移轉於中立國，以期避免拿捕。此項移轉是否以消除船之敵性，各國意見未有一致，而各國慣例亦不同。依法國慣例，敵船在戰爭中之所有權的移轉，則不能消除其敵性。但敵船在戰爭開始前之合法的移轉，則可取得中立性。依英美慣例，無論在開戰前或戰爭繼續中，敵船所有權之移轉於中立國，均認為有效，而消除其敵性，只要此項移轉是善意的。一九〇九年之倫敦宣言，關於船舶移轉問題，大致以英美慣例為基礎，定有規則；而對於戰前之移轉與戰後之移轉，有分別的處置。

(1)戰前船籍之移轉 在開戰前，船籍之移轉是有效的，除非捕獲者能證明其移轉係為避免拿捕而行(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但在戰前六十日以內移轉船籍，而移轉證書不在船上者，則其移轉假定為無效，惟仍許提出反證(第二項)。倫敦宣言為保障海上商業之安全，使交戰國不至以逃避拿捕之理由，輕易將敵船之移轉視為無效，故在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如在戰前三十日以前移轉船籍，而其移轉係無條件的完全合法的，其移轉證書又在船上者，則絕對的假定為有效。但在戰前六十日以內移轉船籍，而移轉證書不在船上者，因有充分之嫌疑，雖船舶被拿捕，不得向捕獲國要求賠償(第四項)。

(2)戰後船籍之移轉 在開戰以後，船籍之移轉是無效的，除非關係人能證明其移轉並非為逃避拿捕而行(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但遇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其船籍之移轉絕對的認為無效。

(a)船籍之移轉係在船舶航行中或在封鎖港內成立者。

(b)貨主保留有收回或買回之權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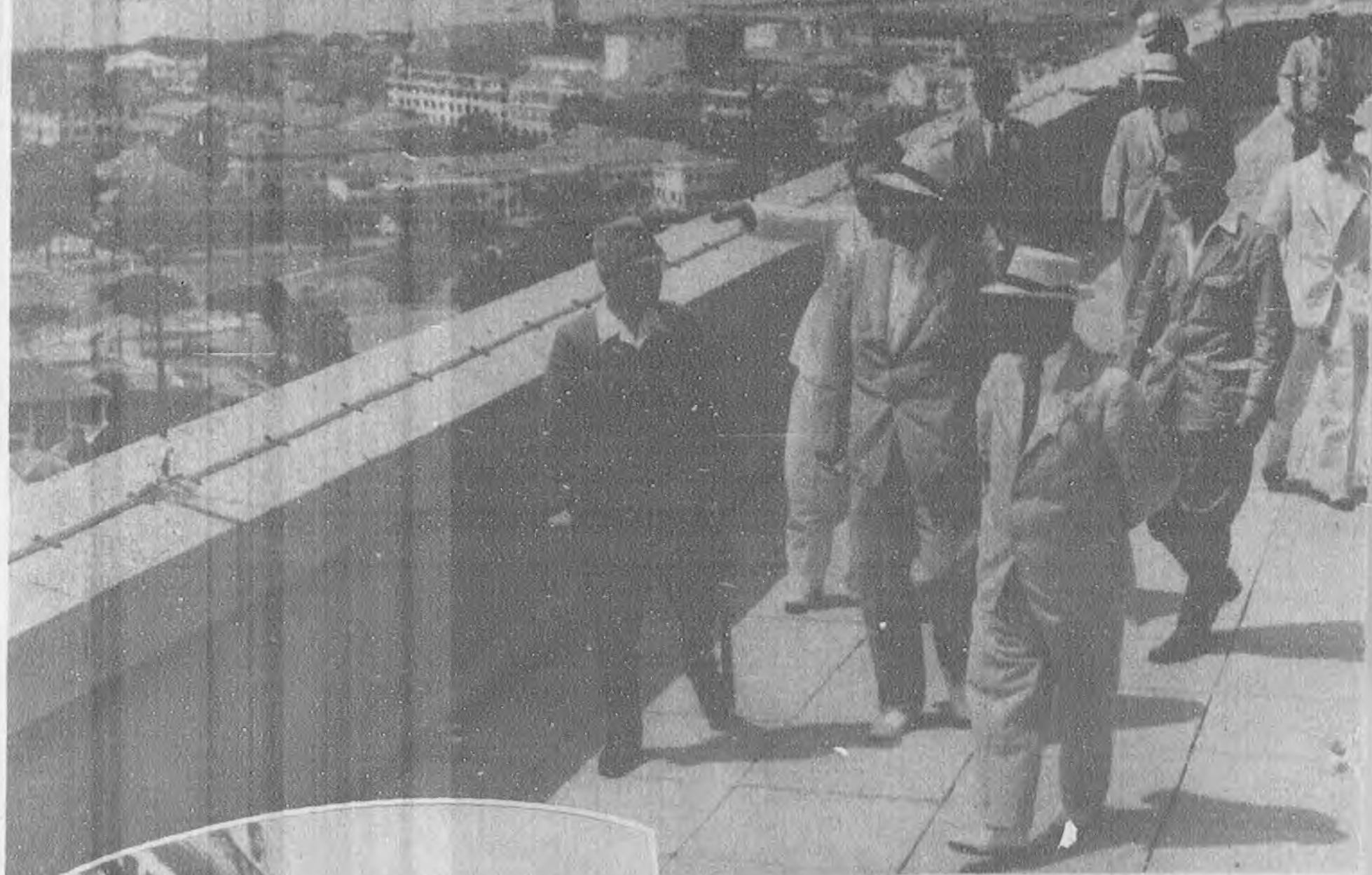
(c)關於懸掛國旗權利之法定條件，未遵守者。

## 第四章 空戰法規

### 第一節

飛機之發達是最近的事，故關於空戰的規則，至今尚極不完備。當一八九九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集會時，飛機戰術尚未發明，惟輕氣球及飛艇之破壞功能，漸到處惹起世人之注意。在此種情形之下，海牙會議對於空中戰爭，僅發一宣言，禁止從輕氣球或飛行船上投擲彈丸及爆發物，以五年為期限。在第一次與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一九〇七年)之間，飛機之發明大有進步，飛行術之發達，亦極顯著。故許多重要國家對於此問題，皆改變其態度。第二次海牙會議為適應時代之需要，仍舊禁止從輕氣球或飛行船上投擲彈丸及爆發物，但將上述期限延至第三次和平會議閉會為止。此次宣言許多強大的國家不肯簽字，故當戰爭之際祇對簽字國發生效力，而不能拘束非簽字國。此項規則當然在歐戰中不能視為一般的有拘束力。但在此大會議時，俄意代表曾主張另發一宣言，禁止從飛機輕氣球投擲彈丸以攻擊無防禦的城市、村落、房屋等，以代替一八九九年宣言之限期。此項主張雖未採用以代替禁止自空中投擲爆發物之宣言，但得列入於陸戰規則之條約中，其第二十五條規定，無論「任何方法」(By any means whatever)，禁止砲擊無防禦城市、村落、房屋等。此條意義顯然已包含空中的砲擊在內。不過此條在歐戰中亦無如何的拘束力，因為交戰國中有意大利、保加利亞、門的內哥羅、塞爾維亞、土耳其五國未批准此約。即令假定第二十五條有拘束力，但因現代空戰技術有長足的進步，所謂「有防禦」與「無防禦」，至今尚無可以判定的規則，陸戰上所用於判定防禦之標準，似不宜適用於空戰，故國際法尚不足應付在歐戰中引起的新問題。

# 野村來·兩極大使昭南島入港



日美外交官交換船  
淺間丸與康的，維爾  
得號浩·瀧之的在昭  
南島入港了，乘船歸  
來的野村，來兩極大  
使及在外僑民，都抱  
着一顆感激愉快的心  
情，在新生的昭南島  
訪問參觀了一次這歷  
史的作戰戰跡與建  
設。

上為野村(前排中)來  
兩極(前排右)兩大使達  
昭南島後在加波大樓  
頂由大久保宣傳班長  
(軍服者)說明展望昭  
南全市情景。

左為乘康號歸來的  
泰國首相的公子  
(右者○)及小姐  
等。

下為在歡呼中入昭  
南港時的淺間丸與  
康號(稍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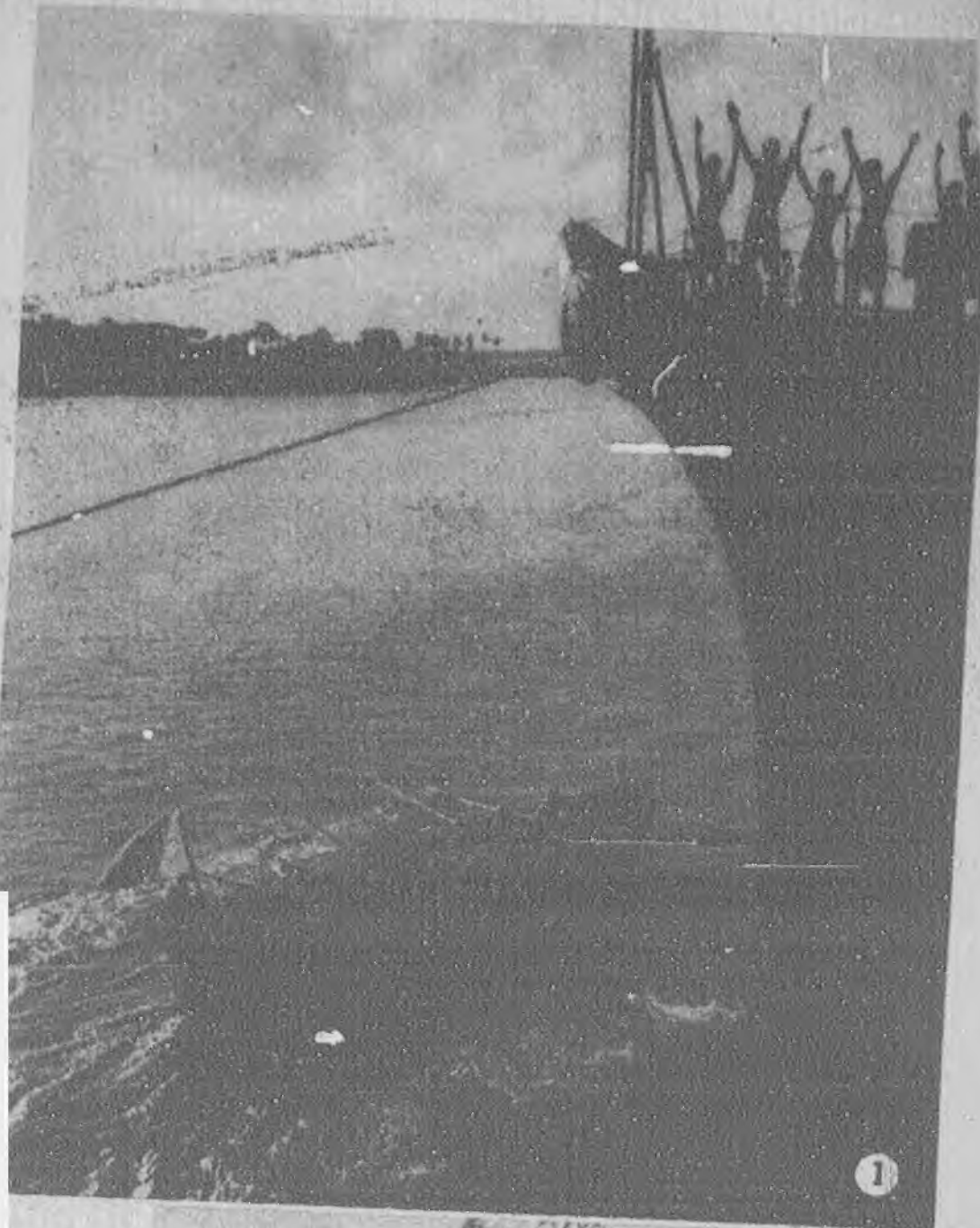
——本頁寫真均為情報  
局檢閱——



大東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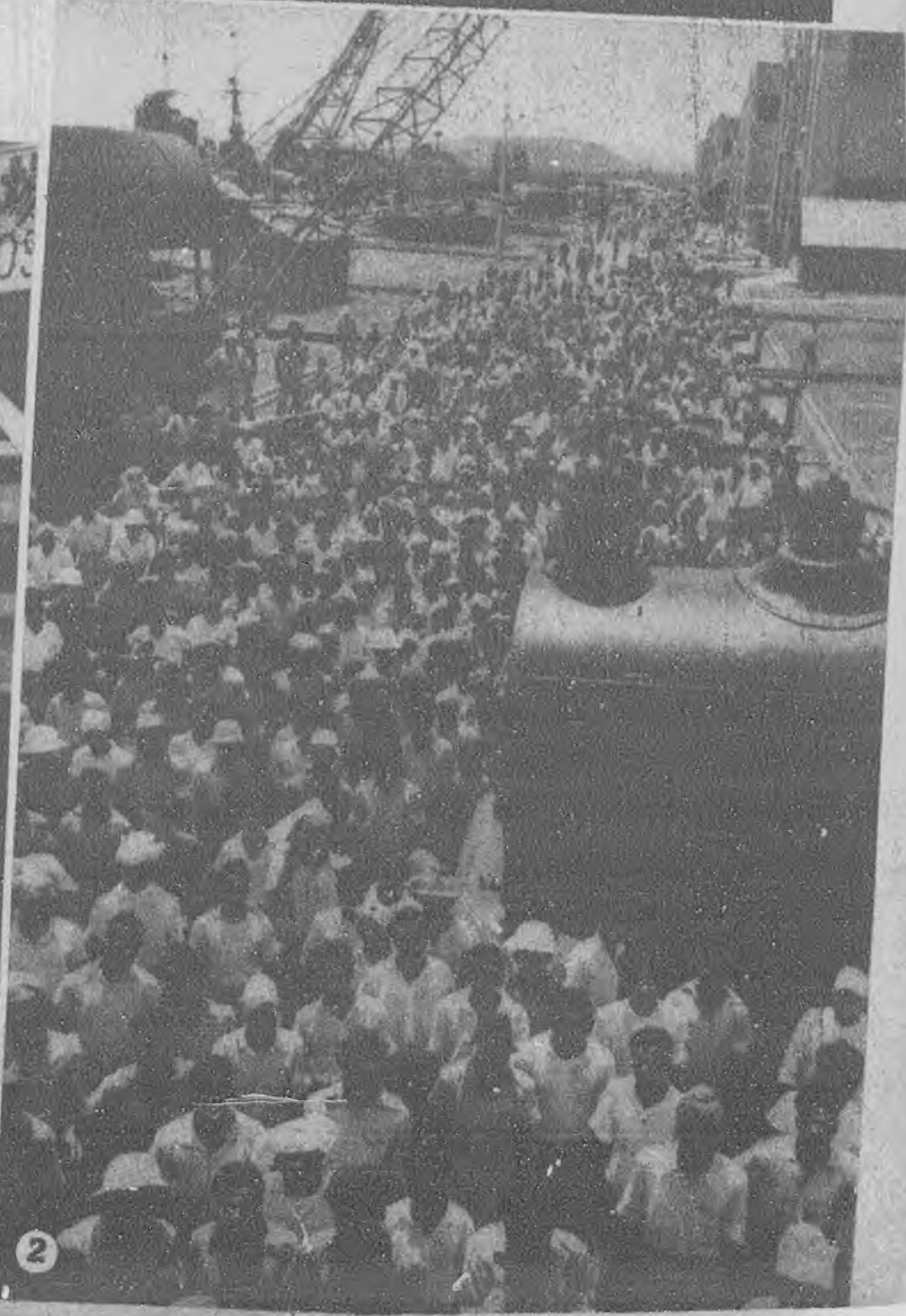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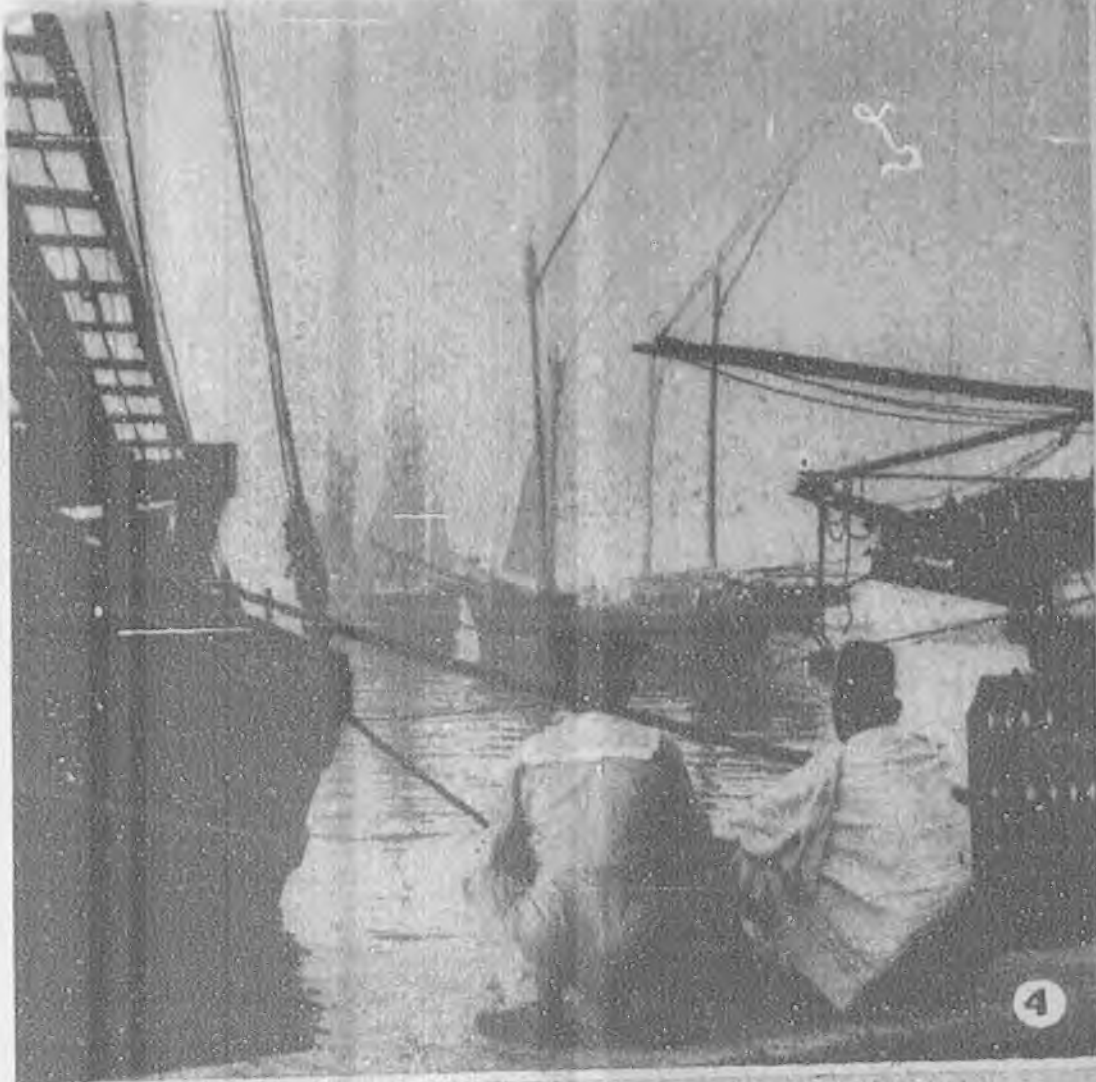


7



2

# 明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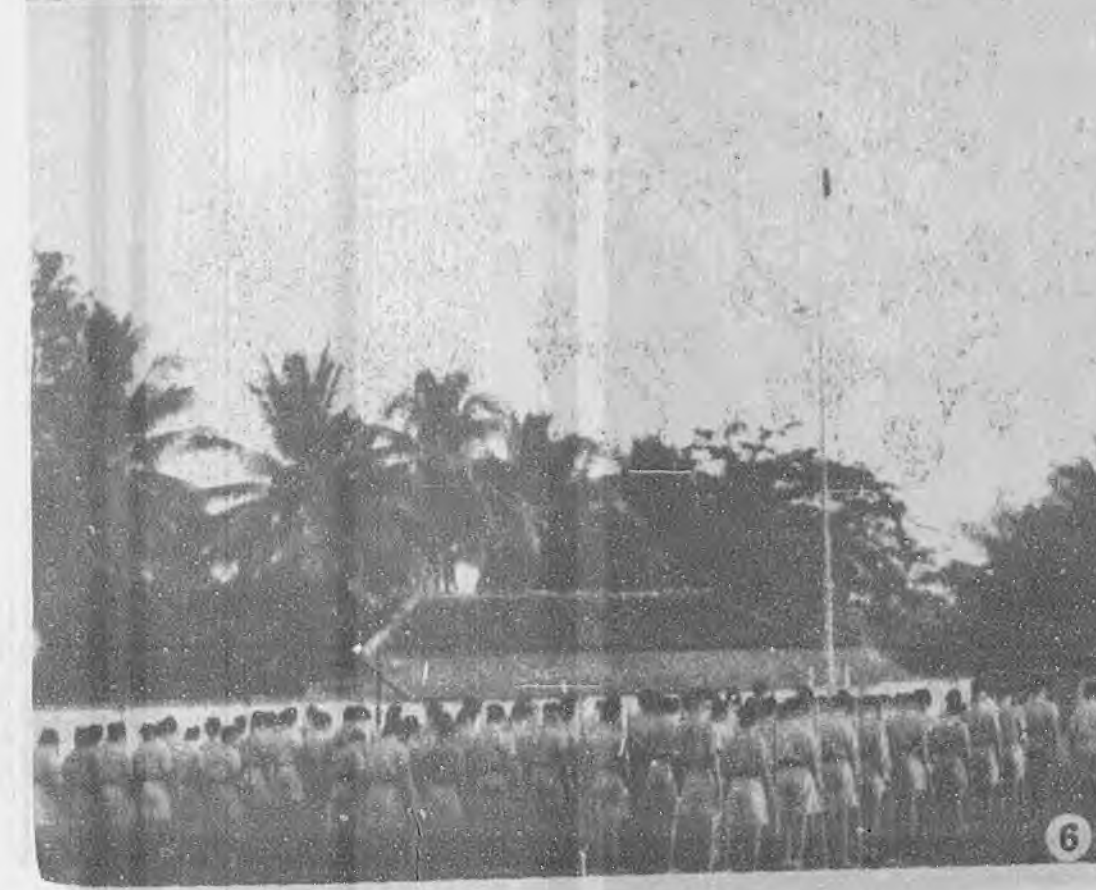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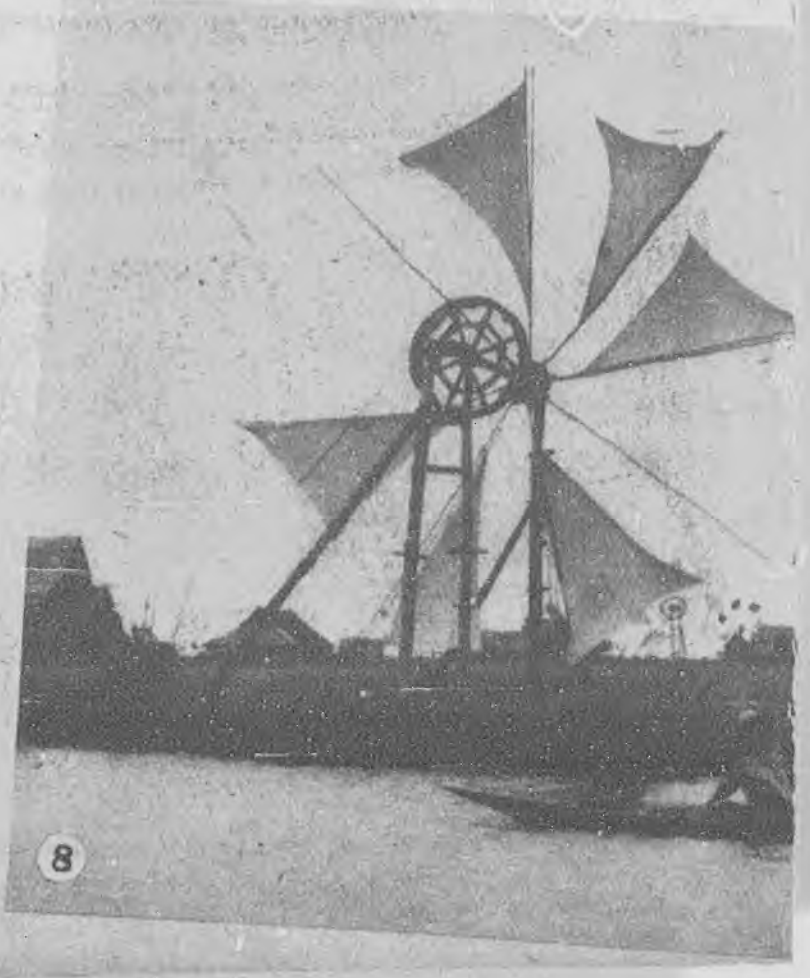
5

來，播開溝壑，普照着新生大東亞的泥土了。各地為建設而工作的人們，也採開睡眠，抓起他們的工具，步向前方，當呼吸起自由清新的空氣時，也正反映出大東亞確是黎明了。

(1) 朝霞驚醒了艦上勇士們的睡眠，喇叭聲響在遙遠的昭南島色列他軍港上，潛艇的猛訓練早已開始了(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2) 美英色一掃後的色列他軍港造船所的早晨，按時上班的工作人員，溫和的待着入場(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3) 未明即訓練中的戰車隊，札々的履帶壓倒了昭南島海岸的椰子林(陸軍省檢閱濟)(4) 從霧中談笑裡把昭南島港中漁船送出的港的日海軍勇士和當地馬來人(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5) 用六弦琴伴奏着工作中非島的稻人(6) 在爪哇巴達維亞三亞青年訓練所的早晨的昇旗式(7) 與日軍協力維持治安的菲律賓明多羅島上的住民(海軍省許可濟第五六五號)(8) 共建新東亞的泰國首都，曼谷郊外和平的田園風景。



6



8

藥靈庭家名馳界世



# 膏母達力速面



在這初秋裡，

一切昆蟲是最多

而又最利害的，

如果不加注意，若被昆蟲

咬着的時候，是最疼痛而又難受的，

此時有一個最妙的方法來應服他，

即是塗「面速力達母膏」于患處，

立時即可止痛消癢的。



皮膚粗糙

是美中的不足

要保持顏容的美觀

唯有常用

面速力達母膏



定價  
一元二角五分

主治  
傷傷傷傷傷  
燙傷燙傷燙傷  
刀傷刀傷刀傷  
濕氣濕氣濕氣  
疥癬疥癬疥癬  
外感外感外感  
頭痛頭痛頭痛  
牙痛牙痛牙痛  
咬傷咬傷咬傷  
氣喘氣喘氣喘  
皮膚化裝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理處  
北京東堂子胡同二十二號  
奉天千代田通三十五番地

# 本刊創刊四週年紀念大徵文

## 一 十年後的大東亞

## 二 和平文化的指標

### 論文

字數：兩題均各限一萬字左右  
入選：各題入選一篇。

酬金：各篇二百圓（日金）。

### 創作小說

內容：須在大東亞戰爭下新時代現實生活中取題材。  
字數：一萬五千字左右。  
入選：共三篇。  
酬金：各篇二百圓（日金）。

### 連續漫畫

內容：題材不限，惟須有時局性者。  
樣式：四方連續，或六方連續皆可，共六大幅。  
酬金：入選者各八十圓（日金）。  
附：優秀作者本刊當另聘為長期特約

在大東亞戰爭下，本刊於十一月一日又要迎到四週年紀念了。本刊從創刊以來，不少次的盡力，亦曾推動過大陸上的文化界。這次，為紀念本刊的四週年，我們又加重了力量，來對大陸文化界來個衝動，想來推進，振發我們文化戰士同志們的精神，來共同努力建設，開拓。這次徵文，希望東亞各地的文化人們都大膽地，抱着新時代的意識來寫作。我們亦提出了極大額的酬金，來期待於寫作難，發表難，稿費難這些呼聲中的新進作家們。

### 應徵規則

注意：本次大徵文論文及小說創作，均聘請社外評選委員評選之。其評選委員，目下正交涉聘請中，決定後即發表。

-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需加標點符號。
- 一，文稿用紙，限方格原稿紙。
- 一，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欲用筆名者聽便。
- 一，應徵之稿，概不退還。
- 一，截止日：九月五日（以郵戳為準）。
- 一，發表：十一月一日日本刊四週年紀念號上，發表之。
- 一，稿寄日本大阪市大阪每日新聞社華文「大阪每日編輯處」函外請註明「應徵稿件」四字。

華 大 阪 日 報  
文 每 阪 大  
日 每 阪 大  
處 輯 編

# 麻布區內一 駐日大使徐良氏會見記

◆黛 柳◆



在陌生的東京，去拜訪熟悉的徐大使，這是從大阪出發之前所預定的事情了。

昨晚的一陣雷雨，打濕了不少八月初的熱熱，從本鄉風的旅感，趕到東京日日新聞社後，時間已經顯得非常匆迫了，約好了攝影部的安保先生，立刻出發向麻布區中華民園大使館，但在心裡我是十分躊躇於如果時間過於遲延時，那對於我們的訪問，徐氏一定會感到許多

不便的。

汽車在平坦的柏油路上飛馳，清涼的風從窗外吹進來。

記不得轉了幾個彎子，車已踏上了靜雅幽麗的麻布區的街道，在這靜雅幽麗的麻布區的街道上，彷彿很清靜的看見了徐氏為大時代運動的興奮的腳步，至此，心胸裡便由不得發生多少感慨。

因為來之前在電話裡約好了的原故。投過名刺以後，僕便將我們

招待在小客廳裡。

牆角的電風扇，吹出來五月一樣的薰風，小客廳的裝飾是簡潔的。正在飲着淡々的黄金色的茶水時，隨着門聲的開啓，吹進了響亮的親切的徐大使的聲音。

「請到這邊來坐吧！」那穿着青藍色的樸素而體面的西服的徐大使的精神，比在南京時更顯得健壯了。再作了一次簡短的寒暄。

不失書生本色的徐氏的態度是那樣的安閑，坦白，隨便像對自己家人談話一樣的情態，無論是誰，也會立刻爲這融溶的氣質所感動吧！

「大使這次到日本來，大概不是第一回吧？」雖然在徐氏的履歷上，我依稀還記得跟橫濱的學校有過淵源，但不這樣問心裡便總以爲失禮似的。

「是的，我第一次到日本來，那是四十二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我只有八九歲的样子。」微々的仰起下頰，柔和的目光，流露出孩提時回憶的光彩。「在橫濱住過一年，東京住過一年，神戶住過一年，之後因爲上歐洲去，才離開日本。在英國度過三個月，意大利，印度……」

「大使是位酷愛於旅行的人呢？」

「那倒不是這麼說。」徐氏捧起茶杯謙虛的笑了。

「不過我沒有任何嗜好，不抽煙，不喝酒——如果一定讓我找一件我所喜歡的事情，作爲我的嗜好時，那麼就只好算是旅行了，一直到現在旅行對於我仍然是不減興趣的。」

「那麼最近您也常去旅行麼？」

「最近不大去了，因爲公務較忙，已經沒有什麼富裕的時間去遊山玩水，但忙裡偷閒到海岸上看海，聽着那海濤怒浪的吼聲，我便仍會感到超脫，曠達總之，我無時不在讚美着大自然的偉大。」

徐氏不僅是位健談的人物，而且還是位樂天家，在徐氏的字典裡，沒有寂寞，沒有煩惱，沒有病痛。

「我不喜歡杞人憂天，對一切事我都抱着這樣的觀感：比方在我閒談的時候，我絕不去思索那些未辦完的公事應該怎樣處理，工作的時候盡力工作，玩的時候盡興玩，一向我是願意支配現實的，所以除了在辦公廳之外，我好像永遠是快樂的。」

的確，徐氏本年已經是五十二歲的高齡了，但如果你想憑你的經驗而估計一下的話，那我敢擔保，你至少會少算了七八歲。

生活是規律的，合理化的，晨光熹微，鐘才敲過六時，徐氏就起身了。作幾節柔軟體操，吃過點心，看々國內國外的各種報紙，是每日的朝課。時計指到八時，開始到辦公廳辦公，因爲大使館與官邸是在一起的原故，所以可以免去許多往返的麻煩。下午的時間，就差不多都用在參加會議，外交連絡及應酬裡了，而在夜裡還要讀三小時左右的書。——至於公餘之暇以書法，爲消遣那是繼續多少年的舊習慣了。

雖然是廣東人，國語却說得相當流利，如果事先不知道的話，單憑從他的口音裡猜測他的鄉里，那恐怕是很難的吧！

在日本，如今只有大使和次公

子，爲了堂上椿萱健在，夫人必須陪侍在天津，去年十二月時，也會到東京來看々，但只滯留四日便又回去了。

大使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滿，長公子刻在北京已經進入社會服務了。雖然年紀極輕，只有二十五歲，但已是一位技巧精湛的建築師，女公子本來在燕大肄業，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轉學到北京大學了，次公子正攻讀於東京帝大研究理科。

夫人本年五十一歲，雖是一位貴婦人，但家庭裡許多事務仍是親自動手，除料理堂上尊人的飲食起居之外，並還請着一位女先生教授日語，夫人景仰於日本女性的勤勞柔順的美德，不是自今次中日事變才開始的，因此十分希望能夠理解日本女性。

「一切的理解，都是從探討中得來的——這是夫人非常自負的生活信條。然而我很遺憾，這次竟無緣拜識夫人。」

於溽暑炎々の夏日，打擾了徐大使，心裡感到頗爲不安，承他並特意介紹譚贊真先生與我們會見，然而時間已經耽擱不小了。

辭出時，徐大使還在頰々的說。

「有功夫來玩來吧！」

邁出大門，心裡就不禁湧起好像離開祖國的母親一樣的情緒，染上一點淡々的悵惱。

且讓我們在大阪爲這位慈愛的新中國之母祝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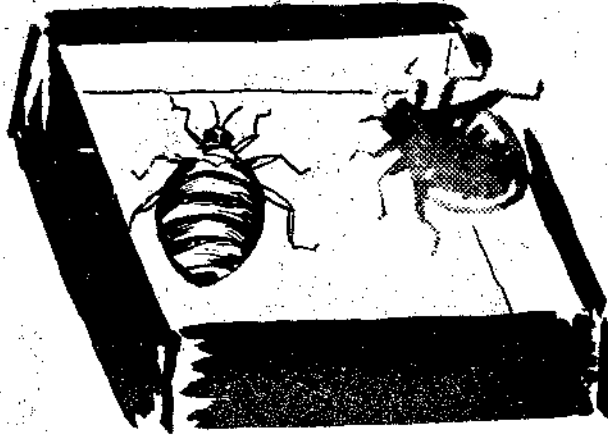


童話兩篇

潘中一 蛀

夏蟲二事

我的知識，多半不甚泥於科學；依據我的意象，我倒聽見過夏天小蟲的兩個故事。夏蟲雖然不可語水，本屬可惡，但是你們却不知道它們小蟲也有思維倫理，寔是可憐見的！



臭蟲及其鬼魂

臭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臭蟲鬼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死活二十二名偶然相遇。適合的地方正是中國沿海的一個繁華的城市，它們有幾個是因為寄身在旅客的箱篋行李上，纔得來到這裡。現在，在這旅館的儲藏室裡，它們躺在一塊舊床板上，就磨磨嘴氣的談了起來。

「親愛的！妳已經該够了，妳聽，妳的喉嚨在啞著的啞，歇一歇，說個故事給我聽吧。」說完話，男的就抱腳抱起來，痛苦的看了，大約很疼的。  
女的這時已竟吃飽，變得那樣溫柔，為男的撫摸着受傷的足趾，並且嬌嬌的說：「小庚，你勇敢一點！爲了我的愛情，你還要更努力的生活下去！」  
這樣使臭蟲極其感動，但是年老的臭蟲甲却有一點看不過去，撇着嘴幾乎把頭也撇得歪了。一面撇着嘴，一面啞啞喉嚨和老臭蟲乙說道：「年月太難了，我們的後半生幾乎日在飢餓中滾滾去，看年青的一輩也還有心情說他們的戀愛事情，大約是世紀末的享樂吧！」

臭蟲乙正在餓得打瞌睡，懶懶的回說：「也不一定是吧。大致我們現在活得單純了一些，除了腸胃，另外就照應不過來了。實在說來，胃腸神經以外，性神經也還是重要的……」  
「不是這樣講啊。」老臭蟲甲性子急一點，搶着說：「請想一想：人類的年月目前也難了，因爲吃食不好，大部分入患着惡性的貧血症，這種血液吃起來總是要掃興的，說到性神經，這一種生理組織，在餓着肚子的時候也還是有用的嗎？」  
臭蟲乙一看老朋友這樣固執，心想大約是飢餓把他的注意力過分集結在飲食問題上了，就不再爭辯，却勸它：「請把聲音放輕一點，他們都在睡覺，但是餓着肚子是很難入睡的，不要吵醒他們。」果然就有一個被吵醒了，是臭蟲老丁。  
實在它並沒有睡沈，它說：「我倒聽見你們的談話了。但是它又並非清醒，却在一面空無所有的整理它的恍惚，一面模模糊糊的接了說：『甲乙兄，你們說的對，像我們這樣的吸血生涯，一天比一天難了，因爲人類患了貧血病是一，其次還有一點，那就是人類都拼命的把他們的血管變細，好像不再準備有什麼好的血營養他們自己；來自客觀的貧血病相同於我們的苦況，至於從主觀上所決定的自奉從儉的事，那却是一種『受虐狂』的病狀。人類都很會虐待自己了，不想那樣一來，間接可影響了我們的口腹，所以這就是時代的全體生命的問題吧？」

說到這裡，它有一點口渴，就從床板的纖維裡面啣了幾口水。床木纖維所存的水份，還是白日旅飯伙計用開水殺透床板上它們的同類的時候所存，現在臭蟲丁啣出來那股味道，不免有點傷心，再難喝下去了。  
這時臭蟲鬼魂申酉戌亥看見臭蟲丁竟然喝了它們的洗屍水，有些悽然，於是臭蟲鬼魂阿酉心焉有感說道：「一生存着的丁兄，您不覺得我們的洗屍水有一點鹹並且有一點酸嗎？各位台端，我們這四個是今天午後一道死在這上頭的呀！說起來我可真難受，台端們！我冤枉呀！從打人類的景況不大好以來，我就不找他們得生了。我的晚年大致都是在驢子身上或是哈叭狗的身上找吃食，因爲人類還要使用驢子做事，還肯分出些口糧喂它們，以致於驢子倒比較人可吃一點，那些哈叭狗，都是那些瀟的女人養活的，瀟的女人的肉和血在成色上說，好是好，但是很難吃到，就因爲她們的防禦工作太嚴謹了，殺蟲粉和殺蟲藥水實在太凶，所以只有當他們倦於照顧她們的哈叭狗時候，我們可以去吃個飽……」  
臭蟲庚辛壬癸就都問了：「難道哈叭狗也不吠起來使得它們的主人知道嗎？」  
「給它們的營養者知道的情形，也是常常有的。」阿酉回答說：「一給營養者知道，常常要用藥水洗並且用篋子來梳的。所以後來也露出難了，我們又別求生路，不想在床板上聚會了幾次，新的完善的辦法沒有討論出來，今天却這樣的死掉了！」  
說時，鬼魂申酉戌亥不禁啞啞的哭起來，大家正在嘆惜它們安慰它們，却聽見床角上有一股更淒涼的哭聲送過來，原來是臭蟲鬼魂阿子阿丑躲在那裡飲酒，弄得淚隨聲下。  
阿丑說：「你們倒還好，死得乾脆爽快，你們問阿子，我們那天無心跑到一個小孩子的床上，剛在那個孩子的腿上來了一口，那孩子就哭了，就鬧，我們急得亂絕，不想回頭却到處是一堆的藥粉，嚇得我真有點熬不住，後來，後來就給一個人用了一柄小竹刀一片一片把我們切碎了。」說到這裡，它嗚哇哇的哭起來，並且說：「那小竹刀我想就是那孩子的玩具，嗚哇嗚哇，我們是死在人類的玩具之下的鬼魂啊！」  
這時候，忽然聽得臭蟲小庚尖聲的笑了出

來，老吳與甲第一個把不快的眼光投過去，很惱怒它在這樣的悽慘氣氛中，竟然發出來笑聲。

正在那樣衆目所問之下，不料它却繼續笑着，說道：

「照鑄器時代那種厚厚魯莽的生存技巧，活在今日，倒不如是餓早些自殺了也罷。譬如說，我的寬食的所在總是預先斟酌得很可靠了然後我纔下鑿的；即如肥胖的商人，廚子和屠夫等，都是我很快愛的寶貝，因為他們都有很暢旺的血，並且腦髓肥，一睡起來總是睡得很沈實，對於我們的進餐再方便也沒有了！讀書的人那一類，請不要打攪他們，他們太敏感了，各處排着敏感的神經末梢，差不多連指甲也懂事；另一方面，這種人又是極端的貧血病者，吃起來是非常乏味的！」

起初大家那份惱怒，聽它這樣有見地的講着，就靜下來了。於是小庚十分得意，竟把一隻手臂攔住小王的脖子，「喂」的親了兩下，然後接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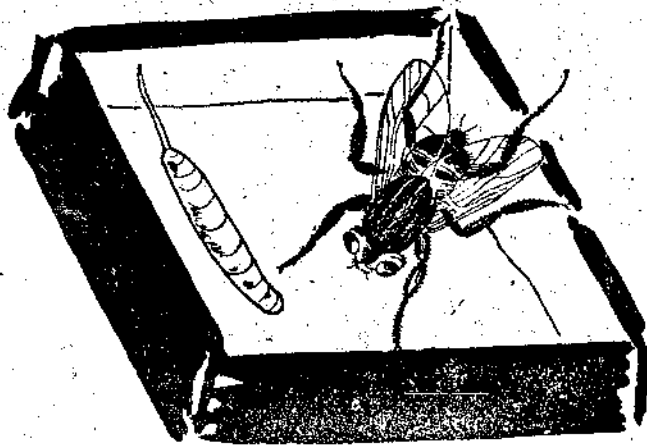
「又想起那一次了——我碰到一對年青的男人和女人，在床上，很文明的放浪着，我耐心的等他們有了兩個鐘頭的樣子，彼此放浪得很開心了，我看出來他們已竟準備睡眠，我於是把身體挪到那女人修長的染了綠色蔻丹的指甲設法去，於是，當那女人眷戀的擁抱住那男人的時候，那個紳士男子就一動不動的被我抽了一肚子他的血，到後，他却說：『親愛的！你的指甲插在我的身上，讓我感受到一種輕適的愉快的發露的快感。』列位生存着的和等待輪迴的長者們，你們應該知道，我們的寬食工作，是要怎樣之際會着人類的適當心情和方便機會，然後再攫取他們，並且得到他們。」

說到這裡，大家都儼然有所領悟，不禁拍起手來稱讚它的精緻的講演，並且有一個臭

蟲鬼魂附合它說：

「庚仁兄的話很對。大致說來，在剛演了使人滿意的喜劇的戲院裡面走出來的人，多半是慷慨易與的；碰到不開心，討錢的化子就不免被踢一脚了。」

這樣彼此讚着各自的感想，繼續得很久，後來仍然因為大家還在飢餓當中，話說多了不免疲倦，就又分別的打着鼾。一時只見飢腸轆轆的呼應着響了起來，聲音雖小，竟也彷彿足以震撼世界似的。



### 蠅與蛆

「不要打呀，蒼蠅在搓它的手搓它的脚呢！早就有位日本的文學者寫過這樣的俳句了。」

不但搓手搓脚，我聽說，蠅在做蛆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思想。

據說，兩隻蛆在糞坑裡談過這樣的話——

「我們當這樣做幼蟲的時候，好像應該打定主意，容到將來長大，做了蒼蠅，要怎樣選擇一種清潔的去處；比如天空和森林的頂巔，我們那時候有了翅膀不是都可以飛到上面去嗎？」

另一隻蛆立刻就把它這種思想否定了。它溫和的說：

「清潔倒不一定是什麼好的境界，凡事好壞的區別，大約就在於怎樣能够使得生活舒適和生命完善與否。比如說，清潔很容易使我們的生活變得異常困難，就是不好。清潔的不宜於生存，不止我們如此，即是像那種懂得講衛生的人類，或是一切的生命，大致都是無法活得怎樣清潔的。」

「不然啊！」第一隻蛆又說：「條目前這線，把身體浸在這樣骯髒的人類的排泄物裏面，我是總覺得不大快活的！」

「這倒不是主觀意識所應該把它覺得不快活的。請想一想，即如講衛生和專門說打算清潔的人類，吃了衛生大菜之後，一排泄出來就免不了如此；外表上，它們體面乾淨，肚裏面却是誰也裝了滿腔的穢物。上帝本來不讓他們人類說什麼漂亮話了，人却是一離開廁所就靠在噴了香水的沙發上面講出來許多清品的話，裝扮起來一種尊貴並且清高的神情，那份靈弄，已竟是看了使人作嘔的垢象。他們人類，用香粉埋藏住他們的汗臭，當着家人，他們從不肯公然的把糞便排泄出來，並且，人類的紳士男女那就更謹嚴，有另外一個人在身旁，屁也不肯放一放的。所以，人類口說的清潔，正像他們的畢業文憑，實際重不能夠代表他們的所有真實。」

「不然啊！」第一隻又說：「你真是個悲觀的人類批評者，我覺得，現在你正自己污穢着你的思想，請注意吧！」

第二隻看見它如此純潔，無話說了，却在想一件事，它想那天牠的母親飛回來來看牠的時候，曾說：「孩子啊，這樣廣闊的糞池真是你們的造化，人類的清潔世界實在一無神奇，而這糞池纔是包羅萬象的宇宙呢！」牠想，母親總是比較有經驗的長輩，所說大約靠得住。

這樣不同見地的共同生活着，不久牠們倆就都長成很茁壯的蠅子了。

牠們飛出去以後，因為見地不同，就各奔前程，一隻蠅就盡力向空中飛上去了。

起初牠實在愉快，靈境太大了，因之允許它那樣自由的飛翔。後來就漸漸感到向前的飛翔竟是一種很易於使他疲乏的工作，牠就殺了下來，慢々落在一顆大樹的頂上。

牠看着天上的雲彩從朝暉以至晚靄，呼吸着新鮮的空氣，並且聽着各種鳥的鳴叫，十分的讚美着自然的曼妙。在黃昏的時候，牠忽然看見一隻百靈鳥在樹上很大的排泄了一堆，呆一會兒它又看見一隻黃鸝也同樣的並且更放肆的排泄着，弄到樹葉樹枝和樹幹上都狼藉着鳥的糞便。這新生的小蠅從心裏厭煩起來，它很發怒的飛過去，勸牠們說：

「請愛惜這大自然的清潔吧，不要弄髒了她！」

但是牠的渺小沒有使鳥們看見和聽見，到後牠就離開着飛開了。

牠開始避着一切不飛着，牠倦々埋怨：「禽獸就是自己不爭氣的，為什麼不像人類那樣愛惜清潔呢？」

於是牠就朝着人類住居的地方飛去了。飛到一所很大的洋樓跟前，停在那大廈的圍牆上，牠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欣賞着這人類的精緻的建築，牠想：這就是人和禽獸的不同吧，這就是文明和文明的分別吧。

牠興奮的飛過去，隔着玻璃和窗簾，牠看見裏面一切皆又精緻又致宛並且那樣清潔乾

淨，器皿和食物皆放着晶瑩的光，在燈下照耀着，這樣使他覺得世界十分富有希望富有生氣。牠連續的挨過每個窗子，凡是裡面有光的，牠都要飛到窗前透視一切。到後當牠飛過三樓的一面窗子的時候，發現一隻大的蠅子也在那裡探頭探腦。那蠅子問牠：

「也飛進去嗎？」

「想的。」

「可是很不容易呀，像這樣放寬的樓房，我們照例要費了很多心思才可以進去呢。」

說着，牠們一起伏在玻璃上散着步，裡面正點着一盞綠色的燈，光綫極其柔和，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這燈光下面偎在一起的嗎？細談，並且接吻和調笑，那大蠅子輕對牠說：

「我有四天都是在這裡的，我知道這房子的主人不在家，這女人是主人太太，男的大約是一個汽車夫吧，這樣的親熱戀愛，他們人類說是不體面的，就是一種『穢事』的意思，這就是不清潔的意思……」

「聽說！」小蠅子抗議了，那大蠅子不辯白，只笑一笑。

即刻那大蠅子領着牠轉到另一個窗前，這窗內燈光很暗，大蠅子告訴牠這叫做「馬桶間」的房子，現在正有一個人在那抽水馬桶上面排泄，從窗內溢出一種熱熱的臭氣來，隨後那人排泄完了，就把機關一拉，把糞便送到水管裡流入地下。那人又從一個小蠅子上取了一瓶香水，在身上洒了一點，就走了。

大蠅子和牠看了這一切，就說：

「大致如此，把糞便排泄了，再把眼前打掃乾淨，用水沖開，並且朝身上洒了香的东西，就安心了；剛才所說的那種穢事也差不多，只要隨起門來，不給別人看到聽到，就是穢事也沒有什麼關係的。你懂嗎？」

小蠅子十分不滿意牠這說法，眨了眨眼，回

答：「我不懂！」就自己飛到又一面窗上去。可是牠真有一點不懂啊，關於把糞便用水沖開的事，從水管裡到地下以後怎樣再打發，這點事情牠想了一夜，以致於一夜也沒有睡好。

清晨，牠立刻又看到一件使牠更爲不安的事：因爲當牠爲一種惡臭的氣味觸惱的時候，從樓上向下一看，牠看見正在這大樓的後面，有一個很小的巷子，這小巷被這樣一排連接的樓層遮住陽光，弄得極其幽暗，黝黯之下，正有無數垃圾堆在巷裡，有不少的人在垃圾上面爬來爬去，愛撫的摸弄着那些垃圾。這使小蠅子大吃一驚，牠現在越發不懂，何以在這樣體面乾淨的樓房後面，會有這樣的垃圾，又何以在這樣不體面乾淨的垃圾堆上面，會有這些喜歡清潔的人類在爬來爬去呢？

牠開始帶着傷感的心情，離開那大樓，飛去了。

這時牠漸有一點飢餓起來，但是牠找不到什麼可吃的東西，牠遠處看見樹上還有晨間的露水，不過一想到樹上有鳥們胡亂排泄的事，牠就忍住飢餓，仍然飛了過去。

末後牠到在一個人類聚集得很多的一個地方，却碰見牠幼蟲時代的那個朋友，那個朋友問牠：

「怎麼樣？」

「覺得很難過的！」

「大約肚子餓了。來，正好，這裡是人類的市場，一切吃食和用品都有，我們倒可以享用。」

於是牠們就去了。一到市場裡面，那伙伴即刻各處吃起來，牠奇怪的看着，肉啊，油啊，大葱啊，醬啊，牠一一的進前看了，據牠看那些吃食上面到處都有像牠的手足那樣大的灰土，完全並不清潔。牠一面看一面思索，忽然身旁有一面很大的鏡條拍子打了下來，牠倉促逃起來，眼看那拍子已竟打

死了幾個同類，牠的眼睛有些濕了，牠想：就是吃這樣骯髒的食物，也還是很冒險很難的事呀！

牠又難過又飢餓，到後無可奈何從一個菜葉子上取了一點水並且吮了一點菜汁，就離開那市場了。

這一天牠悶々不樂的自己跑了不少地方，旅館，學校，教堂，衙門，公園，晚上牠又飛過一家舞廳，兩家妓院，次日牠又到過火車站，工廠，再次日，再次日，再次日，然而隨處都有牠的同類在那裡幹營生，都是很泰然的样子。但牠却一天比一天煩惱起來，尤其是有一件事使牠傷心，就是從那天牠從菜葉上吃了一點菜汁以後，牠本身竟也不期然的要排泄糞便了。

後來牠終於明白了：生存原來就是這麼一種無可奈何的穢濁的日子，生活就只有在這穢濁的日子裡面翻筋斗，翻到老，翻到死。到後牠回到牠幼時寄居的糞池上，沈痛的哭着，牠看見牠的老朋友已竟回來在那糞池裡面生產了下一輩，那朋友並且朝着一些小姐說道：

「孩子啊，這樣廣闊的糞池真是你們造化，人類的清潔世界實在一無神奇，而這糞池才是包羅萬象的宇宙呢！」

牠從旁聽了，再不能說什麼，只是在想起人類當排泄以後要洗臉並且洒香水的事情，牠就時々自己搓牠的手搓牠的腳了。

三十一年，七月，在南京。

# 落花

陸白人

落花有一個愛情  
戀吻着流水  
流水歌戀之曲  
帶伊向遠處家鄉  
頭固子惹起妬意  
揉碎伊鮮嫩肢體  
流水跳躍了  
想爭鬥嗎  
又懦弱的  
被同伴湧去  
拋下一個留戀眼風  
攪走幾點殘零屍體

# 別之刹那

來 走近我  
讓我吻一下你的額角  
再替妳理一理鬢髮  
聽我輕々的告訴妳  
今夜找我於野店的夢裡  
怕看妳噙着淚珠的微笑  
雖然那像是一朵沾露的鮮花  
不要牽着我的衣襟 不要  
我會同燕子攜手歸來  
還帶給妳一個美麗的異鄉曲

我聽得清妳的心跳  
有呼吸替牠拍着拍子  
來跟我說一聲珍重  
等我折下一根柳條  
穿一串吻贈給妳  
趁着夕陽回去吧  
忍住妳的淚水  
我更怕看妳的眉頭抽動  
喂 再緩一點妳的步伐  
我還要瞧一回妳的背影

本刊絕對公開 歡迎  
短篇創作 散文 文藝  
批評 雜感等稿件。



### 「綠影」簡評 葛筆

——沙青作，載本刊第九十一號——

用第一人稱寫出來的作品，比較容易引起讀者親切的感情，這在作品的構成上，是佔有一種優越的形式。雖然；作品的內容和表現技巧，以及作者的意識方向等，仍然是決定一篇作品的主要條件。優越的形式在文藝作品中所佔的位置，如果比作女人，則在全部美的觀點上，它僅是她所具有的動人的風韻而已！

本篇是用第一人稱寫成的作品，在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感情連繫上，自然也不能例外。作者在故事中介紹了動盪大陸的一角——南方一個濱海小漁村的風景。一群年青的沒有紀律沒有信仰的武裝團體，跟着砲火的腳踪流轉到那裡，和當地熱助的漁民們結着愛與憎的糾紛，終於在砲火下同歸於盡。我們看見這群年輕人，面臨於大時代激盪的現實之前，怎樣的運籌，荒妄，他們既無目的，又無集團精神，如同一夥變相的土匪，盤踞在小漁村裡，靠着漁民來養活他們，而且佔有了全漁村的年輕的女人，他們似乎連最低的負起保護民眾那樣責任的自覺也沒有，只是分據了地盤，玩女人，酗酒，作樂，以亂亂下無所適從的顛倒心理，消耗着剩餘的日子。主人公的「我」，也是屬於這群裡的一員，他病倒在一家漁人家裡，和漁人的女兒——一個十六歲的小寡婦發生了愛戀，他想

帶她出走，却被她的父親將她隱藏了。於是他就跟着離開那一群，走到別處去了。後來，小漁村整個毀滅在砲火下面，而那年青的女兒，却幸免一死，流落到都市裡，又遭受了一段最殘酷的生活折騰，才結束了她的生命。

作者對於景物的描寫，有着輕鬆美麗的筆調，很能引人入勝，然而惟其只專注在詞藻的華美上面，便不能照顧全篇結構的完整了，有些流於散漫，讀來只是一種輕快的散文似的感覺。並且因此對於人物的刻劃，也便顯得沒有力量，僅勾出幾隻模糊的影子；如阿青，阿青的父親，岩等，都在這種輕快的筆調下隱沒了，結果，把這樣一個悲劇式的題材中的感人成分，減失了許多，假如作者不是用第一人稱來寫它時，將更會失掉其感人的力量了。

在意識方面，這篇作品顯然是使得我們失望的。作者只流露出「一種不甚明顯的對於舊禮教的憎恨，然而使故事中的「我」在佔有了「阿青」之後，想把她從罪架上解救下來，及至被她的父親將她隱藏起來時，却又以「假如她表哥能與她共同享受她剛開始的青春，假如她能恢復到做個自由的人，受到人的待遇，不得的，我會安心，會冷靜，會繼續為她祝福的。」這種不負責任的心理，推諉到別人的身上去了。比這更重要的是對於那個沒有信仰過着類放生活的團體，所應有的理智的覺醒及感情的憎惡，也並無甚麼表示，僅祇朦朧地以「感到良心上了無形的槌擊」而使篇中的「我」脫離了團體，想「到另外的環境裡去做點事。」可是，走向怎樣的生的環境裡去了呢？後來作者告訴我們的，却是：「希望母屬於渺茫——一年來我發失望與悲傷的痛苦，以及生活的重壓使得我衰老許多了……在他們的眼中，我是失敗而墮落了……我多麼羞愧而悲哀啊！」

「看呵！這是如何渾噩脆弱生命！的確，剩給他的也只有「羞愧與悲哀」了。縱令作者不曾明白地敘出走後的環境，我們也會了然他的去向的。至於留在小漁村裡那一群的悲慘結果，也在我們的意料之內，在這般凶湧的時代洪流中，自然沒有他們的生存地位，遲早要被現實的浪潮淘沒了的。而阿青的慘酷下場，正是顛亂中弱小女性們的命運的一個縮影，說道：「像是一場噩夢。」然而却是從動盪現實裡生長出來的真真實實的噩夢呵！

總之，這篇作品表現的內容，雖然不能使我們滿意，但在今日許多寫作的客觀條件限制下，是不容許我們作過苛的要求的，尤其是在充滿了世紀末的哀愁，逃避現實而吟風弄月，以及色情文章，武俠驚險作品充斥着的現文壇裡，這是一篇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無論如何，它是從真實的現實中提出來的題材，至少作者不會掩上讀者的眼睛，要讀者跟他們一同去摸黑蜂大腿，或竟幻想仙境面會奇俠，以及製造小市民的悲劇，爲潮命而感傷……等材料。

### 兩篇讀後感

風人

四二年七月

「批評」有着它的獨特性，可是「批評」的本身幾乎被一切人誤解爲「辱」與「罵」；尤其在這幾千年傳統下的善捧善罵的國度裡。一批評「並不是——也不能是高壓法庭上的審判官，用一定的條律，把一篇作品宣告無期徒刑或者凌遲處死。這裡所謂的「批評的獨特性」就是「批評」所以異於別的「判斷」者，是以科學的分析，鑑賞作品深處的靈魂深處的跳動。但是隔着作品的因緣，作者和批評者的智慧，賢愚，生活環境的不

同，一個批評者更想充分的瞭解一篇作品確是太難了。  
爲了這些原故，在我，只能以一個讀者的身分，把給作品所引起來的個人的情感記錄下來。

#### ——爸々の死(如水作)

載本刊第八十八號

母性愛在主重倫理的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有着偉大同時也有着弱點，這弱點會犧牲了許多兒女的幸福。中國的男女婚姻向來是父母包辦的，這些不幸的女人在青年時代往用盡一切的精神去買雙方的感情的融洽，既至年老依然還是不能保持愛情的圓滿時，於是她的精力便從自己丈夫身上移到自己的兒女的身上了——這篇故事(爸々の死)裡的人物，外祖母和母親是屬於這一類型的女性，而父親和我(故事裡的主人公)就是屬於被溺愛的兒女們。當父親死時，母親不是說「死了你，苦了我，當了半輩老媽子，替你把孩子養大了。」至於故事中心父親型的人物是不健全的社會的產兒。所以送掉父親性命的，不是洋車夫的勞作，也不是寒冷的冬天，更不是那吸血的鴉片煙，而是產生他的社會，我把故事看做母性愛弱點的開始，作者也無意識的運用一個東西——傳統的勢力。祖母同母親同樣走着這堅不可拔的路子，雖然她們的環境和時代並不相同……  
禮教整個壓迫了我們生活，慘痛的悲劇在這個制度下製造出來；青春和幸福也在這個制度下喪失去。當我們要同情那可憐的父親的悲慘的結果時，不要忘了項上禮教的堅牢的枷鎖。

#### ——靜々の遼河(冰旅行)

載本刊第八十八號

在文學中，詩的發展比較小說戲劇遲得

多；一方代表詩是靈魂的獨語，它所以遲。另一方面則是它的幽深。故詩不是隨地隨時都可寫，而是煙土披里純的產物。那麼這篇「靜靜的遼河」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要以「詩是靈魂吟的，不是以口吟的」的理論上，我愛這幾句，

但而今——  
他們會從夢境驚醒，  
當北極的水雪沖向遼東城。  
想一把撕破這枷鎖的殘境，  
自由創造新鮮，追索新生。  
可是你板起面孔，  
將內在的幽哭泣向心底。  
你是哀傷他們轉轉的時辰，  
大池瀝瀝了三邊的砂風。

我為什麼偏愛這幾句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個在海之國生下來的孩子，爲了生活流浪到遼東的沙漠上，我愛水，水是生命。一旦，在紙上見了塞外的靈槩的歌，如同旅人到了「歐阿西斯」一樣，感到了生命的潤澤。

水是生命！「靜々の遼河」：「你是塞外大地的心臟！」是「生命的靈槩！」

## 「感」一題

黎笳

滿洲的雜誌往哪裡走？

滿洲大批雜誌的誕生，是最近三四年裡的事；滿洲大批雜誌的天亡，也是最近三四年裡的事。

有人說滿洲底天亡了的大批雜誌不能生存的原因，是：「太多」「缺本錢」「節約紙」……

其實：論多只是不足十幾種的可憐的數目。論本錢，辦雜誌，並不需要怎樣龐大的

資本。至於紙的節約，國內又絕不到連月出幾千本的雜誌也維持不起的程度；那麼，到底爲了甚麼呢？只有局內人明白，然而我們局外人所能看見的是一本「藝文志」「文選」的價目是兩三元多，五月份的雜誌到六月末還不出世，高興來一個兩月合刊號，但這自然有理由；曰「成本貴」，曰「無紙」，曰「編輯事務太忙」，曰「……至於風行的「同人」「特約」等……使讀者和特約外的文筆人離開了他們，這於當道的名家們無關，吃虧的是那群墮下的落伍者和墮外的讀者！

「特約」「同人」幹膩了時，也有完滿的善後辦法：「停刊」。「停刊」之利很多：一，名頭已出。二，每月少頭疼幾夜。三，節約紙能受褒揚及提拔……

於是每月或每季來到我們眼前的純文藝雜誌絕踪了！於是較高級一點的讀者只好乾巴巴眼睛！

於是綜合雜誌以百貨商場及十樣雜要的面目獨佔了所謂目前的文化道場！

現在滿洲的綜合雜誌，在讀物荒的情況下，說是可做精神的食糧則純係欺騙，然而說是可以緩衝低級讀者需要的東西，是沒甚麼疑義的。至少，對父親是中學畢業生，兒子是小學畢業的讀者們是相當的，因爲內容既有中學生愛看的色情新聞，戀愛小說……也有小學生愛看的兒童新聞，幾千年前的偉人傳，驚險小說……化五六角錢買一本，可以節兩津而讀！編者並於其後堂皇聲明曰「適合於國民的文化水準！」

然而，滿洲真就沒有能讀高級作品的讀者嗎？滿洲真就沒有能提高水準的作家及主編者嗎？

最近，有人質問幾位主編綜合雜誌的人；問：爲甚麼使雜誌亂七八糟？

答：爲甚麼使雜誌亂七八糟？

問：爲甚麼使雜誌亂七八糟？

答：爲甚麼使雜誌亂七八糟？

問：爲甚麼使雜誌亂七八糟？

答：爲甚麼使雜誌亂七八糟？

最近，一個朋友從北京來了信，他說：

「……寶麟子的揚×在滿洲雖然沒有成爲名家，然而她底作品在北京却紅了起來，某誌發表了她的「爺字號的人物」之後，一下便登了「龍」……」

他底信使我驚訝了，因爲在滿洲被列在「不大成型」的作家中的揚×，居然在北京登了龍，這不啻告白了北京文壇的衰微及沒落！

在不大相信的情緒下，我涉閱了北京文壇產物的一大部分，結果，我黯然了！

北京，是以「享樂」「詼諧」著名於世的。在文壇上，目今北京的文壇上，北京的特長可以說被全盤的表現着。一部分作家寫着小丑文字，一部分作家寫着玩與詼諧的或滑稽文字。大家一齊接受了傳統，標榜着躲避現實，表現着自古如斯的橡皮式的生活力；玩，詼諧，開倒車，耍丑角的慣技。

不信，你可以翻×「中國××」「藝術與××」等，連得過某誌長篇小說副賞五百元的張××也是個「文壇上的寶麟子」！

如果我們以「抓住現實的作品」的有無多少來衡量文壇的高下，那麼北京文壇可以說還沒有作過「抓住現實」的豪華夢！北京文壇正像一個室內的死水池，沒有一絲足以吹起波浪的風來光顧它。

北京的現實真就是一張白紙嗎？

## 北京的文壇

最近，一個朋友從北京來了信，他說：



# 懷念

## 芳田

香月！這親愛的名子，每天也不知低喚多少次，因為過度的想念你，我曾將這親愛的名子，用金色的汁液寫在藍的天空上，用芬芳寫在粉色的花朵上，更用光寫在我的靈魂上，我也曾求夜鶯天天在我窗前枝頭上用清脆的歌喉唱著你那美麗的名子，我還惜用人類最高情感——悲哀鐘你的名子在我心弦上，這樣，我能快樂，香月！香月！我今天再也壓抑不了我的苦悶與想念了，我要用我最高最銳極熱情和悲哀的聲音喚你的名子了，香月！聽着，聽着這為熱情所苦的呼喚吧。

香月，自你走後，我時時在夢中會到你，依然蒙你特別對待我，我們無顧忌的談着山南海北的事，我們談着極天真的話，或談起人生極細小的事，有時談到文學，也有時談到我們視為生命的音樂，我們

不論談任何題目，老是在同一觀點上共鳴，思想總是走着一條路子，幾次都在與高采烈的談話時或遊玩時，被不知名的聲音所擾而醒了，醒後精神之苦，我不忍告訴你。

自你走後，我極度的悲哀，精神時時恍惚，對於任何事情都感到厭煩和冷淡，在人生旅途上說是有時怕倒不如說是憎惡了呢，有時煩得一顆心如擲入烈火中焚燒，可是到那兒尋甘冽的清泉哪，在清晨和黃昏，我時時回憶我們如青翠茂林一般的友誼，那是我唯一的清涼劑。

我十六歲的那年，初中畢業，轉入某校高中，因為課室座位靠近的緣故，我們熟識而成了極好的朋友，我們倆談什麼都能談到一齊而且滔滔不斷，十六七歲的少女心事太少了，那時，我們的心真純潔的如同潔白的絹綢，我們計劃中學後一同入大學，大學畢業後一齊在一個

地方作事，我們看到的只是人間的美景，所以只有快樂很少煩悶，你呢，是太聰慧了啊，每次你的成績都列在前邊，有一次英文先生唸考試的分數，你是班中唯一的一百分，我心裏說「香月才配得一百呢」我自得的笑了，香月，記得吧，因為那次咱們兩放得不錯，先生很高興的走到咱們面前說「你們倆什麼都同志，為什麼都梳辮子？每天多麼麻煩」我們相視而笑了，香月！我們怎麼都喜歡頭髮，沒有理由的，長長的烏髮能給我們一種快樂同時能引起我們一種奇妙的幻想，是吧。

記得不，我們同學第二年有一次我們同到郊外去玩，那時正是四五月的時候郊外一片油碧，遠山近樹也都碧綠的可愛，天空是如洗滌過的一大片淺藍紗，清風吹起我們的衣襟和頭髮，同時也吹得麥田成一片無垠的波濤了，我們情不自禁的唱着平日喜愛的歌，我們坐在麥田的邊緣上欣賞着大自然的神奧，我們時時聽到村鷄的高鳴，時時聽到群羊的咩叫，又看到許多黑黝黝的小孩子和壯得可愛的農夫在田邊土埂上走着，我聽到你嘆息問你「月，怎麼嘆息了？」我感動的很，世界上最美善的東西，是買不到的，「月，等我們自立時，每到暑假就到鄉下去住，好嗎？」接着一陣沈靜，香月！你那醉心的遠眺安然自得的样子，使我棄了風景不看而專看你了，我不是說過「你的臉在月下是篇詩嗎？」你那天的臉簡直是一部人生哲學啊，香月！笑我胡說嗎？你那天嚴肅的近於變

態了，沈靜得有些寂寞了，在一片麥浪中風吹麥穗壓和時時送來麥香，都使我們沈醉，我們的頭髮，那天沒有梳成辮子，鬆散在背後也被風吹成大的波紋，很舒適的披在兩肩，那時，我們的心緒成一個了，香月！你無言而微對我的笑了，多麼珍貴的友情啊，又多麼寶貴的青春呢，忽然之間，有兩隻花蝴蝶落在麥苗上，雙翅微抖，抖着，大概太累了，我蹣跚的走到它們跟前用手帕一擦，捉到一個，我笑着跑到你面前說「月，看我捉到一隻花蝴蝶，它翅膀上有四五種顏色，你看它的兩翅上不但顏色一樣，圖案也一樣，真對稱啊……」

「……」我看到你那神密的臉有些微溫呢，「怎麼了？」我擔心的問，我看到你的臉佈滿了悲哀同情和氣憤，你向來不會生氣，怎麼今天變了呢？實在，我也想不出得罪你的地方啊，我正想坐在土坡上，打開手帕，好欣賞這隻美麗蝴蝶，却聽到你說：「關，你捉到的蝴蝶是一對愛侶，他們兩個一定要到目的地去，也許太累，就在這兒休息休息，誰想到有你這一難，請你放了它吧」你肯定的而半哀求的說着，香月，你的眼含着兩滴清淚，我毫無異議的放了它，奇怪，那隻未遇難的蝴蝶自伴失掉後，一直在麥田上徘徊飛翔，直到兩隻蝴蝶遇到時才一齊向南飛去，香月！你看到它們自由的遠飛而笑得格格的了，你又變成活潑得和從前一樣了，你高興的站起採了身邊許多野花和野草，編成了一個小花圈，戴在我頭上並且說：「好年輕的桂冠

詩人」我替你一個小花球，結在你的雲鬢邊，拍着你說「好美的希臘女神」你笑得前伏後仰了，我們順着田緣一直往前去，忽然看見有一條清澄的溪流，你主張在那溪畔玩，我同意了，你美麗而綽約的影子，映在溪水上，無言凝視它半天，使我聯想到希臘神話中的一段故事來：「……一個美麗少年牧羊人，戀着自己水中的影子，每日臨溪水會愛人，後來人水去捉他唯一的愛人，而落水死了……」一個閃電般的思想，覺得你就是那個少年牧羊人的後身，爲了有太美的靈魂和太美的容貌是不能久居於人間的，我自那天起，時時擔憂你或者不久永別人間的，香月，那天從郊外返回時，你在洋車時頻頻談着遊玩的情況，低低的聲音不覺使我毛髮悚然，我真不敢看你，後來你問我爲何不說話，我才擡頭看你，香月你變眼的光輝却正觸到我脆弱的心靈，我那時心中充滿了憂傷，真找不到一句想說的話，我撒謊說頭痛了，你關心的慰問我，我不覺淚偷流下……香月，多麼可怕的先知事實一點也不出預料，你在那年夏天因傳染了猩紅熱而永別了人間。

爲了你的靈魂與勉勵，我深深愛上了文學，你很有文學素養你在談話中隨時介紹我許多世界名著，那時，你更驚人的是能讀原文小說了，有一次體育先生請假，我們又到校園中的竹林裡談話去了，你坐在草地上，很安懶的從書包中取出一本英文小說來，那是世界名著小說選，其中有一篇 The Lone Girl，描寫某國青年商人到外邊行商在去

旅館中被人陷害以致判成貶到遠方的長期徒刑，你給我唸一段，試我的程度，正唸到他妻子得到他的不幸消息而到某處去會見他，因為不久就要貶到遠方去了，這是描述夫婦二人最後會面與談話的一段，我那時英文程度很差，然而我聽到你清楚而發「沙」的悲哀聲調，心中非常慟，正如看到一對青年夫婦最後會面時的哭泣，是那麼幽怨，憤懣絕望……這些完全由你起伏的聲調和情感的澎湃所聽出，香月！你真是個天生的藝術家，為什麼上天「只予聰明不予年呢？」

你走後，我的靈魂感到難耐的疲勞，秋風，冷雨，黃昏與黑夜，是我落淚的時候，就是花開如錦的春天，我也只有對花而喟然了，你的墓在不知方向的遠方郊外，我的心時時越過幾千里而給你作無數無言的拜訪，香月！只要有月光的夜裡，你的靈魂是會來的，爲了等待你的魂靈，我時時終夜不眠，爲了你的永別，我的心弦實在彈不起任何曲調來了，你一次亦未來看我，你應該在夢中來看我，然而，香月，我知道且相信你的靈魂不堪遠路的跋涉啊，不過，香月，我太悲哀與寂寞了，因了思念你，不知咒詛過上帝多少次，因爲上帝將我人生路途上的明燈吹滅，你去了後我否認人間一切，我那填胸的悲哀和氣憤，弄得我快瘋狂了；我摧殘了窗前的丁香花又撕破我心愛的綢衫，爲了怕見月亮的光彩而黑布做成窗帷，我的頭暈的，心老怦怦的跳，沒有意念和思索，只想到這個世界上或者另一個世界上找你，我快瘋了，大概在你歸去不久，我厭煩了頭髮，我很剛毅的剪掉它，兩束長髮埋在窗台下，剪了以後，不久又覺難過，然而愛頭髮的心又如火熾起，我又慢吞吞的剪起頭髮了，如今長的很長了，爲了紀念

### 病及其他。

姜千里。

#### 病

細雨滴落着，淒涼而零亂的。在寂靜的深夜裡，臥病者聆聽着該有怎樣的感觸呢！  
頭還有着絲絲的疼痛，心也悒鬱着。  
想病病爬上了身子已經很久了，還不見些微的癒色，會無端的煩惱起來，且也會遙遠的憶起去年在那個古城裡抱病的情景。  
投進那個古城的時候，完全是陌生和孤零的，沒有一個識者，而從不曾有過認識一個朋友的念頭。終日裡孤寂的生活着，倔強的和命運掙扎，時常自己會驕傲的低語着，「這不也是很好的生活嗎？既然沒有知己，何必徒交那些庸俗的朋友呢！」  
雖然在生活裡也會有過不少的波折，但靠了那一點倔強的性格，却也不很艱苦的掙扎過去了。  
然而經驗告訴我：在異鄉孤零的一個人，可千萬不要病起來呵！什麼事都可以個個強過去，惟獨臥病起來，陌生的，可怎麼好呢！

你，我一定一定永生不剪。  
如今又到了春天，我們分別整八年，在這悠長歲月中，爲了失掉你不知流過多少淚，現在又到你長眠時的玫瑰花香的時節了，花香的飄揚更使我回憶到往事，然而，我擔心着，時常一點小小的病象，都惹我終日鬱鬱。一股客死他鄉的哀愁，悄悄的闖進了心。  
在一個秋風挾細雨的黃昏，頭微微有點暈疼，我煩惱的踏上馬路，迎着風雨，悄然的獨行着。細雨時從髮尖流到臉上，單薄的袂衫也淋濕了，然而我默看這絲絲的細雨，心却感到怡悅和慰情。幼時就愛在雨中獨立，看着雨飛，聆聽雨聲，會喚起忘我的境界。如今，在他鄉重又聆到雨聲，看到雨飛，不是更會感到親切嗎？  
又不自覺的踱到北海的後門了。轉瞬一會，便也走了進去。  
很靜悄，見不到一個遊人。沿着碎石路，悄悄的走到樹下，倚了樹身，遙望着屹立雨中的白塔，和湖中零亂的殘荷，不禁慨然。  
就這樣站盡了黃昏。當夜色隨同雨絲降下的時候，風更急起來，我感到一點飢寒，便又悄悄的走回冷寂的「家」！  
夜晚，轉側不能睡，身上忽的發起燒來，頭也昏沉着我幾次爬起，却又臥下，我知道，自己確是病了。  
雨還漸漸瀝瀝，風也不時撲弄着窗紙。  
我呻吟着，萬感交集；遙想着迢迢的家鄉和母親，會悽然淚下。不

#### 星

星

人生一切都是定數的，我也不再作無用的呻吟了，同時我深信你在天國是非常安舒的，我也爲之安然了，榮華與凋謝猶如四季在循環，我生命中的傷痕烙在心中的蹟印是不能去掉的，真也無法逃出少喜多憂的生活了。  
香月，數年的想念和今日過度的思念，我再也壓抑不住情感了，我今天要用最高最銳而極熱情和悲哀的聲音呼喚你了，香月，香月！你可聽到你朋友的聲音嗎？  
「看！」孩子的手舉起來了。  
「噢！一顆流星呢……」忽驚肩，撫一撫孩子的肩「可不許像流星似地離開了我呵！」  
搖一搖頭，驀地警悟——太息了。  
多渺茫而讓人悵悵的往事呵！  
那一對星似的眼睛，不知還依然如昔否？……

#### 雨

雨

幼時就愛雨，尤其是愛聽雨聲。常常在雨絲飛舞中，悄的一個人跑到無人的地方，癡然佇立，聆聽四周的雨聲，還不時擡起手，輕輕的抓一抓橫飛的雨絲，接着突然會莫名的笑起來。就這樣讓雨水濕透了衣衫，同時，也打發走了每一個落雨的日子。  
現在，雖然不再有像以前那麼奇異的響動了，但那一點愛雨的癖好，却還總去不掉。待雨水再落的時候，也便停住了工作，拉起窗簾，靜靜的凝望着動亂的雨絲，諦聽着清脆的雨聲。  
這時候，心中會又湧起孩提時的愉快。  
——卅一年四月於濟南——



# 銅指環

## 綠萍

星期六的晚上，天氣有點陰沈，也有點悶熱，窗外的雲像烟一樣的飛跑，人們都喊蕭熱，而末尾總要加一句說：「要下雨了！」但雨是沒有照人們所預想的時候下來，帶點蕭熱的風却輕吹起了；我也因為熱沒有想到再做每天照例做的功課，站在窗前望着天，等候着雨點子落下來。學生們因為快大考了，雖然是星期六晚上，也還都抱了書，坐在草地上讀，琅琅的響聲響着草場，又透進了窗子，送進了我的耳朵，我不知我想什麼，只覺得在不大注意的響聲裡，傳進了一聲：「我們還有十天便可以回家了！」這聲音裡混雜着希望，安慰和欣快，這聲音掩蔽了滿草場的響聲而特別刺激着我的耳膜，我的心躍動了，我覺得臉上有汗滲出，但我却忘記了熱，習慣的走近箱子前把箱子打開來，又開始檢查着我的書。室內的光線開始暗淡下來，漸漸的有點模糊了！剛要停止工作的時候，突然發現在箱子的一個角落裡，夾着一本薄本的書，似乎很陌

生，我像從沒有看見它，至少我從沒有檢查到它，這一來使我燃開了雷燈，意思是把工作還繼續下去。那是一本朱淑貞的「斷腸詞」，還是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一個要好的同學送給我的，我很愛它，因為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沒有失掉過它，總把它帶在身邊；我又像並不愛它，因為我不大翻起它，因為翻起它的時候，總要給我一種憎恨的不快，並要感到一種心靈的壓迫，也似乎看到一個活生生的女人的毀滅！我見到它，就見到一個女人的兩付不同的臉，一付是靜穩的，溫柔的，一付是悲苦的，灰頹的。這兩付不同的臉，能攪亂我的心，能咬嚼我的心！

見了它——那本斷腸詞——把我一切的理想都消滅了，趕跑了，我預備把它塞回角落裡去，然而，書的外下方的角上的一「秀芬」兩個娟秀的字吸引了我，我的眼光停在書上，從秀芬又往上看看到斷腸詞，由斷腸詞又看到「秀芬」，終於我的眼由酸而模糊起來了，我的靈魂

出了殼，又返回到六年前去——那也是初夏，那也是臨近大考的暑假前，所不同的，那時自己還是個未出茅廬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學生，也正像這些女孩子一樣，除了讀書和玩以外，再也不知道有別的事。

那也是因為快大考了，天氣雖然熱，也要減短了玩的功夫，多抱書本，星期六本來是我們回家的日子，我是每星期六都不肯放棄這回家的權利的，但是在臨近大考的星期六，却也不能不例外；記得那也是个吹着熱氣的悶熱的星期六，我不準備回家，許多像我一樣的同學也都不準備回家，這對我們就像一件大事一樣，互相探詢着，好玩的又無可奈何似的說着，有的還露出惋惜似的嘟囔着，就似有人逼她不能回家一樣，在這種情形裡，我們又發現一個例外，那是一個平常不大回家的同學，是我們班裡最用功，最溫柔，最沈靜的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這本書的主人——秀芬，她有個不大好的環境，她有個繼母，雖然她平常從不肯談她家裡的事，從她的行動上，我們可以窺知她的繼母對她是不大好的，所以平常無事的時候，她總不肯回家，而突然的在這臨近大考的日子，吃過午飯後，她却默默的預備回家去。這不但使我吃驚，任何的同學都吃了驚，我們問她為什麼，她只搖搖頭說沒有什麼，這時我發現她的臉像遭到什麼不幸的事一樣灰白，她那兩隻像凝碧的水一樣的深湛的眼睛也失了光彩，說話的聲音是無力的，我看

着她收拾一些零碎東西，她的動作是那麽緩慢無力，再也不像平常似的，時常擡起眼睛向我們微笑了！我注視着，我要找出她笑變的原因，我想要明白什麼事情使她變了沈靜的常態，的確，她雖然還似乎把自己支持在沈靜中，但焦急和不安已顯露在她的臉上了。由於這焦急和不安，我記起了她這變態並不是突然的，她這種焦急和不安和我並不陌生，我並不是今天才在她臉上看到，這種情形在她臉上好久了，至少也有三個星期了，不過沒有現在的深刻而已！這幾個星期來，用功的她，就常常抱了書本發怔，或是在同學一塊談笑正歡時，她突然沈靜下來，臉上消失了她掛在眼角眉梢的笑，有時竟會發出抑制不住的兩聲的微吁，因為她生就了的沈靜的性子，所以人們容易忽略她的沈默；現在我記起了這些，同情心和好奇心迫着我去追問她。最初她只是搖頭，後來欲言又止的看了看屋中的同學，又把頭低下去，這次却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這下子我更證明了她一定遭遇了什麼困難的事，不願對人說的事，我的好奇心也化為同情和憐憫了！

在屋子裡僅剩下我們同屋的幾個人時，我又問她，她們也問她，她猶豫了一會，才悽然的說：「我要結婚了！」那聲音是悲淒的，眼淚也隨着流下來了，她隨即低下頭去，低聲的哭了！這消息，這情景，使我們幾個人暫時都沒有說話，幾對眼睛默默的注視她，許久，她又擡起淚痕狼籍的臉，用請求的口吻說：

「希望你們不要說！」

「什麼時候？」愛開玩笑愛鬧的昭，也為秀的眼淚和悲哀給嚇住了，竟收拾起慣常的頑皮態度，一本正經的，關心的問，但她却沒有理會秀的「不要說」那句話。

「明天！」

「明天？」我正在想秀的事，我想到在初春時家裡給她訂婚時的那一陣子的焦急，她那些日子的走頭無路。那時我們並不知道內情，我們還時常拿她開玩笑，每次向她開玩笑時，除了臉部的羞紅，便是那眼睛所顯露的極度的痛苦和不安，但那時我們並不注意那些，仍然常常的開她的玩笑；到後來，從另一班的一位同學的口中，我們知道些她婚姻的真象，對方是她繼母的內姪，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執務子弟，家庭是個老舊的官僚家庭，公之是個有名的老頭固，婆則是個雖不大出名而也附近都知的母老虎，大概就是這樣。我們聽了這個消息，會抱着滿腔熱情與義憤，憤憤地反對這個婚姻，起初她總是苦笑一聲搖頭，後來被我們說急了，才絕望似的說：

「你們不知道，我如果反抗這個婚姻，我自己結果怎樣還不說，我父親先受不了！」

「那不管，做父母拿女兒往火坑送，女兒用不着再顧慮到父母怎樣！」

「你不要顧慮那些，我們都給你幫忙！」

「真的，家裡不要你更好，我們大家幫你讀書！」

「……」



幾個熱心她的事情的同學七嘴八舌的吵着，她茫然的，感激的，又不安的望着這些被義憤所激充滿熱情的臉，因為她沒有做聲，我們的聲音也漸漸的靜下來，她才無奈的說：

「我父親也是沒法子，這並不能怪他，他是愛我的，他也不願意，但是，他做不了……」她眼圈紅了，話說不下去！我們的義憤變了同情，熱火漸漸的冷了下去。

「那得要求畢業以後結婚！」我們也像是沒了法子，只有這樣說了。

「我要求過了，我的繼母已答應我，並說他們家也答應了，我現在不求別的，只求能叫我讀書，將來自己有獨立的能力，別人的好壞由他去吧！」我們知道她末句是指她未婚夫說的。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慢慢的我們重新理了，忘了，誰也不再提起了，她自己仍像往常一樣的勤奮，也許比以前更勤奮了……

現在事隔三四個月，突然聽到她要結婚的消息，使我暫時忘了說話，聽到她說明天的時候，我才吃驚的喊了出來，她們吃驚的望着我。

「這很快！」我好像對我自己說：「爲什麼不畢業？」我問她，帶着點責備，好像是她自己願意如此。

「我也不知道！」她搖了頭，又接說：

「聽說最近來更胡鬧，人們說結婚就會好。」她說到來了聲音幾乎聽不見了。

「那麼學還不上呢？」不大愛說話的誠實的問。

「上，都說好了，結婚以後我照樣上學！」她有希望的，肯定的回答，臉上也射出了一些希望的光。

她臨回家的時候，殷切的希望我們幾個知道的人去，就像她要臨到什麼不測的危險，我們能給她保護一樣，我們當然爽快的答應了。

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婚禮，在喧鬧中進行着，被擺弄的芬像一匹柔順的羊，配上那位油頭粉面的新郎，我們心裡叫不快樂了！

婚禮完了，我們把芬擁進了新房，我們也不管什麼規矩不規矩，就一齊把她圍起來，照應她換衣服，陪她說話，沒有一個人笑，我們叫她休息一會以後，然後幫她化妝，她們給她整理化妝品，我站在她旁邊看着她洗臉。

「你看！」她伸起了手叫我，我看見了，她的中指戴指環的地方是個黑圈。

「這是怎麼回事？」她帶着羞。

「真的，這是怎麼回事……」起初，我也蒙住了，跟着我明白過來，我拿起了她卸下的指環，指環的裡面也發黑色，我看看她，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屋中其他的人們，然後低聲的說：

「我明白了，你不要說吧！」這似絕望的哀懇，我看見她的眼圈紅了，低下頭去洗臉，但我却還不能明白內中的情形，更低的問她：「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訂婚就是用的這樣的嗎？」

「那個……真的一定是賣了或送了人，才弄這個……」別的同學見我們低語，也走近來，她把話停住了。

「你要把你的真的換回來，不要這個銅的。」我爲這個氣憤糾纏着，找了一個機會就這樣對她說。

「他不見得肯給的。」她悲痛的說。

「那不管他，你這樣子他會欺你的，你要硬一點！」

臨走的時候，她依戀的望着我們，並用肯定的口氣對我說：「明天不到學校上課，後天一定去！」

我們走了。

芬自定的上課日期她沒有來，也沒有向學校請假，過了一天，過了兩天，過了四天，又到了星期六，又到了星期日，她仍然沒有消息。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跑到她的娘家去問，據她的繼母說，因為她這幾天身體不大舒服，所以她婆婆不叫她到學校去，等好了再說。她說的是那裏聽聽，每一句話從她的嘴裡吐出來，沒有一點猶疑，這是使人不會以爲她在說謊的，我相信了，但當我走出來以後却又懷疑起來，不知一股什麼力量又把我引到了她的夫家，接待我的最先是她那位胖太太，長着一臉橫肉的婆婆，隨後芬才走進來，見了我怔了一下，然後招呼一聲，却沒有什麼話，只呆呆的望着我，我看見她雖然還施着濃重的脂粉，却掩沒不了她幾天來更明顯的憔悴，粉紅色的長襪衫，長褲，平底的粉紅色的繡花鞋，使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

的溫柔沈靜中有着濃重的焦愁，是她的濃裝和忍耐所掩藏不住的。我有許多話要問她，都被那個胖腫的身體和那一臉橫肉給塞在咽喉說不出來，好不容易找了一個機會到芬的屋去，我才逃掉了冒白沫的那張嘴裡吐出來的，像連珠一樣的，我一句也沒聽進去的，她們的富有，她們的家規，她們的……我記不清了，我只記得我離開了那個橫肉的臉曾出了一口鬆鬆的氣。

「你爲什麼不到學校去？」到了芬的屋裡，不等坐下，我就這樣問她。她的臉立刻變了色，淚很快的流了下來，她趕緊抽出手絹去擦，還看了看外邊，才悲哽的說：「他們不叫我再到學校去了！」

「爲什麼？他們早已答應了你繼續」

讀書的。」我急的說，眼迫望着她。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又變了卦……」她再也說不下去了。停了一下又說下五個字：「那個銅指環……」她哭了。

「你不對他們說，也可以質問你的繼母，還有你的父親呀，他們答應了你的。」

「我的父親。」她止住了悲哀，帶點痛憤的調子說：「我的父親他管不了，他現在也很難受，我知道……我不如死了，免得再帶累他！」她說到後邊竟變成自語了！

「你知道。」她停了停，又向我說：「那個銅指環……」窗外有腳步聲，她又住了口，用手絹去擦臉，被淚洗去了脂粉的臉，顯得格外慘白，這時我的心覺得痛了一下，望



查 驗 (刻木) 張 武 作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慈善者

椿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漫天漫地刮着風，路燈的光閃閃

「張媽」他硬着嗓子叫。嘴一張，

牙齒就給冷氣振得一陣酸。

突然——牆邊有個黑東西一動。

黃先生心中嚇了一跳，退了一步

「是……我……」那黑東西高了點

兒哆嗦着聲音。「我三天沒有東西

吃，我快要餓……死……」

「嚇，一個叫花子！」

他透了一口氣，瞧那花子一眼。

臉當然瞧不清楚，祇看見那個黑漆

漆的身子——彎着腰，哆嗦着站

不住，嘴裡喘氣也就像電鈴聲似

的那麼顫着。

怎麼，這有什麼好玩兒的！這麼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好，給他一點。」

鼻孔響了幾下，就跨起腿子跳起來。皮靴在紅漆地板上發出空洞的響聲，像在山谷裡一樣。他定一定心，打算想些得意的事，譬如徐主任：

「提到徐主任——他嘴角就拉開點兒來，掛着微笑，這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可是這回他沒笑；嘴角硬得難似的怎麼也拉不開。他祇輕輕嚥了一口氣身子打轉——一眼又睨着廚房那邊。」

「麻煩！真是……」  
又打了個呵欠，把兩個膀子伸了一伸。他什麼得意的事也想不到，在客廳門口站了會兒，瞧着那團花子，接着把眉毛緊緊地皺了起來，右手在自己大腿上一拍。  
「真倒霉！」

太太今晚不回來。還有呢，這叫花子就在廚房裡叫他不放心上樓去……張媽怎麼還沒來……樓下那花子把臉埋在兩隻手裡似乎睡着了。可是黃先生的聲音一響到客廳門口他就拾起腦袋來，拿手擦在地下，哆嗦着站直了身子。

黃先生吃了一驚，不知道那花子要幹什麼，黃先生率性往前面走了兩步，站到廚房門口。  
花子顫着嘴角揉揉地把手移前了幾步，突然倒下去跪着那個瘦得不成人樣的臉孔上——滾着兩條眼淚，嘴脣也哆嗦得厲害起來：

「善哉……活菩薩……老爺這般好心……」  
這傢伙顯然是大激動說得上氣不接下氣，他剛才在外面給凍得腦筋都僵了，這回才記起世界上有黃先生這般個好人，他就趁這機會表白他的感激。

廚房裡那盞電燈雖然祇有十支光，黃先生到底也瞧明了那花子是怎麼個模樣。

那張瘦臉帶得發灰黑色，許多皺紋打着結。身上那件衣服破得像掛着流蘇，還糊着許多黑東西；這件衣服也許是夾的。腿上可祇有一條單褲，開了幾個大洞。露出灰黃色的腿肚子。頭髮有兩寸來長，一根根直豎着，刺刺的。有幾根還沾着些灰白的東西，說不定是些白蟲，他額頭上正長着一顆什麼瘡。

黃先生退了一步，他怕那花子身上有虱子跳到他身上來。並且額頭上那顆什麼瘡——說不定是梅毒。那個花子可爬了起來，往黃先生跟前進了一步。腿子站不直，膝頭是彎着的。背駝得像個猴子。兩手微向前伸着抖着，似乎像要把黃先生生攔抱起來。嘴裡顫聲說着，感動地哭着。

「我沒有討過飯……我找不到工……流氓不准我討飯打我……老爺真是活菩薩……」  
「好了，好了，別說了罷。」  
黃先生一掉轉身子就往客廳裏走。他真的想發作一下，可是到底忍住了。祇咬着嘴脣，鼻孔裏吹了一口氣。然後把自己身子摔到沙發上——屁股給彈得跳了一跳。

「真討厭」  
皺着眉移動幾下臉子。他想着覺得奇怪世界上一些沒用的傢伙儘是來麻煩別人。三天後吃飯，哼！這人還能養活老婆女兒麼！這活活着有甚麼用！哼，可是這些傢伙偏偏不肯死，倒拼着這條性命來犯法；強盜，小賊還有……

他站了起來，搓搓手，又把爐蓋揭開來瞧了瞧：裡面有氣沒力地映着紅光，有幾塊煤已經成了白灰。  
「張媽還不回來，還不回來！」  
都是那個倒霉的花子！那傢伙：那傢伙……哼，他剛才才在外面人豬欄，再不然，就做扒兒手……黃先生又坐了下來，眼睛釘着那個爐子。他想：佈施這種人也許不算白費，不然的話——他家裡說不定會被那花子搶走什麼東西。這種傢伙祇要有點飯吃，就不致於去當強盜的。

「唔，怪不得有人提倡什麼人道主義哩。」  
於是他從衣服袋裡掏出一本小冊，拿派克自來水筆記着日記。  
「余今日作一善事……」  
這廝開始了一句，他就把筆底在腮巴上想了會兒。接着就描寫他遇見的那花子，於是——「令人酸鼻。」

可是馬上又把這句塗掉改成「余見之不禁淚然淚下。」  
風叫得吹哨似的，一會兒遠去，一會兒又近來，門縫裏也擠進了冷氣，射在身上像刀子切着那疼疼。

黃先生攆住勁兒把這樁善事寫完，打算再發點議論——明日好給朋友們看可是手冷得麻木不仁，連筆也抓不住。  
「混蛋！混蛋！」  
他恨恨地把小冊子一摔又站了起來，不耐煩地踏着脚。他現在覺得人生唯一的樂趣祇有一樁上樓去把身上捲在鴨絨被裡好好睡一覺。可是他走不開太太小姐不在家張媽也

老不回來，要是那個花子偷點什麼……  
忽然他有點怕起來，他躲在客廳也不大穩當要是那傢伙摸去了廚房裡的鍋子飯碗……  
黃先生馬上又衝到了廚房門口。而那花子可趁機會乾着背搖了過來，顫着嗓子。  
「閉嘴……你這道……」  
「老爺真是活菩薩……老爺真……」  
可是那個總想說幾句才舒服，他從沒遇見過這麼一位活菩薩——對窮人這麼體貼還怕冷飯吃壞肚子，叫老媽子去沖開水他流着淚水，兩手莫明其妙地動着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似乎想對這老爺磕頭，又似乎想跟這位老爺實親熱一下。  
「我找不到工……要餓死了……我一輩子沒有見過老爺這樣的好人這樣……這樣」  
這位老爺咬着牙壓着嗓子叫：  
「混蛋！混蛋！快替我滾開！」  
祇好又往客廳裡走。  
那花子可移着那幾步，走不穩的腿子跟了上來。

「老爺真……老爺真……」  
「混蛋……你竟敢……你竟敢……」  
「我……我……」又滾出眼淚「我簡直……我簡直……」  
黃先生感到腦袋都要爆裂破了。他冷得手腳麻木起來不住地要打……像有百來斤重似的。可是……可是……混蛋！叫他滾還不滾！竟敢還抗！  
「滾出去，滾出去！你這……這這這！」  
他四面瞧瞧想找個武器，於是

「把抓起那個煤鏟子來。他發瘋地弄着煤鏟子，眼珠差點沒突出眼眶來。」  
「滾蛋！強盜！流氓！……滾！……」  
把那個花子趕出客廳，趕出過道，一直趕到廚房的後門，口他一手開了後門——一陣冷風直衝進來。那個花子張大着嘴，張大着嘴，正要想想這位活菩薩是怎麼一回事，那把煤鏟子可抵着他的駝背，給推到了門外。接着後門猛地一關——

黃先生又坐到客廳的沙發上：他還是不能夠就上樓去，得等張媽回來。他鼻孔裏還噓噓地喘着氣，眼珠上塗着紅絲。  
「要是那個花子……」他忽然又想到一些倒霉的事。  
那個花子沒了吃的，也許來搶他的東西。他剛才承認過——佈施別人並不是貼本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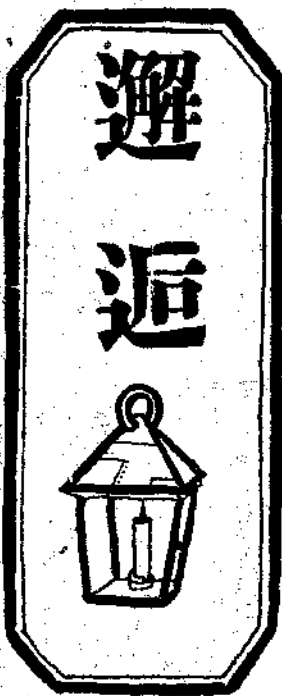
他打了個寒噤，想起那個駝背顫着腿的模樣。他馬上就放了心：那傢伙鬼樣兒，餓了三天沒吃東西，站都站不穩，還有力氣去犯法麼，於是他嘴裡嘖的一聲，全身都似乎鬆了勁。  
可是張媽一回來就吃了一驚：  
「噢，花子呢？」  
「混蛋你管什麼花子不花子……怎麼沖水這久不回來，混蛋！沖到爪哇國去了麼？」  
「那裡倒沒有去過」  
黃先生橫了她一眼，預備走上樓去。在樓梯口站住了叫：  
「開水沖來了就去泡一壺綠茶——拿到樓上來……」

「把抓起那個煤鏟子來。他發瘋地弄着煤鏟子，眼珠差點沒突出眼眶來。」

「滾蛋！強盜！流氓！……滾！……」

「要是那個花子……」

「開水沖來了就去泡一壺綠茶——拿到樓上來……」



# 邂逅

斐生吃醉了酒回來，頭髮已有些散亂，眼睛紅得像魔鬼，嘴裡打着口哨，蹦蹦地在馬路上走。已是夜散散場的時候，兩旁的店舖十之八九都上了門，馬路已沒有多少人，從戲院接連回來的人力車，疏疏落落，從斐生身旁拉過去，夜間是不許可賣夜食的攤子橫欄在馬路上的，警察打着哈欠，商店門上的無線電發音器也休息了，斐生的口哨也就更顯得響亮。

在遠遠的小巷前，站着一個年青的女人；她的衣服是相當地時髦的，不過在這立秋後的一個半月穿起來是有些單薄了，蒼白的臉想是因粉搽的太多了的原故。她站在小巷口，臉向斐生這邊望着，像是等他的樣子，待他走近了時，低聲喚着：

「喂！怎麼才來？」

「……」斐生的口哨停止了，不等他表示愕然，她就拉住他的手，悄悄叫聲「傻子」！便挾着他，夫妻般的走進小巷中去了。

巷裡更靜，並且很黑暗，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斐生咳嗽了一

聲，讓黑暗遮住了他的羞澀，對這陌生的女人開始發表他的意見：

「不行！太太！不！姑娘！請你放了我吧！我是一個流浪人，沒有家，爹，媽，兄弟……什麼都沒有，是一個地道的流浪者」他的口涎順着嘴角流下來，很費力地解釋着

「我住在一家客棧的小小的房間裡，已經兩個月沒付房錢了，我讀過多年的書，但我的職業是車站的一名苦力，姑娘！真的！我沒有撒謊，天知道」

「唔！這真是不幸呢！那麼你對異性的安慰是很需要的了！」她不明白他的話是真是假？或是謊語？不明白，她更挾緊了他的手，

「糟了！」汗粒從額角掉下來，他另一隻手搔着頭皮，「姑娘！我沒有錢，到現在祇有一塊錢在袋裡放着」

「那就滿够了！我不會再向你要的！」

「但是，明天我的早飯豈不是沒有着落了麼？你還是放了我吧！」

聽了這話她竟狂笑起來，

「傻子！你真是傻子！這樣苦窮的

話是應該對一個野妓說的麼？你要說老爺有的是錢；即使一個仔兒也沒有，也要把肚子挺起來，滿口媽的罵着人，傻子！學乖巧一點吧！……」她漸漸變成冷笑，末了竟嘆咽了。

斐生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過像宇宙間一粒沙粒似的那麼微小，那麼不關重要，並沒有人稱他慈善家或道德家，其實他並不慈善，也不道德，然而他那點兒同情心還確實包在他那胸膛裡，他的酒要發作，臉熱騰騰的燒着，他要嘔吐，但給一陣冷風吹回去了。他探手到口袋裡，把僅有的一圓紙幣抓了出來。

「姑娘！我明白！你和我一樣可憐！或者比我更可憐！那天我看見一個女人，跪在地上，警察用棒子敲她，『為什麼這麼下賤！你說！』她的聲音都哭啞了。」

「天啊！」她的手撫着鬢角，慘然的叫着

「我明，一切都明白！這塊錢你拿去吧！再見！」他掙扎着。

「不！不！我不白要你的錢」她緊握住他的手。

一陣熱，他看得屋子道路都跳動起來，腳下的石頭變得軟軟的，他一點氣力也沒有，被她拉到一個門裡去。

在一座兩間的小屋子裡，斐生作了一些從未作過的夢，他夢到了熱烈的安慰，和幾乎落下淚來的溫存的，他的心像遊歷名勝那麼愉快，像剛從那殼裡出來的鷄雛，看到春的嫩綠那麼驚奇，他變成了雲霓，在雨後的晴空中散步，鮮潤的空氣

滋育他，清新的和風洗滌他。待他滿足地靜閉了眼時，驢燭已半殘了。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那女人唱着的歌已剩了最後兩句。

斐生轟地坐起來；「你讀過書嗎？」

女人搖搖頭，熱淚沿面頰流了下來，許久，她又覺悟到自己的不是，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你躺下吧！發什麼呆！」她把斐生按倒，重新給他放平了枕頭，「讀書不讀書不是一樣嗎？讀過，又有什麼稀奇？天給她造成一個可怕的環境，要她走進去……啊！今天夜裡怎麼竟使我發起這些無味的話來了！我唱歌給你聽吧！——『天涯呀！海角……寬呀寬知音……』」

「得，得，你停住吧！我不要聽這些肉麻的調子，我只問你，你姓什麼？」

「人與人之間，是刻薄，是冰冷的笑，你走上天堂的路，他會把你拖回來，你下地獄，他會把你趕快地推下去，勝利的人就在兩者之間徘徊着，假若你是個弱者，你墜入深淵去了，他會罵你；『下流！下流！』」

「不！我問你，你姓什麼？」

「他們像蒙古人舞獅祭佛時一樣，個個人都戴着面具，但那面具是天官賜福似的，當他失慎掉下面具來時，那鮮紅的嘴唇吐着血腥的氣息……」

「你聽見我的話了麼？我問你你姓什麼？」他更振擻她的手腕，想止住她那發狂的話語。但她似乎沒聽

見，只顧發狂地說下去：

「一顆喜歡和愛好幸福的心，任何孩子都有的，我相信遺傳學，父母是弱者，他所生的兒女也要柔弱，一對年過半百的老人，又是肺結核患者，他們在臨死時哭着說：『孩子！我們今生對不起你了，你去吧！走你自己的道路吧！願你幸福……』」

於是他們就拋下我去了，剩下我一個時，便有許多人說：『姑娘！我唯一的愛者！跟我去吧！我會領你到最幸福的路上去的！』這些把我當做『唯一的愛者』的人，把我帶到罪惡的崖岸上，用手一推，『下去吧！這就是給你預備的地方。』然後他們勝利地笑着，像完成一件心事似的走了！」

「不！你所答非所問，你究竟姓什麼？」天已黎明了，斐生不耐煩地，穿好了衣裳。

「你為什麼緊逼我？我想把我想說的話統統說完。我：我的不幸的經歷……」她戴地落着淚。

斐生握住她的手，默然片刻，用手帕替她拭着臉上的淚，他渾身發着熱，心在跳着；

「你明白我的心麼？我問你你到底姓什麼？」

「我的心很難過，我姓……」她伏在枕上痛哭起來，「你去吧！去吧！再見！不！在夢裡見吧！我的破碎的靈魂永伴着……」

第一次工廠的汽笛嗚嗚地響，斐生摸了摸胸前的鈕扣，慌忙的走出去，驢燭摸地滅了，那女人在半明暗的屋裡哭着。

# 華中漫畫界

劉 子

## 從「上海漫畫學會」談到

「上海漫畫學會」主辦的「上海生活風俗漫畫展覽會」，雖然接連兩次在上海開幕，可是自己老是爲了生活窮忙，終於抽不出二天的工夫，到會場中去躍一個圈子。在作家的陣容上看來，是一個空前的大團結，出品人的國籍，計「中」「日」「德」「俄」和「匈牙利」五國，會員共計十三人，這次展覽會除原田淳沒有出品外，其餘諸作家計：薩博儒 SAPAJOU十幅（俄）、可東みの助十幅（日）、西夫 SCHIFF十幅（德）、太平龍八幅（日）、夫立登 FREDDEN十幅（德）、馬午三幅（中）、馬庫斯十幅（匈牙利）、三浦乃亞三幅（日）、捷勒西莫夫九幅（俄）、三井直鷹五幅（日）、萬籟鳴二幅（中）、萬古蟾一幅（中）。這個展覽會主辦的動機，在他們的宣言中已經說得很明白：

「上海，是東亞大陸的特殊都市，在經濟上文化上都有着特異的地位，然而自大東亞戰爭發動以來，牠已經踏上新生的道路，這裡的漫畫同志爲了互相切磋，共同研究起見，組織了一個上海漫畫學會，同時爲了使社會人士知道本會的存

在，特地徵集了全體會員的新作品，舉行一個「上海生活風俗漫畫展覽會」，然而本會創辦伊始，一定有着許多不週到的地方，敬乞社會人士給以批評和指正，使我們加倍努力，向本職邁進，成爲上海文化之一環。

在這篇宣言中，告訴我們爲什麼要組織上海漫畫學會（註：該會有三個名稱，華文叫「上海漫畫學會」，日文叫「上海漫畫クラブ」，西文叫「SHANGHAI CARTOONISTS CLUB」）和爲什麼要定名爲「上海漫畫學會」。因爲國籍的不同，觀點的不同，可是展覽會的作品出於意料之外的，就是共同陷落在色情的氣味裡，這個主要原因，都患在展覽會的命名，上海是個色情地帶，要描寫和諷刺上海的生活風俗，色情的題材是觸目皆是，要是轉向別方面的題材，必須煞費心血；可是得來容易，失敗也容易，色情的題材最容易陷入淺薄，希望本年秋季主辦的展覽會（據聞每年「春」「秋」各主辦一次），能多注意此點。

從「上海生活風俗漫畫展覽會」中選出來的作品，印有一册「上海生活」，該書一共二十九頁，原色版十八頁，在這本冊子裡，我們可看到各位作家的作風。

封面是草綠色的，上面用紅色印

「上海生活」和日文「SHANGHAI ALIFE」，以及三個意同文異的會名，翻過大紅的「見返頁」，就是扉頁，扉頁上多「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民國三十一年」的出版年份，其餘的文字跟封面一樣，第一頁是全體會員自畫像和「中」「日」「西」三種文字的宣言，接着就是原色版。

原色版的第一幅的薩博儒的大作，題名「黃浦江的小船隊」，提起薩博儒，大概喜歡漫畫的人都該曉得，他從前是替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按日在第二版作政治漫畫，版面常在七吋高六吋闊左右，非但他的畫面和題材深刻有力，中國的雜誌報章時常轉載；而且中國的漫畫家名「華君武和申屠致」者，並極力模倣其作風，甚至華君武的簽字式也模倣他。因爲薩博儒給我們認識的機會多，所以在這裡想多介紹些。

西夫的「上海的香味」，在市上

出售的「明信片畫卡」中曾見過，此公這幅作品，和素描「田園將蕪胡不歸？」確可稱爲他的代表作，其餘的作品，我們可在「オール上海」的封面上去找。

大名鼎鼎的華中日籍漫畫家可東みの助，大陸新報的記者，他的線條是多麼活潑，而且又是幾個多產作家，無論何種報章雜誌畫刊，都有他的大作，這裡有「四馬路賣花女的迷夢」和一標準型與不明國籍型「二幅」，仍一貫着他優秀的作風，但我們總感覺他的文字勝過漫畫。

夫立登的「神醫妙術」與捷勒西



乞 食 萬 籟 鳴 作



『上海漫畫學會會員之自畫像』

莫夫的「街頭理髮師」，異曲同工，都是描寫江湖派的窮凶極惡，似乎言過其實。又如西夫的「雨與姑娘」與馬庫斯的「喂！你在看什麼」，這兩幅中所繪的女人，旗袍的衩甚至連屁股都露了出來，將色情過份地誇張，其所得的結果也是極端底失敗，因此我們又想到薩博儒，除他以外，西人對中國的風俗人情，恐怕沒有比他更詳細的了。

太平龍的「如此盛況」與「風流雲散」，都是瑣碎地描寫上海的片斷。

三浦乃亞是在南京唯一有名的日籍漫畫家，讀「南京大陸新報」的人，一定能够看出他所繪的「張三」和「平蕪進」，不論構圖或是題材，是多麼慎重和成功。他的變形是非常奇特而且很耐人尋味的，這裡的「燕返」和「福索描」，都是很明顯的實例。

馬午的「四馬路之夜」，是描寫鄉下老兒初到上海的情景，但在四幅素描中，我們也證明了他是住在南京。

這裡祇有萬籟鳴的一幅「乞食」，而沒有萬古鏞的作品，實屬一件憾事。萬氏兄弟，以「鐵扇公主」一片，聞名天下，我們在這裡看到他強有力的線條，可見一個作家的成功，不是輕易造就的。

三井直鷹的「上海少爺」是幅非常詩意的畫面。以及「黃色車夫底最後的夢」，這類超現實的作品，都是不易多得的。

以後，跟着九頁素描。這册「上海生活」，大略的內容如上面所記。

當「上海漫畫學會」組織成功後，和第一次展覽會開幕前，居住在上海的作家們，曾開了好幾次座談會，其記錄都發表在上海「大陸新報」中，關於筆名，一段很有趣的記載！

可東：「薩博儒的筆名真有意思！」

西夫：「是南美產的玳瑁帽猴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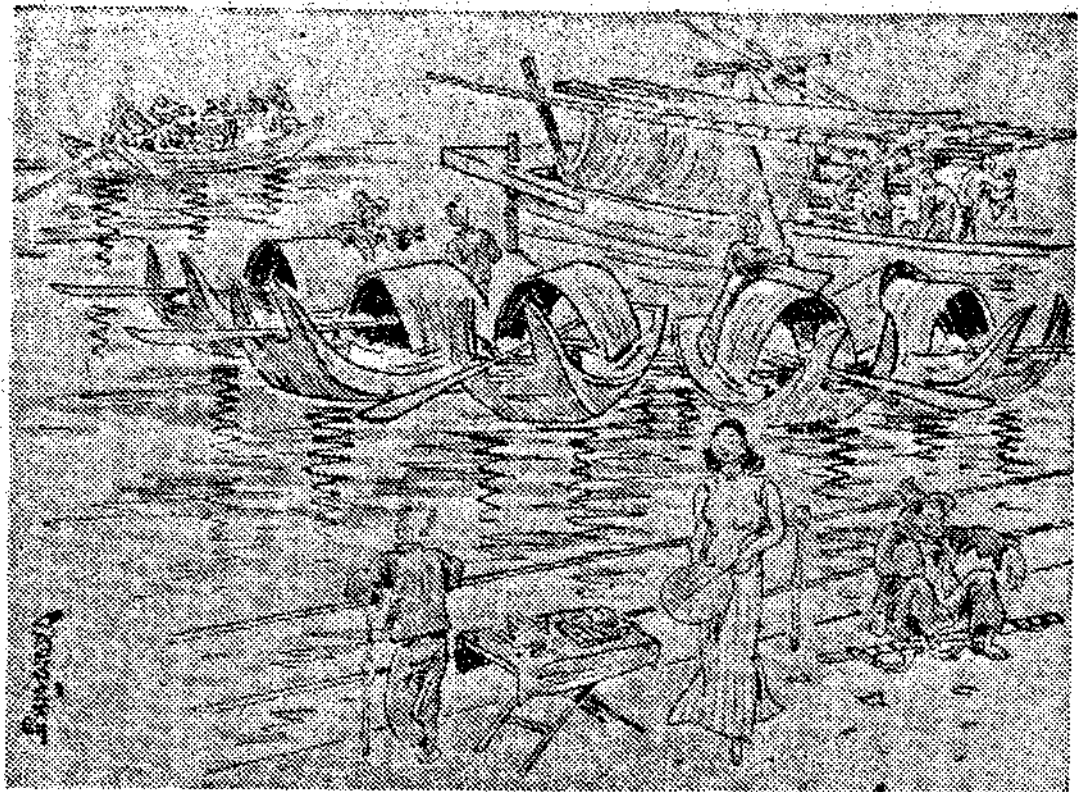
薩博儒：「我本名叫薩博儒尼考夫，我的父親在酒醉的時候，叫我用薩博儒作繪畫的筆名。尤其是我父親有些像猴子。」（笑聲）

可東：「我的朋友們都叫我孫悟空！」（笑聲）

薩博儒：「不論猴子也罷，孫悟空也罷！」



花 子 三 浦 乃 亞 作



黃浦江的小艦隊

薩博儒作

龍，畢竟都是神通廣大。(笑聲)  
 在這段談話中，我們曉得薩博儒的筆名的來歷，和可東的自畫像配上一個葫蘆的意義。薩博儒是白俄系，一九一四年曾參加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因脚部負傷退伍，停戰後開始學習建築美術，直至紅軍革命勃發的第二年，經過十八個月紅軍地帶漂流到北京天津，一九二二年到上海，一共住了二十一年。爲

報紙作漫畫，直到現在也有十九個年頭，因爲「字林西報」愛護漫畫，所以當時他的月薪待遇，僅次於主筆，但其每月數目，也足二回周遊世界的旅費。薩博儒能講中國話，在一幅題名「豬排的出產地」中，還畫了一顆「薩博儒印」的中國式圖章。

薩博儒對大東亞戰爭的感想有這麼一段話：「日本民族的強項，是非常使人驚嘆的，我在國際都市上海二十一年間，眼看著日本之強盛，直至這次驚人的戰爭爆發，日本之實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

國際漫畫家的大團結，却十二萬分底反應出華中漫畫界的冷落，南京的中報京報漫畫版停刊後，華中的漫畫動態走入了死寂的狀態中。北來的張泰元，幫同復興華中漫畫運動，一番心血，雖然深深地刻劃在每個愛好漫畫人們的腦海裡，但畢竟他也倒抽了一口冷氣，揮袖走了，留下來的作風影子，在孔慶平的作品中仍可見。爲了編務上忙碌的黃也白，平報上每日一幅的大作也宣告停筆。曹涵美忙於「金瓶梅」「魯男子」和「激流」這三部偉構的完成。最可笑的是沈偉，乘現在大家靜默的機會，以胡考是娘舅作招牌，從中魚利，在國民新聞中與曹涵美對峙，非但作風落伍，線條幼稚，題材下劣，意識不準確，甚至使人讀之有害無益。五月一日出版的小型「海報」，雖刊了

很多江棟良的傑作，而江公像煞在戰後僅講交情而不願活動。藍天野(即葉鳳)的「陳團圓」「明星會串」等，雖也是前賢且多產，但總稍次于曹公。這麼一個零々落々的陣線，我們還是需要一個純粹的漫

覽刊物，不論其係國際性的，或係中日性的，有了這本刊，華中漫畫界纔能復興，纔能把水準提高，纔能實行澄清工作，去其糟粕，擇其精華，使漫畫作家有個共通的目標，有個中心的努力。



黃包車夫底最後的夢 三井直磨作

# 日本美術介紹

## 窯工

馮貫一

### 桃山時代

桃山時代因秀吉於武事之餘對花見，茶湯亦力加提倡，故茶道至當代益行盛。天正十五年於北野松原開大茶湯會，由八月起便行準備，所招人士達三百六十名以上，盛況空前。外更有千利休、細川幽齋、古田織部正等茶道名人釀出，各依所好命工製茶器，故窯工乃有甚大之進展。文祿征韓役之結果，諸侯將彼地之陶工携歸者甚多，各於其封地開窯，此於日本窯業之發達實亦有莫大之助力。

前代已興之信樂窯所製茶器既為武野紹鷗所愛，入當代後茶之宗匠千利休亦甚加珍愛，世稱彼所愛用之器為利休信樂。千宗且所愛者稱宗且信樂。樂燒雖於前代已見其端倪，實際乃始於二代之長次郎。長次郎原名長祐，永正十三年生於京都。及長習得陶法，製品世稱京燒。或今稱，傳為京都所有釉陶器燒製之始。後受利休之誘掖，甚加優遇，賜樂字金印，遂為樂燒之祖。天正五年奉信長命，於利休指導下製赤與黑釉之茶盤。利休直將本姓田中賜與長祐，故亦稱田中長次郎。據

「本朝陶器攷證」所載，謂長次郎曾奉利休命赴中國傳習製陶之法，他書更傳有曾赴朝鮮者，要之皆無何等確據。長祐因曾於天正十五年於樂樂第內築窯，燒製茶器及瓦，故亦稱樂樂窯。樂燒陶器柔白，澆黃土後再燒者則呈赤色，以加茂川石細末作釉藥者則呈黑色。製時不用鹽鹼，以指頭捏造，另有一種雅味。製品有所謂長次郎七種者（亦稱利休七種）今日尚存，計有太黑（黑），早船（赤），鉢開（黑），檢校（赤），東陽坊（黑），木守（赤）等。弟常慶，通稱吉左衛門，兄後後嗣二代，仍於樂樂第內從事製陶。三代道入，通稱吉兵衛，以異名ノカウ為號，為樂燒之名工，蓋已入於江戶時代矣。唐津燒慶長以後之作品稱繪唐津者，陶質有赤土，鼠土二種，兼施黃黑三色釉，最有潤澤，出品以茶盤，盞，盆等雜器為多，因器上每繪草畫故名。其於天正至寬永年間所製者尚有一種朝鮮唐津，係用朝鮮之土及釉而於唐津燒製者。土黑赤，施白釉，以水盞，盞，盆為多，茶盤較少。備前燒於天正年間始製茶器，受秀吉之保護獎勵，發展甚速。名工巨匠相

繼揮其手腕，就中尤以三月月六兵衛為最著，其作品有菘月之記號，外有梅花印者之製品亦佳，惜不傳作者姓名。秀吉於中國（日本地名）出陣之時，曾留於伊部村之陶工大響五郎左衛門家，時陶工森，寺見，金堂，頓宮等製茶器，秀吉亦手製數器，試行燒製，結果甚佳，封六人為窯元，許自由伐木，並不得以伊部人為陣敵，備前燒乃益得順利進展。備前陶器以青釉火候過度變茶褐色者為佳，肥後堅實，冠於全國。志野燒至當代因受外來瓷器之影響，始於陶胎施長石質之白釉，雖非完全的白瓷，然亦頗為類似，故當代志野燒實為日本瓷器之萌芽。繪志野係於志野之白釉下以鐵繪表文樣之一種陶器。其於素地用褐泥點綴而彰文樣，上施白釉者則稱鼠志野，前者係受朝鮮李朝鐵繪所感化，後者則頗與朝鮮三島之象嵌相類。初期繪志野繪樣豪放，迨至末期，繪樣加密，稍失健勁之趣而趨於華麗。

自當代而起之陶窯主要者有美濃燒，織部燒，今戶燒等。美濃燒為瀬戶之陶祖加藤景正後裔加藤與三兵衛景光於天正十一年來土岐郡久

尻村築窯，是為其始。後信長見其所製器甚加稱賞，賜朱印。景光有二子，即四郎右衛門景延與彌左衛門尉景賴是。景賴養子半左衛門景增移窯多治見，創多治見燒。美濃燒有瀬戶黑茶盤，上施黑釉無文，其形頗為豪壯，後則施黑地白拔文樣，形狀亦生變化，技巧進步，表現華麗。此外美濃燒中尚有一種黃瀬戶，釉法係從瀬戶傳去，於簡素之線刻文上施褐綠及銅綠釉，後則於黃地上施褐綠二彩，其鮮麗之色調，頗能窺出當代華美之好尚，此種線刻文之裝飾手法蓋係受前代瀬戶黑之傳統而來者。織部燒為瀬戶系之陶窯，依茶道名人古田織部正之創意於慶長年間始製茶器。質似志野燒而稍柔，有黑織部，青織部，赤織部，繪織部等區別。黑織部以茶碗最多，上施鐵釉，有簡素枯淡之花卉。青織部上施銅綠釉，釉下有白釉之線刻文，印花文甚多。赤織部即青織部之白釉花文部分為赤色者。繪織部係以鐵砂，赤樂色，銅綠等色作奇矯之文樣。今戶燒為武藏國豐島郡今戶村所製之一種陶器，傳於天正年間千葉家某居武藏國淺草石濱，因故與家門斷絕，遂率其家臣數輩於石濱今戶村製瓦及土器為業，至江戶時代貞享年間始製點茶用之土風爐。

慶長征韓之役，諸侯由朝鮮携歸陶工甚多，各於其領地築窯製器，主要者有筑前之高取燒，長門之萩燒，豐前之上野燒，薩摩之薩摩燒，肥前之有田燒等。高取燒為慶長之役出陣之黑田長政携歸朝鮮草堂之陶工入廠，加藤清正携歸之新九郎

所興起。長政命八藏先於鞍手郡瀨取山開窯，後新九郎亦來。惜早歿，是為高取燒之創始。萩燒係文祿之役將朝鮮陶工李光勺携歸大阪，豐公賜松本之宅地居之，使就地開窯製陶，故亦稱松本燒。上野燒，慶長五年細川忠興封於豐前小倉時，召由朝鮮歸化之陶工章楷於田川郡上野村燒製風之陶器，是為其始。薩摩燒，征韓之役，島津義弘於朝鮮探索陶工，文祿四年携歸二十二姓約八十餘名之鮮人男女，凱旋薩摩。同年末，弘義移城帖佐時，乃使其中之星山仲次於大隅國始良郡帖佐村製陶，薩摩燒之肇端即於此時。文祿年間所製器稱帖佐燒，為當時所珍。有田燒，慶長二年豐公征韓之役，鍋島直茂之臣多久長門守由朝鮮携歸陶工金江三兵衛。於泉山發現現器原料，乃開窯製器，於日本近代陶業以極大之影響。

總之，桃山時代之窯工亦與其他美術工藝同樣，可顯出雄大豪放之時代精神，由前代傳來之明代瓷器之整齊恬靜之樣式因不適於奔放磊落之時人好尚，故至當代豪快粗野之朝鮮李朝陶器，於茶湯者之間頗被賞識。更因時代思潮之關係，而有向傳統日本趣味復古之願望，乃切求能發揮日本風之陶器，因之，京都有樂燒之出現，他方則有美濃，唐津，備前，信樂諸窯之興起。雄大豪壯之樂茶盤，瀬戶黑，豪放之繪唐津，繪志野，繪瀬戶等之織部之鑿拔的意匠與華麗的表



現，俱能將桃山樣式之特色遺傳的發揮出來。更自文祿，慶長征韓役後，諸侯相率由彼地携歸陶工，於中國，九州之彼等領地內盛興陶器，江戶時代之能有絢爛的陶器工藝出現，以及日本近代窯業之如此發達者，倘請受此等歸化鮮人陶工之賜，亦實不為過。

### 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工藝美術承桃山時代之隆盛氣運，乃益趨絢爛之勢。窯工於前代既由秀吉之獎勵茶道，以及歸化鮮人陶工之盛行窯業，遂行非常發達，入當代後茶道益盛，更新有煎茶之流行，諸侯之間對窯業亦善加保護，並將中國陶法多行輸入，陶窯遍國，名工輩出，窯業乃呈劃期的發展。至其主要陶窯約如下述。

京燒(仁清燒，栗田燒，清水燒)，乾山燒，永樂燒，有田燒，唐津燒，高取燒，大河內燒，薩摩燒，萩燒，備前燒，尾戶燒，淡路燒，紀州燒，會津燒，九谷燒，大甕燒，信樂燒，萬古燒，瀬戶燒，美濃燒，豐樂燒，乾也燒等。

下文所述即為各窯之興廢概略，江戶時代之絢爛窯業當可由各該文中窺見一般。

二京燒 為京都所產陶器之總稱，其起源雖有諸種說法，然集其大成者實為寬永頃之野々村仁清。仁清為丹波國桑田郡野々村人，壯年時曾從土佐尾戶村之歸化鮮人佛阿彌學陶法。元和中來京都，又從屬於當時住清閑寺之陶工宗伯，後乃

於御室，御菩薩，清閑寺，岩倉，鳴瀧，鷹峰，小松谷等處開窯。仁清以仁和寺宮為始，蒙諸宮，公卿貴族之愛顧，製茶器甚多。外更受與京都茶湯有深關係之金森宗和的意匠上之指導，其作品遂富有為上流所好之日本趣味的優麗典雅趣致。且仁清距桃山時代非遙，故作品中更藏有一種莊重豪華之趣。彼之作品於醜醜之使用妙絕古今，就

傳京燒系統者則有栗田燒與清水燒。栗田燒係由瀬戶，信樂等之陶工開其基礎，元和時有尾張瀬戶陶工三文字屋九衛門來京都，專燒茶器，長男庄右衛門，次男助右衛門，皆能繼其業。門人德右衛門(號名錦光山)亦稱妙工。延寶中高橋藤九郎(號名帶山)改良彩畫，天保中六代高橋能繪人物舞樂之圖，而起所謂栗田風之色繪，江戶中期以降

茶器。門人與田額川，清水六兵衛俱稱名工。京燒之有瓷器出現實以額川為最初。明和中六兵衛與和氣龜亭共於五條坂開窯，文化八年二代道八亦於此開窯，完成青華瓷器。其後弘化中二代道八弟子清風與平，三代龜亭弟子真清水藏六，初代道八之二男，尾形周平等互競陶業，故所製青華瓷器極為精緻。二代道八名光時，通稱仁阿彌道



大日本國陶者  
 者雍州黃山  
 陶隱院有製  
 千町屋尚古些

館 博 帝 東 京 皿 角 圖 陽 翻 谷 山 黃 山 乾

中尤以茶壺最能表出此種特色，將溫雅典麗之形狀美的極致顯示無遺。外再施以華麗之仁清獨特繪畫，氣品益顯高貴。仁清作品除色繪之外，對中國及高麗窯工技術亦有採取之處，然並非死板之模寫，而能消化成爲純粹之日本趣味，彼之偉大不可及處亦正在此。作品上常有細密之皸裂，俗謂之仁清皸，亦為彼作品之一特色。仁清之後，

頗顯不振，文化年間作青蓮院宮家之御用窯而蒙庇護，作品流於形式，漸次衰退。嗣有音羽屋，一文宇屋等古清水風之清閑寺燒，音羽燒出現，至文化文政年間更新有磁器製造，而漸有被清水燒壓倒之勢。栗田燒係以陶器為主，京燒之另一派的清水燒則以瓷器為主。天文中元有吉，元和中音羽屋六介，製品不精，至清兵衛時始漸製

八，號法螺山人。父光重，通稱周平，號松風亭空中，實曆中遊京都，偶至三條粟田口觀製陶之狀而有所感，遂於表町富屋製陶，光重長於竹木彫刻，又能南畫，自造自燒，自繪，製品有禽獸，人物，置物，以及香盒，酒器等皆別有趣致。仁阿彌為其長子，早日父子便會從與田額川，實山文造學陶器之法。文化年間彼所製人物，禽獸，置物，

魚鳥等最稱得意之作，此外並善燒和漢古器，雅趣盎然。仁阿彌懷安南燒於吹子窯，乃完成青華白瓷。製品為紀州侯所賞，受聘赴紀州，協力御庭燒(借樂園燒)。後天保三年隱居，於伏見桃山設小庵，龜小窯以親晚年，是即桃山燒。仁阿彌最長於捏像，製禽獸之時，皆以實物置座右，所製無不神態如生。彼不但為京燒名工，且亦為日本有數之陶工。三代光英，四代光賴亦皆擅製陶。六兵衛濬津人，明和中於五條坂開窯，製茶器類。清風與平金澤人，文政中來京都入道八之門，善燒和漢古陶，後更長於青瓷金襴。藏六學叔父和氣龜亭，於古陶之模製亦能自成一派。京燒陶工與仁阿彌共隸於額川門下而技術極為高超者尚有青木木米。木米為名古屋人，幼嗜書畫，十五歲離家，初志於鑄工，享和中赴京都，入額川之門而有青出於藍之譽，文化三年應加州侯之聘赴金澤開春日山窯，一年餘歸京。木米自粟田固有之法而出以新機軸，妙於模製中國古陶，為京燒復興之巨匠。彼更長於畫畫，與山陽，竹田等交往甚密，更有翻刻「陶說」之意，故有「識字陶工」之稱。作品之才氣縱橫動銳俊利的氣格，在當時京燒中無與比肩。所製以染付(陶器之藍繪日本稱染付，相當於中國之釉裏青，青花)南蠻寫，交趾寫，青瓷等為主，而以煎茶器為最多。木米至友安平於酒杯之製亦極巧妙，繪高麗寫，赤繪等之稱絕品者亦甚多，作

品類於木米者間亦有之，亦為才氣  
凝積稀見之能手，其被稱為幕末京  
藏名工之首屈一指者當不為無因。  
仁阿彌之弟尾形周平亦為名工，善  
製赤繪之急須（急須有三義，淹茶  
所用之小器，暖酒器，及薄茶壺俱  
稱急須，語源出自中國）為世所知，  
後渡淡路，與加東根平共創淡路  
燒。

京燒風與瀬戶風、朝鮮風、伊萬  
里風之諸系統共為日本製陶上之主  
要系統，京都近畿之諸窯如明石  
燒，東山燒，高原燒，難波燒，古  
會部燒，借樂陶燒，湖東燒，赤膚  
燒，萬古燒等幾全屬於京燒系統，  
他若四國之理平燒，中國之蟲明  
燒，九州之薩摩燒，東北之相馬燒  
等亦皆為其系統下之諸窯，至於間  
接影響下之各地陶窯，倘加計算其  
範圍當更廣汎可觀。

總之，京都自桃山時代利休所指  
導下之樂燒完成以來，即以茶湯之  
基調而表現日本的美的感覺，其藝  
術性較之高麗茶器優越甚多。長次  
郎，光悅，ノノウ等桃山時代至  
江戸初期之以豪放雄大的時代思想  
為母胎而生之樂燒天才名手，所製  
茶器實為千古名品。京燒如前所  
述，係以仁清為源流，其與雅優美  
之作風恰與京洛之洗練的都市文化  
產物相應。至於仁清風之特色，係  
與其他日本陶器之多存有中國風或  
朝鮮風的影響相對照，而能於意匠  
文樣方面發揮日本的獨自趣致，於  
日本製陶史上實為一大值注意之  
事，論者之以京燒為日本陶器的代  
表之作，實亦甚為相宜。

一乾山燒一乾山姓尾形，名備  
允，通稱權平，號深省，尚古齋，  
陶隱，藝翠玉堂，靈海，逃禪，習  
靜堂等。寬文三年生，名畫家法橋  
光琳為其兄。學問及茶事學蘇村庸  
軒，畫學狩野安信。樂窯於洛西鳴  
龍，其所製陶器常描繪繪畫，且  
加自畫，雅緻氣品為世所稱，與仁  
清，木米共稱日本三大陶工。乾山  
父宗謙多藝多能，有三子，長藤三  
郎，次光琳，乾山為其三子，幼時  
家頗富有，生活甚裕，父歿時，兄  
弟析產，兄習繪事，弟即製陶。光  
琳，乾山合作之品甚多，光琳將素  
燒之陶器著畫，乾山上釉燒之，遺  
品今尚散見各處。乾山路通禪，漢  
學亦佳，其藝與仁清所製者迥異，  
仁清作品稠稠豐滿，鮮氣流溢，乾  
山則顯寂靜，而帶禪味，飄逸之作  
甚多，技巧雖較仁清略有遜色，然  
其意匠之脫俗素雅之點，確為  
古今獨步。乾山學仁清之風，作品  
火度較低，在陶器與土器中間之製  
品最多，二代乾山，三代乾山藝  
皆不如。光琳與乾山兄弟合作製  
品最著者有東京帝國博物館之黃山  
谷觀鵬圖角皿，徑七寸三分，高九  
分，以黑釉畫黃山谷觀鵬圖，署「寂  
明光琳」，全體施薄白釉，裏面署  
「大日本國陶者雅州乾山陶隱深省  
製於所居尚古齋」。東京北原大輔氏  
所藏之關石圖角皿亦甚有名，以黑  
釉繪關石，周圍施花文樣，亦為瀟  
灑之秀品。

一備前燒一豐臣氏既滅，德川氏  
代之而起，池田光政自鳥取入岡山  
為藩主。光政亦有意改進備前燒，  
踏襲前代伐木自由之制，招致各地  
名工巨匠。更以狩野探幽，常信等  
之圖案作陶器下繪。嗣請幕府借常  
信未遂，乃招其門下高足長谷川常  
時，指導其他繪師，並鑄別備前燒  
之下繪及成品。當時因感於藩主之  
恩遇，乃使其子常雄住岡山，預藩  
靈所，子孫六世於作繪師之餘，專  
注意於備前燒原形之監督。後更於  
藩校所在地創設備前燒，光政子綱政  
亦繼父志於後樂陶創御庭燒。子繼  
政更於備前燒加種々工夫，試製繪  
備前，至元和，寶曆之頃乃達最盛  
期。迨至江戶後期天保年間備前燒  
乃漸衰落，名工他去，或行轉職，  
且因燃料不足，窯火減半，是即所  
謂天保窯是。時家老伊木長門守，  
計思挽回，於自己領地邑久郡識明  
村築小窯，然至明治維新時亦廢。  
備前燒之名工正德中有雲貞者長於  
製德利瓶類（德利為一種盛酒之陶  
器，大腹小口，相當於中國之罍）  
延享中木村甚七作小獅子，寶曆年  
中之服部平四郎與明和年中之木村  
作十郎皆巧於置物，享和年中之森  
良明長於茶器。至天保年間採速製  
法，濫造之粗惡作品遂行出現。備  
前燒盛時燒成日數僅五六日，質  
極堅硬，且有常雄等繪師施顏料，  
冷如狩野派作畫之燦爛美麗。遺物  
以池田家所藏之三十一歌仙為最  
佳，其他則以雜圖佔多數。

一有田燒一有田燒亦創於歸化鮮  
人陶工之手，其始祖金江三兵衛通  
稱李參平，初於佐賀郡金村起窯，  
因無適當原料，乃於元和二年移窯  
松浦郡有田鄉字亂橋，後更移有田  
之字上白川。參平於寬永年間發見  
泉山之瓷器原料後，各地鮮人陶工  
多行轉來，遂以泉山為中心而開始  
製陶，雖當時查實不值注意，然其  
為後世日本瓷器之創始，意義則甚  
重大。至江戶初期有吳須權兵衛，  
酒井田祐右衛門善製各色及金銀泥  
模樣之瓷器，頗為外人所歡迎。原  
於正保元年有伊里里人東島德右衛  
門者，自來舶於長崎之中國人總官  
（亦有稱周辰官）傳得彩畫之法，彼  
將此傳於有田鄉南川原之酒井田祐  
右衛門。祐廣試未成，更謀於吳須  
權兵衛，共同苦心研究之結果，終  
完成赤繪瓷器。後此種彩畫技法由  
往來京阪商人青山右衛門之口，傳  
於京都之茶屋屋久兵衛（傳為清水  
燒之元祖），久兵衛與仁清謀，仁清  
試製之後乃創色畫顯印之法。幸右  
衛門因將自製法洩露遂獲罪刑，  
久兵衛聞之發狂，後世所編之「碗  
久物語」便係叙述此中曲折者。赤  
繪之法，極為嚴密，有田燒中作赤  
繪者只限十六戶，嗣有陶工某逃往  
外地，以其洩露密技，終法設捕回  
梟首。至一般商販更不得至窯場，  
祇許在伊里里施行買賣。有田燒之  
名工除酒井田祐右衛門與吳須權兵  
衛外，享和文化頃有泉山之深海乙  
吉，上幸平之辻喜平次，大樽之田  
半次郎，白川之南里嘉十等俱有名  
聲。就中尤以辻喜平次因作品獻京  
郡御所，後遂命之年々作宮中調進  
品。製品光澤如玉，為世所珍。天  
保十三年有田之富次兵衛得藩主  
許可，於長崎開店，與商人通商。  
次兵衛長於鑑識，除指導意匠之  
外，並採平戶及五島產之釉料加以  
改良，子孫亦頗致力陶業。元治元  
年田代紋右衛門始與英人通商。  
有田地方當時稱田中村，地處深  
山，頗為荒寒，仰望天際蒼空之外，  
別無所有，自李參平發見瓷料以  
來，方有今日之繁榮，參平之功實  
不可泯。

一唐津燒一自室町時代初期便已  
開窯，寬永以後因用朝鮮之土及釉  
藥於唐津燒製，故名朝鮮唐津。土  
質赤黑，施青白釉，以水壺，壺，  
盆為多，茶器甚少。寬永至享保年  
間唐津陶質堅硬，施黑青釉，高臺  
內有紋文，其形多非正圓，初時燒  
者不佳，因埋置土中，後世掘出，  
故稱掘出唐津，嗣有做製，亦取此  
名。光格天皇時唐津城主命小笠原  
工人某製似肥後國入代之白紋，靈  
鶴等模樣，年每獻於德川氏，因名  
肥後唐津。幕府廢，工人尚傳其業  
至今。當時良工有太良左衛門，彌  
兵衛喜平次等。

一薩摩燒一文祿征韓之役島津義  
弘既使鮮人星山仲次於大隅佐帖  
開窯，是為薩摩燒始，質緻密，施  
青黃黑之釉，間多有白色者。適義  
弘意者上捺印，此稱多御判手。慶  
長十二年義弘移加治木城。星山一  
族亦隨遷往，於土器園龍口坂下御  
里盛製陶器。後義弘歿，仲次受藩  
主家久召移築於鹿兒島市長田町之  
豐野，此窯遂為島津藩主膝下之殿  
窯，極為繁昌。安政元年豐野窯移錦  
谷黑場，文久三年受砲火，化歸灰  
燼，忠義時田之浦再興殿窯，明治  
四年廢置置縣，島津家遂與陶業關

保停頓，而歸民間經營。與仲次同時尚有歸化鮮人平意者，初於慶應日置郡串木野村開窯，後因故於慶長九年移窯苗代川，子孫相繼，至今不衰。初期之磁器燒大抵皆為極朴素樸重之物，多作抹茶道具。未脫朝鮮風趣。歸化人三代之野野樂時期。已有日本人之神經，製品頗富其獨特之調子。後受京陶之傳統，多陶器之色彩，與優美之彩畫，稱薩摩錦手。此種陶器之美觀頗為外人所稱賞，故於幕末與外國通商漸繁時薩摩錦手製造甚盛。慶應三年之法國博覽會，明治七年之奧國博覽會，苗代川之朴正官、沈壽官曾共製錦手花瓶出陳，頗獲好評，當時京都等地大陶器店懸有薩摩燒之廣告板，引外人注意，維新前後為其全盛期。

一高取燒 入藏於前代既在隱取山開窯，寬永年間藩主遣入藏子入郎右衛門赴小洲遠州處學製茶器。唐津人五十嵐次郎左衛門通瀬戶陶法，來筑前，藩主命與入藏共協力高取燒，其製品之現金色者稱遠州高取。後於寬永七年移窯於隱取郡合屋嶺之白旗山麓。寶永五年移早良郡鹿原村之上山，所製茶器稱東山皿。

一大河內燒 大河內燒距有田三里，初在有田附近之岩屋川，享保以後藩主鍋島某因故命移於大河內。初期製品之稱爲鍋島者甚爲精良，惜後漸流於粗製。鍋島之形甚爲正整，案地無斑點及疵，形大抵亦有一定，所施繪畫亦極精巧，作風獨創，不落外國窠臼。取材以植

體之花卉爲多，樓閣山水較少，以赤、綠、黃三色調合，甚爲鮮麗。天明頃有名副島勇七者出奔他國，後亦捕歸幕首，當時陶法之繁嚴，可見一般。

一尾戶燒 土佐第二代藩主山內忠義時，因國內無陶業，所用大抵外國輸入，乃召名工志野中兼山，

釉石最選製陶，其質不劣於尾張之瀬戶。因始築窯，當時土佐人森田入右衛門、山崎平二人亦以製陶知名，故一部人士以爲正伯並非真正尾戶窯之開山祖，被不過偶至土佐作講習事業而已，實應歸之上述二人。一萬古燒 萬古燒之創始者名重長，通稱五佐兵衛，號弄山，寸方



川繪色二十支文鏡皿 京都大統院藏

開窯燒製茶器。後於承應二年自大阪召來高津之陶工久野正伯，於高知城北尾戶地方開窯，是爲尾戶燒之始。關於久野正伯之出身有種種之說，有謂係仁濟之門人者，亦有謂仁濟爲其門人者。正伯先曾於國內巡視一過，發見能茶山之土與蘆之

際，享保三年生人。弄山幼嗜茶事，亦通禪學，始於桑名之邸內築窯，嗣轉窯小向村，後移江戶，得公儀之許，於小梅別邸內築窯，十代將軍家治傳會屢訪窯場，作品捺萬古之印，稱弄山萬古，古萬古，或江戶萬古，爲世所珍。弄山原爲

富商，製陶純爲業餘興趣，不意後日意以此爲業。其作品多受乾山之影響，以鉢、皿、德利、盃洗、水注等日用品爲多。外更仿樂燒，黃瀬戶色繪等。弄古亦繪意匠甚爲獨特，於圓窓之內描樓閣山水，周圍地文更填以紗文樣，在當時甚爲新奇，爲人所喜。弄山銅青製品亦甚多，雅致可愛。古萬古有田園趣味，唯無仁濟、仁阿彌、木米等京燒之洗練技巧。弄山弟瑞牙受藤堂家之聘，於織部山創安東燒。名工有安達新兵衛，楠沼文則等。

一丸谷燒 寬永十六年加賀藩主三代前田利常之三男利治，於大聖寺分家之當時，命家臣後藤才次郎定次、田村權左衛門，於丸谷村築窯製茶器，是爲其始。後以肥前瓷器出現，利治乃命定次子忠信赴肥前探究瓷器製作之法，然以當時各藩查法祕不外洩，無由窺知，乃窮盡萬策，攬明亡命陶工數名而歸，於舊地丸谷村開窯製器，是即古丸谷之濫觴，時寬文初年也。此等丸谷陶器因受大聖寺家之保護，精良製品甚多。嗣以加賀藩不滿於幕府，乃於元祿初廢窯，其後百餘年只有大樋燒略製茶器，日常陶器概自肥前輸入。至文化初年由京都招來青木木米，於春日山開窯，中絕之丸谷燒乃呈再興之勢。文化

八年肥前人太多負吉於能美郡開若杉窯，伊萬里之赤繪師助之。貞吉門人清兵衛，粟生屋源右衛門與大聖寺之吉田屋傳左衛門協力與吉田屋窯，天保六年此吉田屋窯讓於宮本屋理右衛門，招飯田屋八郎右衛門作繪樣，此八郎右衛門俗稱八

郎，長於赤繪錦欄手作品大受讚賞，遂形成丸谷燒之一種特色。外於江沼郡之松山窯，能美郡之蓮代寺窯等更完成青丸谷。慶應三年山代窯之水樂和金來，一變丸谷之作風。後寺井之丸谷庄三，金澤之內海吉造，小松之松木佐平等起，乃集明治丸谷之大成。古丸谷時正值江戶初期，戰國餘勢未失，畫風仍豪放之狩野派爲主，所用黑釉上描赤線，彩色十分厚重，頗能表現男性作風。其藍古丸谷之染附雖不加金彩亦特有一種穩重風格。至文化之文政之頃，若杉、吉田屋等窯製品則較古丸谷構圖通俗，描線亦弱，彩色不明，素地亦不堅緻，繪法粗放。天保頃，漢學流行，一般皆陶醉於中國趣味，此時之民山、小野、飯田屋諸窯之赤繪遂多仿中國繪風，如「方氏墨譜」等之文樣曾多被採用。

一永樂燒 京都之永樂家，本姓西村，十一代保全時始改姓永樂。初代西村善五郎爲大永年間人，住奈良，曾作春日神社之土器，茶人紹鸞愛之，使作茶湯用之土風呂，自後代代以製土風呂立世，五代宗全弟宗次郎爲土風呂之名工，豐太閣會賜天下一之號，後受德川秀忠召赴江戶。至十代善五郎了全起，於製土風呂之外，更仿樂及交趾燒。十一代善五郎保全爲著名陶工，善仿永樂瓷器。文政十年受紀州侯之招，於西濱庭前築窯，是即紀州之御庭燒，賜永樂銀章，遂以永樂爲姓，作品則稱永樂金欄手。十二代善五郎和全亦爲名工，曾赴加賀傳金欄手之法。

# 編輯室

▼據海上編者二世紀的，縱橫睥睨一世的查維爾克遜氏族的英帝國，昔嘗自誇稱「日不落旗」的國家；然自今次再度歐戰為緒始，在德意軸心集團國家群重軍壓下，使之歐陸上侵略據點之喪失。更以大東亞戰爭的勃發，英帝國在東亞全面之敗北撤退，在日本海軍切斷聯絡補給線下，一向依賴殖民地為生命線的英帝國，過去所統治下殖民地屬地，亦都乘機紛紛要求獨立，國內(英倫三島)遭受大陸之反封鎖政策，海洋在潛水艇威脅下，在此種劣勢狀態的場合下，英帝國的崩潰危殆，實已日趨嚴重，這慣會滅人種族亡人國家的狡猾英帝國，終於自食其果的自身嘗試滅亡之命運。本期中楠山氏「英帝國必滅論」，根據現實國際戰爭情勢，加以精密分析，赤裸裸的把垂瀕滅亡英帝國真像刻畫呈現吾人之眼前。

▼近代戰爭，已形成了全面戰態體制，故欲維繫全民之信心起見，惟有宣傳始克擔負此項重任，故宣傳實已臻入近代戰術中重要部門之一，尤以德國鑒于上次大戰之教訓，由於宣傳之失敗，故希氏執政即有PK宣傳中隊的組織(Propaganda Kommando)授以一切軍事訓練，使之與士兵朝夕相處活躍戰場，執行真正戰道工作，這種不顧犧牲的精神，在大東亞戰爭中，日本的從軍記者，報道亦媲美於德之PK宣傳中隊，返顧英美自上次大戰中，利用了虛偽的宣傳獲得暫時勝利，在今日全面戰制下，猶幻想沿用故技，實為欺人自欺。何非氏「大東亞戰爭中英美的宣傳」中，根據正確之目睹耳聞，把種種英美卑鄙偽報不實在之宣傳伎倆，完全揭露出來。

▼伴隨大東亞戰爭完遂而起的，就是再建東亞文化課題，本期中野丁氏「上海之文化」中，率直陳述現時文化低落散漫與頹廢，不合實際之呼籲。承吳家駒氏在冗忙抽閒特撰「怎樣建設大東亞文化」，闡述文化重要性，並指出過去文化路線之錯誤，及今後從事文化工作應循之方針。

▼前期日本美術介紹欄中，題目原為「工，誤植為金工，特為訂正。

▼日本語文講座，本期因篇幅，不克刊行，故暫停一期，中華語文講座，全文已全部刊載完了。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册定價日本金十錢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堂島上二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賣所 濠兒掛號大阪四五〇

東京市神田區有樂町一丁目一一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賣所 濠兒掛號東京二八〇〇

約售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日本、中國、滿洲	外國	日本、中國、滿洲	外國	日本、中國、滿洲	外國
三圓九十錢	二圓三十錢	一圓九十五錢	一圓	六十錢	三十二錢	三十六錢

## ◎年周十國建洲滿祝慶◎

### ◎善親華滿日◎

營業種目  
各種工業藥品  
並一般雜貨

本社 大阪市東區伏見町四丁目三〇

株式會社 曾我商店

支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矢ノ倉町一番地  
支店 天津日本租界榮街一六  
出張所 奉天市旭區義光街五段一五

### ◎善親華滿日◎

營業種目  
各種染料顏料染色助劑  
大阪化學工業所 活性炭  
滿洲インキ株式會社筆記用インキ特約販賣

合名株式會社 滿洲岡本染料店

奉天市小西區小西街二段二四一番地

株式會社 西岡貞商店

大阪市東區南久寶寺町二丁目二七  
取締役社長 西岡貞次郎

株式會社 西岡貞商店 出張所  
奉天市大和區葵町五五番地

# 滿洲帝國建國十周年

日滿華和平提携通商促進

慶  
祝

## 神戶商工會議所

神戶市神戶區海岸通一丁目

會頭 岡崎忠雄

慶  
祝

## 大阪商工會議所

大阪市北區堂島濱通二丁目

會頭 片岡安

慶  
祝

## 京都商工會議所

京都市中京區烏丸通裏川上丸

會頭 竹上藤次郎

慶  
祝

## 名古屋商工會議所

名古屋市中區天池町四丁目

會頭 高松定一

# 滿洲帝國建國十周年

## 日滿平和提携通商促進

資本金 壹千五百萬圓(全額繳清)  
 諸積立金 五百萬圓  
 營業科目 輸出入貿易並發祥業及事業投資

### 株式會社 岩井商店

本店 大阪市東區北濱四丁目  
 取締役社長 岩井雄二郎

支店 東京、神戸、名古屋、八幡、京城、大連、奉天、新京、天津、上海、漢口、倫敦、紐約、橫濱、靜岡、福井、北京、青島、廣東、馬尼刺、孟買、出張所 悉尼、墨爾本、布宜諾斯艾利斯、泗水、西貢、盤谷



### 日電興業株式會社

資本金 壹億壹仟壹百萬圓

社長 高津 啓一

本社 大阪市北區宗是町壹番地  
 東京事務所 東京市麴町區內幸町二ノ一ノ三  
 富山事務所 富山市總曲輪二二三

株式會社 日本電解製鐵所  
 株式會社 日本マグネシウム株式會社  
 國產輕銀工業株式會社  
 富士飛行機株式會社  
 三陟開發株式會社

一、公債、社債、株式の引受募集及賣買  
 二、コール取引及手形の賣買、仲介、金融

### 藤本證券株式會社

本店 大阪市東區北濱五丁目  
 東京支店 東京市麴町區大手町二丁目  
 新東京支店 新東京市特別市大同大街三三號大興ビル  
 奉天支店 奉天市大和區加茂町十七番地

奉天市大東區珠林街二段

### 株式會社 滿洲工廠

社長 長根本富士雄  
 專務取締役 水内 忠

各種唧筒製作販賣

### 株式會社 神藤ポンプ製作所

大阪府吹田市大字東九七  
 社長 神藤 又次郎  
 電話吹田三六、四二〇、九四四  
 大阪營業所 北區梅田驛前  
 電話北三〇五、三〇六

# 化膿

## 淋毒性疾患



慢性淋疾  
婦女淋疾  
中耳炎  
肺炎  
喉核炎  
一切化膿症  
敗血症  
丹毒  
惡性感胃

### 最高限度的 殺菌治癒力

據多數專門醫家發表——就是雙  
基化學療法劑——阿爾巴基爾，對  
於上開諸症、發揮根源的偉大作  
用、能收最完壁的治疗效果。

阿爾巴基爾、內服後經腸壁神速收  
吸於血液——體液、循環全身微細組織  
直接衝滅淋菌——化膿菌、但對於健全  
器官毫無何等作用、因之能以內服一  
法、施得最完壁之根源療法、更無任  
何肉體及血液上之異變發生。

內服後僅經十數時間、既現偉大効  
果、如淋菌性患疾、不問其慢性急性  
急速消滅局部之炎症——痛、痒、其他  
不爽感、及膿尿血尿、更經數日後則  
定可消失尿中之膿球、淋絲等、如此  
之後、須臾得到斷除患根之効。

阿爾巴基爾、且對化膿性各  
症、肺炎、感冒等症、能見  
更一層速効、自不待言。

包裝：二〇片・一〇〇片  
各地大藥房均有出售

標準的雙基化學療法劑

# 阿爾巴基爾

總製造發售處

上海南京路三三三號  
上海南京路三三三號

上海南京路三三三號  
上海南京路三三三號

悪性

# 疾痢

阿賀巴  
赤痢特效薬



包装  
二〇片  
一〇〇片

好梅親片 塩野牌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華文大坂五日

第五号第九十三号  
發行所 大阪市此原區島大坂町一丁目

三井物産株式會社